日本研究叢書

三

于右任

特別市黨部宣傳部

陳德徵

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
教育部移送
國立北平圖書館

日本研究叢書序言

陳德徵

序言

中國人有個壞脾氣，就是不肯細心考察和研究他心裡所痛恨或反對的東西。這個壞脾氣，想來古代便發見了的，所以有先知先覺者提出「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話來下一番切實的教訓。可是，教訓雖垂諸久遠，而這壞脾氣，依舊在浪漫的中國人之習性間發現。拿中日間關係來做個比方；因着歷史上積下來的仇恨，中國人對日本感情是壞透了，因此，有許多中國人聽見日本話就頭痛，看見日本字就搖頭，瞧見日本人的木屐形相就會嘔吐，甚至於遇「日本」

20980

兩個字都不愛聽，都不愛看，都不愛講。而日本呢，却不是如此：對中國一個小小的問題，小小的人物，都當做天一般大的在研究在考察；日本國內，不知有多少文人學士，在研究中國內情；不知有多少小學教師，在以中國爲教授他們兒童的材料；日本人既高興來研究中國，日本政府也就利用這種胃口，來奬勵研究中國的人，以遂它侵略中國的鉅大野心。這也許就是中國人見欺於日本人，中華民族受制於大和民族的原因罷！講到日本侵略中國，已非一次兩次了。就近事論，日本欺凌我們，已有七八十年的歷史了。中國人民從日本人手裏所遭的汚辱，已積得如天之高如地之厚了。然而中國

畢竟有幾個人能從忍垢受辱之中把他的死仇研究出一個具體形像，設想出一個具體的抵禦方案呢？「頭痛醫頭，脚痛醫脚」，這好像是中國人習性之一。但頭痛時能醫得頭，脚痛時能醫得脚，也還算是有藥可救，可憐中國人連這樣的習性，似乎也失去了。試看最近濟南五三慘案發生以後，中國人曾有幾位想出善後辦法提出交涉方案計劃出防禦策略和籌議出抵抗步驟來？也許有比較聰明的中國人，知道日本自形成了帝國主義以後，第一步驟，就是以中國爲惟一的侵略目標，他們還把日本侵略中國的時期劃分出來，他們會說：

「日本帶了一副猙獰兇暴的面具，以如下的四個過程來侵略中國：

（一）威壓政策——日本自成爲帝國主義以後，對于我國一向用的就是威壓政策。不過其中軍國主義的色彩最濃厚，侵略主義的鋒芒最顯露的一次，就是當大隈內閣時，乘歐洲諸國，方注全力於歐戰，無暇顧及中國的時候，他趁機進攻，希冀獨自的支配中國，提出肆無忌憚的二十一條，並要挾以含有軍事行動的最後通牒，强迫我國政府承認。結果，既傷英美各國的感情，又招起我國人民的反抗，作大規模的排日運動！使日本在經濟上破題兒受到莫大的影響。

（二）借欵政策——繼大隈內閣的是寺內內閣，因爲鑒于以前威壓政策的不甚取效，於是專着眼於借欵政策，以伸張它的權勢於中國

•因爲那時正當歐戰劇烈時，歐美諸國，因忙于軍費的調配，沒有餘資來供給中國，於是日本就利用時機，利誘勢迫地和段祺瑞，梁士詒等人物，互相勾結，一面融通鉅額的資金與中國，一面運用爲擔保物而徵收的利權與財產，期以發展日本在華之經濟勢，並特於國內專設財務官以進行•

(三)無爲政策——繼寺內內閣而起的，是原內閣•他因覺得以上兩種政策，都不是永久的完善政策，所以他就一反從前的行動，表面上毅然決然地抱對華不干涉的宗旨，不過他的骨子裡究竟如何，就非我們所知了，也許無爲政策，却是最有爲的政策•

（四）積極政策——這政策的主持者，是以軍閥出身的田中內閣。它的要素，就是：一，擴充日本利權於滿蒙；二，以此爲基礎，促日本企業家之活動；三，逐漸作軍隊努力保護它；四，極力給在滿蒙有力之中國軍閥或政客——如張作霖等以便宜，利用其努力。

但在每一個侵略時期開始的時候，中國人便盲然于日本行使此侵略政策之用意，更盲然于日本開展此侵略政策之方面；等到一個侵略政策宣傳結束之時，中國人也罔知如何籌議應付另一個侵略政策之突來襲擊。所以威壓政策的過程過去了，日本人可以很自由地來一個借欺政策；借欺政策的過程過去了，日本人依舊可以很自由地

來一個無爲政策；無爲政策的過程過去了，日本人還是可以很自由地來一個積極政策；這種病根，完全是種于「不知己知彼」的五個字上。更有極少數的中國人知道了日本對華侵略，完全以經濟侵略爲它的主要點，他們知道：日本人在我國設立工廠，獨占的購買原料，又厚價的出售它底熟貨，强取租借地，爲經濟的政治的根據地；用鉅欵勾結中國軍閥政客，干涉我國內政，强奪我國政權。他們又知道了日本從中國人手裏榨去了的財源有下列幾種：一、對華借欵額所得利益和其他債券投資利益每年在日金二萬萬元以上；二、日本在中國各地廣設了各種企業，每年獲利極鉅，即就南滿鐵道會

社一端而論，每年所得純利，已在三千六百萬兩以上，如將各地日人所經營的事業作一個統計，每年當合一萬萬元之鉅；三、海運及中國內河運之淨收入，年達一億一千萬元之多；四、僑居中國的日人，每年從中國人手裡括去的錢，至少有四千萬元。這種約略的統計，極少數的中國人雖知道，但最大多數的中國人還是不明白，因爲最大多數的中國人不明白這種鉅大損失，所以每年還是自自然然地送給了日本人以最大的利益。

又如每次遭受了重大侮辱之後，總有一次抵貨運動。最大多數人只曉得要抵貨，不曉得抵貨之所以然，只曉得抵貨之應該，不曉得

抵貨之實效。試隨便找一二個中國人來問問中國人抵制日貨，日本人所受的影響究竟如何？我敢擔保，一千中國人中，沒有一個能答復如下之答案：『民國十六年的短時間的抵貨運動，結果，日貨輸出的跌落，在華中，跌去百分之二十六又十分之九，華南跌去百分之七六又十分之四，總計全年日貨的輸出約值日金四四九、五一。、。。。元。比民國十五年要減少七、二一。、。。。元。而自華輸入也從二四三、七五六、二八。元減到二四三、七三。、。。。元。』這就是中國人太不關心日本的緣故。

我們看到了中國對日交涉歷次失敗的總原因，在乎中國人盲然於

日本底國情，更盲然於中日間的一切關係。換句話說，就是中國人「不肯細心考察和研究他心裏所痛恨的或反對的東西」的壞脾氣，造成了中國對日交涉慘痛的失敗。

鑒於過往的失敗，圖謀未來的補救，只有從「研究日本」做起，研究了日本，才可以知道日本的內情，設想出防制的方策。我們是失敗得太慘痛！在慘痛中，我們應回想起「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教訓。我們該痛改我們的壞脾氣！我們要細心研究日本的一切！

我們的學術是淺薄極了，要說研究日本，真是太誇口了罷！但「有研究的勇氣」，是我們底自信，我們敢本着這自信來拋磚引玉！

或者，國內的學者，因着我們淺薄的研究而發抒出精深偉大的關於討論日本的著作來！我們是這樣的期望着！

臨了，我們要感謝的，是世界書局給了我們以印行此叢書之便宜；我們特別要聲明而且要感謝的，是陳彬龢查士元查士驥殷師竹沈柄文陳志潔常書林丁作韶湯彬華金志騫宗幼澤陶百川鮑容諸同志分負輯錄此叢書之工作，尤其是陳彬龢同志他更很辛勤地擔負搜集材料的責任，使本宣傳部於短期間能將此叢書與讀者諸君見面。還有，促成此叢書出版之葛建時同志，及幫助搜集材料的葉作舟陸善熾顧潭祺徐漢文等同志，在這裡我們要感謝他們！

日本研究叢書總目

I

日本史略

日本地理大綱

日本民族性

日本維新運動

日本文明思想概觀

II

日本政治制度

日本教育制度與學生運動

日本經濟組織

日本社會組織

日本軍備

III

日本與中國
日本與滿蒙
日本與西洋
日本實業的勃興
日本銀行事業與財政

VI

日本政治社會組織之變遷
日本人口問題
日本人口及聚落之發達
日本政黨小史
日本社會運動史

目次

一　日本與中國……一至八〇
二　日本與滿蒙……一至一三四
三　日本與西洋……一至三八
四　日本實業的勃興……一至二六
五　日本銀行事業與財政……一至三六

【日本與中國】

目次

一　上古時代之中日……一
秦以前之中日交通……一
漢魏與倭國……三
南朝與日本……九
二　中古時代之中日……一四
隋與日本……一四
唐與日本……一八
五代與日本……二五

宋與日本……二七
三
近古時代之中日……二九
元與日本……二九
明與日本……三四
清與日本……四〇
四
民國時代之中日……五二
袁世凱與日本……五二
皖系與日本……六五
直奉系與日本……七四

日本與中國

一　上古時代之中日

秦以前之中日交通

日本在中國之東，和朝鮮只隔一對馬海峽。從前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可見那時的朝鮮，也是中國的地方。上古時代，航海術雖然幼稚；但是，依着近時考古學者的研究，知道那時的韓國（就是朝鮮），和日本已經有交通的道路。不但韓、日的往來頗繁，並且中國的文化，也曾經過韓土，從那條交通路上，傳到日本。那幾條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交通路中，有一條是，從古時的辰韓地方，連絡日本的山陰、北陸。辰韓和日本的山陰、北陸之間，橫着渺茫的大海；在航海術幼稚時代，大約已有獨木舟往來其間。近時，日本人在日本的越前國坂井郡地方，曾經發見流水紋式銅鐸的紋樣，防頗覆裝置的舟船。可知上古時代，確有韓土的船隻，渡到日本。

史記秦始皇本紀上說：「……二十八年，……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

入海求仙人……」日本史中，也記着徐福（就是徐市）到日本的事情；並且有徐福的墳和祠；可見徐福所到的神山，就是日本。

漢魏與倭國

前漢武帝元封二年（西紀前一〇九），發水陸軍，滅所謂衞氏的古朝鮮；准中國制，於其地置樂浪，眞蕃，玄菟，臨屯四郡。漢人次第從朝鮮半島的北部，殖民於中部地方。魏志東夷傳說：「秦人避苦役，投歸於韓爲辰韓人。」從此以後，移住於韓土的漢人實是不少。昭帝始元五年（西紀前八二），臨屯被併於樂浪，眞蕃被併於

玄菟；在玄菟之地的高句麗，却又次第擴張勢力，侵犯其地；並且本來在臨屯之地的濊貊，也很強盛，頗難統治；所以後漢時代，漢人在朝鮮半島的勢力範圍，不過武帝始建的樂浪一郡而已。

另一方面，日本北九洲的住民，也在這時，開始和樂浪郡交通。漢書地理志說：「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魏志倭人傳說：「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爲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餘國。」漢書和魏志所說的倭人，就是指日本北九洲的住民

而言。後漢書說：「光武中元二年（西紀五七），倭奴國奉貢朝賀，……（中略）……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西紀一〇七），倭國王師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可見中、日的正式通交，是從光武中元二年開始。

那時，中、日的交通道路，是從「海北道中」，渡到辨韓；又從辨韓，沿着馬韓海岸北上，而到樂浪郡。從樂浪郡經由陸路遼東而到洛陽。所以文獻通考說：「倭人（中略）初通中國也，實自遼東而來。（中略）至六朝及宋，則多從南道。」

這個交通路，又是漢代文化，傳入日本的道路。近時，日本人在日本博多灣沿岸，發見許多中國製的銅劍銅鉾；從筑前國筑紫郡，發見多數的中國古鏡，璧，玉；又從該郡的海岸遺迹中，發見王莽時代的貨泉；那許多遺物，全是依着這個交通道路，傳到日本的。

後漢之末，遼東太守公孫度，自立而統制漢之領土樂浪郡；其子公孫康，於建安年中（西紀一九六），割樂浪郡南部，設帶方郡。三國時代，魏滅公孫氏，併樂浪、帶方二郡。那時，日本北九洲地方的倭女王國的國王，卑彌呼，因爲傳

聞魏的威名，所以派遣使臣，經帶方郡，與魏通好。據魏志倭人傳的記載，可知從西紀二三八年起，不過十年之間，倭女王國，派遣使節至魏，和帶方郡，前後及於四回；魏使到倭女王國，共有二回。那時的交通，也可說是很繁了。

魏和倭女王國的交通道路，就是從帶方郡到倭女王國的道途；從帶方郡到魏都洛陽的道路，也和西歷第一二世紀，倭奴國和後漢交通時的道路相同。

倭女王國，依着和魏交通的事情，而受着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是顯明。魏明帝贈給卑彌呼的許多禮物，必能鼓吹女王

國的新技術，爲促進文化之動機。並且倭使行到東洋文化之母的中國，看見莊麗的洛陽之都；必然齎着許多新知識，回到倭國，使倭國的人，對於中國文化，更加羨慕。

有人說：「漢字的開始傳到日本，是在東晉安帝時代（日本應神天皇時代），先是阿直岐從百濟到日本，作日本皇子菟道稚郎子之師；次是王仁到日本，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其實，在卑彌呼時代，倭女王國中，已經有能解中國語言文字的人了。魏志倭人傳說：「倭王因使上表，答謝恩詔。」和「倭使詣郡（帶方），說相攻擊，」「魏使到女王

國，爲檄告諭之。」根據這幾種史實，可證明那時的倭女王國確有通解中國語言文字的人。

南朝與日本

日本北九洲的倭國，和中國的通交，繼續着，直到晉初。這種事情，可依着晉書東夷列傳所記：「泰始（晉武帝的年號，西紀二六五到二七四）初，遣使重譯入貢」的史實，推測而知。泰始以後，倭國通聘的事情，久不見於史籍：這是因爲朝鮮半島的形勢，發生變化；朝鮮的貊人，併吞了樂浪郡，更侵帶方郡的北部，建立高句麗；百濟又占據帶方郡的南部，以致漢人在朝鮮的勢力，全被

掃盡；中國和倭國的交通道路，也被塞斷；又因倭國歸於大和朝的治下，所以有此結果。

西歷第五世紀，日本開始和中國南朝交通。根據宋書夷蠻傳，和南史夷貊傳，可知從晉安帝時（西紀三九七到四一八）起，亙於六十年間，倭使通聘的事情，共有八回。

西歷四百十三年，高句麗開始入貢於晉。其後，屢屢通聘於宋、齊、梁，受着征東大將軍等的封號；百濟也通於南朝，而得鎮東大將軍等封號。日本欲藉中國之錫命，征服韓土；所以通聘於南朝，受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等爵號。那時

，日本和中國的文化程度，相差很遠；並且起草外交文書，和被派遣作使節的人等，大概全是從帶方、樂浪地方，遷居到日本的人的子孫。所以敬仰中國爲上國，自執卑下的態度；對於中國的朝廷，稱臣上表，又受中國的爵號。

見於宋書和南史的倭使通聘，主要的事情，雖是關於政治；但是，日本使臣，前後八回，往復於漢人文化中樞的南朝建康之都，目睹中國莊嚴宮廷之禮，和漢人如花似錦之文化生活：必然齎着許多新知識，影響到日本文化的發達；並且文獻通考曾記着：「浮海入貢，及通互市之類；」看了那種史

實，可見倭使除通聘之外，又經營貿易，將漢人的文化產物，傳到日本；在直接間接方面，促進日本文化。

南朝時代、漢土的機織人漢織，吳織，和縫衣女兄媛弟媛等人，被日本俊臣，身狹村主青等，帶到日本之後，使日本的織物，和裁縫的技術，受着很大的影響。又因爲，本來居住樂浪、帶方二郡的秦人、漢人等，遷居日本，使日本的養蠶織絹之業，更爲發達。秦人、漢人等，在另一方面，又使日本受着心的文化的影響。他們所用的言語，和文字，是將數千年來，漢人的文化作爲背景，有複雜的內容；他們帶到

日本的思想，含有儒家、道家、陰陽五行、和讖緯等思想。所以他們到了日本之後，使日本國語的內容變深，國民的思想，也漸豐富。當時的日本人，對於學習漢字的事情，非常困難；而秦人、漢人等，却深通漢字；所以那時日本的政治事務，概由漢人處理。（以上的史實，見於日本的書紀，和古語拾遺）

據日本的書記說：雄略紀七年，（西紀四七六南朝宋帝元徽四年）日本雄略天皇遣吉備弟君等，到百濟地方，招秀於藝能的漢人。這時，到日本的新漢人有陶部高貴，鞍部堅貴

，畫部因斯羅我，錦部定安那錦，譯語卯安那等。在日本書紀的分註中，又有手人部，衣縫部，宍人部（是調理肉食的部民）等的記載。陶部新漢人的移住日本，在日本的陶器業發達上，大可注目。其後，陶器的需要，逐漸增加，其業愈盛。畫部、錦部的新漢人，移住到日本之後，使日本的繪畫織物等，全得着新的氣運。（以上的史實，也見於日本的書紀）

一二　中古時代之中日

隋與日本

有人說：隋時，日本最初遣使來華的時候，

是在煬帝大業四年；其實在隋文帝時，日本已經遣使來朝。隋書說的：「開皇二十年，倭王（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卽是明證。

西紀六〇七年七月，日本的聖德太子，遣大禮小野妹子，和通事鞍作福利來華，翌年三月，才到隋的朝廷。所以隋書煬帝紀說：「大業四年，（日本推古天皇十六年西紀六〇八年）三月壬戌，百濟，倭，赤土，加羅國，並遣使貢方物」

隋帝承北周廢佛之後，再興佛教；日本聖德太子，聽見這個事情，所以遣使來求佛教。隋書東夷傳說：「使者曰：海

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這就是聖德太子，第一回遣使的目的。在第二回遣使的時候，又命學問僧四人，和學生四人，隨着使節來華；却是於佛教之外，又想輸入中國文化。

據隋書東夷傳，這時日使進於隋帝的國書，有「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等語；可見那時日本的對於中國，已經大異從前的卑下態度。那時，日本的聖德太子，一方面羨慕中國的文化，想將中國文化，傳到日本；另一方面，又想抬高自國的體面。所以對於隋朝，既執對等的態度，又

有欽仰的思想。

隋、日的交通道路，是從百濟到日本的難波津。隋書東夷傳說：「上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國，經都斯麻，迥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就是這條道路。

據日本的書紀說：隨着日使小野妹子來華的日本人，有留學生倭漢直福因等四人，學問僧新漢人旻等四人。這四個留學生，全是漢人，和新漢人。他們深親漢字，略解華語，很適於研究中國的文化。他們的留學期間，是從隋末，直到唐

初，對於中國的宮廷的儀禮，政府的組織，諸般的法制，全很注意。回日之後，對於修飾日本宮廷的衣冠，整理政府的編制，很有許多貢獻；所以到了後來，日本聖德太子就實現了制定冠位，發布憲法的事情。

唐與日本

日本人在隋時，接觸了優秀的中國文化，吸得幾分之後，更加羨慕稱嘆，又想輸入多數的中國文化；於是到了唐朝，又遣使臣來華。根據日本史籍，可知日本的遣唐使，是從日本舒明天皇二年（西紀六三〇）八月開始，直到宇多天皇的寬平六年（西紀八九四）九月廢止；前後

任命十九回，經過二百六十四年之久。其中六回的任命，是迎送唐使，其餘十三回，可分四期：第一期是，從日本舒明天皇到齊明天皇，凡三十年間，四度任命遣唐使。這一期的任命遣唐使，是因爲留學於隋的學問僧，和學生等，回日之後，開知新興的唐朝，文化很是優秀；所以又遣使臣來華，想要傳得中國的文化。這一期的交通航路，大概和隋、日的交通相同；多是北上朝鮮半島的西岸，沿遼東半島的東岸，橫斷渤海灣口，上陸於山東的一角。第二期，是在日本天智朝，因爲日軍在百濟國，和唐朝發生政治關係，曾與唐軍交

戰，後來欲修國交，所以兩度任命遣唐使。第三期是，從日本文武天皇，到孝謙天皇，凡五十年間，四度任命遣唐使。這個時期，正當中宗、睿宗、玄宗的治世，唐朝的文化，達於最高點之時，日本人欲得我國文化的眞髓，所以遣使來華。這一期的遣唐使，有一定的組織，規模很大，儀容整齊，可稱遣唐使的最盛時期。日本天平時代，燦然的文化，全是依着這一期日本學問僧，和學生，將中國的文化，傳到日本。這一期的航路，和前期大異；是從筑紫，經由南島，橫斷東中國海，而達揚子江口附近。以前的航路，名爲北道；本

期的航路，名爲南道。第四期是，從光仁天皇，到仁明天皇，凡六十年間，派遣三度。本期的遣唐使，組織和規模，雖然和前期相同；但是在實際上，却已達到衰微的時期。因爲唐朝自從安、史、亂後，人民流離，朝綱不振，內有宦官專橫，節度使跋扈；外被回紇、吐蕃、南詔侵入；中國的文運，次第傾頹。日人對於採取中國文化的事情，缺乏熱情；所以遣唐使的任命，屢屢中止、變更；學問僧和學生的留學期間，也是很短；普通不過一二年，超過五年的很少。本期的航路，雖然也是南路；但不經由南島，却是從日本筑紫，一

直橫斷東中國海。

遣唐使職員之內，有醫師，陰陽師，樂師，畫師，玉生，鍛生，鑄生，細工生等人。醫師在一方面，預備治療同行職員的發病。另一方面，預備入唐請益。畫師模寫中國的美術，使日本的繪畫、建築漸能發達。

唐時日本的遣唐使，從中國帶回的重要物品，有彩帛，香藥，文書，要藥之類。這許多珍貴物品，對於日本文化的促進，也有很多的力量。

根據日本的書紀，可知遣唐留學生，有兩種區別；一種是

學生，又一種是學問僧；前者是學經史諸藝的學生，後者是學佛教的僧侶。他們帶回的各種書籍，實是很多。精於刑名之學的吉備眞備，在中國留學，回國之後，删定律令二十四條，於是日本才造成大寶法令。

日本在仁明天皇的承和五年，（西紀八三八）派遣最後的來唐使節之後，雖然在多宇天皇的寬平六年，（西紀八九四）又要遣使來華；但是，因爲唐朝內亂，就廢絕了遣唐使的任命。從此以後，唐日的交通，只有商船的往來。那時，在日本地方，建造、操縱船舶的，概是唐人。

日本的貿易，本來不用錢幣。自從隋，唐的五銖錢，和開化錢，傳到日本之後，於是日本也開始鑄造貨幣，和中國的貿易，更加頻繁。從中國輸入日本的重要物品，是經卷、佛像、佛畫、佛具、文集、詩集、藥品、香料之類。因爲唐朝的商船，將許多珍貴的物品，運到日本；於是日本的貴族，和富豪的文化生活的內容，更加豐富。

唐時，移住到日本的唐人，也是不少。精於文學的袁晉卿，曾在日本歷任要職，振興儒學。鑑眞僧人，到日本後，也能大興佛教、藝術。

五代與日本

五代十國之世，中國很是紛亂。中、日的交通，因爲乘着前代的餘勢，所以商船的往來，仍是頻繁。那時的日本政府，對於海外，頗有消極的態度，幾乎抱着鎖國主義，禁止日本船出口；所以往來中、日之間的，只有中國的商船，並無日本的船隻。赴日的中國商船，大概是從吳越出發，橫斷東中國海，經日本的肥前松浦郡，值嘉島，而入博多港。那種航海，多是利用恆信風，春夏赴日，秋冬回國。貿易的主要物品，是香藥，綿綺之類。

五代時，從中國赴日的船舶，在一方面，固以貿易爲目的

；另一方面，却又作吳越國和日本國修交通好的媒介。那種通交，雖然不是純然公的國交；但是，遣使送書的事情，也是不少。那時的日本國，本來抱着消極的態度；但是，吳越國因爲中、日之間之貿易的利益起見；所以屢次將書信和土宜，贈送日本；日本的君臣，難却盛情；所以也託歸國的商客，帶還答書，和回贈的禮物。

唐時，日本的文化，已經次第萌芽。到了五代，更有進步。中原擾亂，文運浸衰；於是禮失求野，中國人反向日本尋求文化。日本人應吳越王弘俶的需要，曾贈天台的教迹；寬

建來華，曾帶着菅原道眞等日本詩人的詩集，和日本書家小野道風的行草書，流布於中國。這許多事情，全可作爲日本的文化，輸到中國的史實。

宋與日本

北宋時代，日本政府，仍舊執着一種鎖國主義，禁止日本商船，航行海外；所以往來中、日之間的，仍只有宋船。南宋時代，日本政府，又獎勵海外貿易。日本商船，航到中國的，却又不少。北宋承五代擾亂之餘，中國文化，還未完全復興；那時的日本，正在籐原時代，文化頗爲繁榮。所以日本在一方面，吸收中國文化；在另一方面

，又將日本文化，補中國之闕。到了南宋，特色的宋代文化，已經完成；所以日本人又努力着頻頻吸收宋的新文化。

北遼史於道宗紀大安七年（西紀一〇九一）之條，曾記着：「九月已亥，日本國遣鄭元，鄭心，及僧應範等二十八人來貢。」又於八年之條，記着：「九月丁未，日本國遣使來貢。」可見北宋和日本的國交，雖不很繁，却也有遣使入貢的事情。

宋時來華的日僧很多。北宋時代的有奢然，寂昭，等人；南宋時代，有俊乘坊重源等人。他們雖然以自己的罪障消滅

後生菩提爲目的，來華巡拜名山的佛蹟；但是，回日的時候，也帶着若干新知識，回到日本；使日本的佛教藝術，更有進步。

三　近古時代之中日

元與日本

元旣滅金，亡宋，征服高麗，又欲達到世界大統一的目的；於是有討伐日本的史實。至元五年（西紀一二六八）元世祖忽必烈，遣使致國書於日本。國書中間，頗多威嚇之詞，想要日本修臣節，遣使朝貢。日本不服。其後忽必烈屢次遣使到日本宣諭無效，並且日本殺却元使。

於是元世祖震怒，發蒙、漢、軍一萬四千人，高麗軍八千人，乘戰艦九百艘，征討日本。遭遇颶風，戰敗而歸，這是至元十一年（西紀一二七四）的事情。元世祖見征日不易，於是命揚州、湖南、贛州、泉州等處，建造戰艦，預備再伐日本。至元十七年（西紀一二八〇）新置征日本行省，整頓軍備。十八年（西紀一二八一）夏，發蒙、漢、高麗軍十四萬，戰艦四千四百艘，大舉攻日。五月三日，東路軍從朝鮮的合浦，渡到日本的壹岐，進迫博多灣。七月，江南軍也到日本；先據平壹島，次移於五龍山；戰艦遮蔽筑肥海面，屢和

日軍小戰。閏七月一日，颶風起。元艦覆沒破壞甚多，又致敗歸。

元世祖又聞戰敗的報告，驚憤交集，誓欲復仇；至元十九年（西紀一二八二）九月，又命平灤、高麗、耽羅、揚州、隆興、泉州等處，大造戰艦。至元二十一年（西紀一二八四）五六月間，人民窘於徵發，江南盜賊蜂起，國內很是騷擾。元世祖納了浙西道宣慰使史弼的諫奏，命各處緩造戰艦，給還已被徵發的商船。元世祖憤激之餘，大整軍備，徒然疲民釀亂；又因中止征日，有損國威，未免進退兩難。後聞日本

信仰佛教，遣普陀山僧人如智等，齎國書赴日，欲以佛法感動日本，使之歸順。但是，如智赴日二回，毫無效果。於是元世祖又起復仇之念，大整征日之軍；發諸軍，運粮食，造戰艦，募水手。百姓苦於賦課，疲弊不堪。吏部尚書劉宣，上表諫奏，世祖納之，罷征日之役。從此以後，元軍才沒有征日的事情。

元、日的險惡國交，亙於三十餘年之久；但是，元、日的貿易，却有意外的繁盛。當時日本的幕府，雖然海禁甚嚴；但是，對於日人的航海來華，却不加限制。元朝待遇日本商

人，也很寬大；或詔諭沿海官司，准許日本通商；或遣僧人持國書赴日，招日本商船來華。因此來到中國的日本商人，固然很多；僧侶也是不少。他們來到華土，和中國人經營相同的生活；回到日本，又將中國的風俗，傳佈於日本的上流社會。於是日本人對於食物的調理法，住宅的建築法，室內的裝飾法等，全受着很大的影響。起先日僧榮西，曾從宋朝，將茶葉傳到日本。到了元朝，日本僧人，又將中國吃茶的風氣，傳到日本。於是日本的上流社會，和禪家，盛行唐風的茶會。

明與日本

洪武元年，（西紀一三六八）十一月，明太祖遣使赴日本、安南、占城、高麗等國，將君臨中國的事情，宣諭四方的夷長。洪武二年，（西紀一三六八）安南、占城、高麗入貢，倭寇仍舊頻頻侵掠山東沿岸。洪武二年三月，遣楊載等七人，詔諭日本，並且責以倭寇之事，國書中有威嚇的文詞。日本不服，誅殺使者五人，拘留楊載、吳文華二人；三個月後，方才釋放。倭寇侵害山東沿岸，明，台、溫諸州，和福建，比從前更加厲害。洪武三年，太祖又遣趙佚持國書赴日，並且送還被中國擒獲的日本海賊，和僧侶

十五人，於是日本的征西將軍宮懷良親王，才命日僧祖來爲使者，遣之來華，送還倭寇所掠的明人七十餘人。從此以後，明、日之間，屢有使臣往來。倭寇的侵掠，也暫時停止。

明史日本傳說：「明左丞相胡惟庸，密謀篡奪，欲藉日本援助，陰結甯波衛指揮林賢，佯奏賢罪，謫於日本，通其君臣，尋奏復職，遣使召之，密致書於日本國王，使借兵。賢還國，日本國王，遣如瑤率兵卒四百人，詐稱入貢，獻巨燭，中藏火藥，刀劍。如瑤來時，胡惟庸已敗，帝未知之。」

以上的事情，本在洪武十七年（西紀一三八二）前後；直到

洪武二十年（西紀一三八七），才被太祖發覺；於是太祖大怒，滅賢族，嚴海防，和日本絕交。

建文三年（西紀一四〇一），日本筑紫地方的商人，肥富，從明回日；以兩國通商的利益，說日本將軍足利義滿。義滿納之，使肥富副祖阿來華修交。從此之後，中、日的使節，又往來不絕。

永樂元年（西紀一四〇三），義滿又遣使入貢，上表稱臣。永樂二年（西紀一四〇四），中、日之間，締結貿約。於是中、日的貿易，十分興盛。永樂九年（西紀一四一一），

日本元老斯波義將等，輔佐義持，統治日本。以爲前代對於明帝上表稱臣，有損體面；於是拒却明使呂淵王進等，和明朝斷絕國交。從此之後，中、日絕交，有十年之久。

明宣宗治世，四方蕃國，皆來朝貢；獨有日本，久缺朝貢。宣宗使琉球王告諭日本，日本將軍義敎，於宣德七年，遣使來華，上表稱臣。中、日之間，又締結條約。明史日本傳說：「永樂初，詔日本十年一貢，人止二百，船止三艘，不得攜軍器，違者以寇論。乃賜以二舟，爲入貢用，後悉不如制。宣德初，申定要約，人毋過三百，舟毋過三艘。」看了

這種記載，可知永樂和宣德時代，中、日、條約的內容。

明英宗以後，海防很嚴。日本借着入貢的名義，發賣商劵，給來華的商人，收得很大的利益。這九十年間，沒有倭寇侵犯中國。嘉靖十年（西紀一五三一）中日斷絕交通，倭寇又時來侵犯。中國沿海一帶地方，受害很大。直到嘉靖四十二年，中國大將，戚繼光等，才將倭寇勦平。

萬歷二十年（西紀一五九二），日本大政大臣，豐臣秀吉，發陸軍十三萬，水軍九千，侵犯朝鮮。朝鮮遣使來華求救。萬歷二十一年，明軍往朝鮮救援，被日軍戰敗。明朝同日

本講和，就訂了下邊的條約：

（一）兩國和親，明主以女妻日皇。

（二）商船仍舊交易。

（三）朝鮮八道，以四道歸日本，其餘四道，授於朝鮮王李昭。

（四）李昭當以太子或大臣一二人，質於日本。

萬歷三十八年（西紀一六一〇），日本德川家康，遣使來求通商，明廷不許。但是，家康仍舊准許中國商船，到日本自由貿易。於是從中國到日本的商人，逐漸增多。其後，到

了日本的德川家光時代，因爲禁止天主教，又抱着鎖國主義，只許中國人在長崎一港貿易。明末，鄭芝龍曾向日本求救，但是，沒有效果。

清與日本

滿清滅了明朝，解除了明代的海禁，准許中國商船，自由赴日。於是到長崎港的清船，逐年增加。日本金銀銅的流出額，也是逐年加多，大有漸趨枯竭之勢。於是日本從康熙二十七年（西紀一六八八），起限制中國商船，只許每年入港七十隻。照這樣，逐年減少船數；到了乾隆八年（西紀一七四三），竟減到每年只許十船入港。從此

以後，中國赴日的商業，就不能振興了。

同治六年（西紀一八六七，）日本明治政府，和西洋各國，結了通商條約，中國人也能自由赴日貿易。同治十年，（西紀一八七一，）日本派全權大使伊達宗城，到北京，（即今北平）和直隸（即今河北省）總督李鴻章，結中日修好通商條約十八款，議定在中國各商港，得置日本領事；但是，這個條約，並沒有批准交換。

同治十三年三月（西紀一八七四，）日本政府，藉口台灣生番，殺害琉球難民的事件，命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率領海

陸，日軍，攻下台灣許多地方。清政府也遣欽差大臣沈葆楨，率領清軍，入台救援，兩國幾乎開戰。後來駐京（卽今北平）英使調停，就結了下邊的和約三條：

（一）日本此次征台灣，係保民義舉，中國不認爲不是。

（二）中國賠償撫恤難民銀十萬兩，賠償台灣修道建屋費四十萬兩。

（三）約束生蕃，自後不再加害航民。

琉球本是中國的屬國，日本在條約上，却將琉球的難民，當作日本的人民。清政府不明外交，加以承認；於是中國的

琉球，就憑着這個條約，斷送給日本了。

光緒十一年春，（西紀一八八五，）日本因爲朝鮮的事件，遣宮內大臣伊藤博文等人，到天津，和全權大臣李鴻章等，議定三款條約如下：

（一）兩國屯朝鮮兵，各盡撤還。

（二）朝鮮練兵，兩國均可派員爲教練官。

（三）將來兩國如派兵至朝鮮，須互先行文知照。

本來朝鮮也是中國的屬國，清政府却承認了公同保護的條件；於是又將朝鮮取消了屬國名義。

光緒二十年，（就是甲午年，）朝鮮東學黨，起兵攻朝鮮王，王遣使到中國告急。李鴻章根據天津條約，照會日本，一同派兵到朝鮮。五月初十日，朝鮮亂黨，已經完全平定。中國雖擬撤兵，日本却仍舊進兵不止。中國對日本，屢次交涉無效，於是有甲午之戰。開戰之後，清軍大敗，清廷只得遣使赴日議和。起先日本拒絕赴日的使臣，後來清廷派全權大臣李鴻章，赴日本，和伊藤博文磋商很久；又因爲西洋各國，對於日本人的強橫，很抱不平，發表反日的議論；日本人恐怕成了公敵，才和中國，訂定馬關條約十一款。自從馬

關條約成立，中國受着重大的損失如下：

（一）朝鮮脫離中國，而爲日本所有。

（二）台灣，澎湖，及所有附屬各島嶼，完全讓與日本。

（三）奉天省南邊地方，從鴨綠江口，溯該江以抵安平河口，又從該河口劃至鳳凰城，海城及營口而止，劃成折綫，以南地方，所有前開各城市邑皆包括在劃界綫內，該綫抵營口之遼河後，卽順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爲分界，遼東灣東岸，及黃河北岸，在奉天省所屬諸島嶼，一併割歸日本。

(四)添開湖北省荆州府沙市。四川省重慶府。江蘇省蘇州府。浙江省杭州府，爲中，日通商口岸。

(五)將庫平銀二萬萬兩，交與日本，作爲賠償軍費。

馬關條約，於光緒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交換之後，日本還不肯撤退遼東的軍隊。後經清廷派李鴻章，向日本磋商；日本又被俄、法、德三國，嚴詞詰責；才於本年十月，由清政府將贖遼費三千萬兩，交與日本；日本將奉天南邊諸城，交還中國；並且撤退遼東的軍隊。光緒二十二年，中，日，訂定通商行船條約二十九款。從此之後，兩國重修國交，

再行通商。

光緒二十六年，拳匪亂起。日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德使克林德等，被拳匪亂兵所殺。於是英，俄，德，法，日，美，意，奧，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卽今北平）。清政府只得向列強乞和。光緒二十七年（西紀一九〇一），全權大臣奕劻、李鴻章，同英、俄、德、法、日、意、美、奧、西、比、荷、十一國公使，議定辛丑條約十二款，和約方才成立。自從這個條約成立之後，中國除賠償諸國海關銀四百五十兆兩之外，又失了完全獨立的主權。

俄，日因爲爭奪中國的滿洲地方，各種權利，發生大戰。到了結果，俄敗日勝。兩國依着美國的調停，於光緒三十一年（西紀一九〇五），結成和約。內有數款，關係東三省權利，於是東三省各處，被俄日軍隊所駐防。

光緒三十一年，中，日兩國，結成中日滿洲善後協約三款，附約十一款。於是日本除將俄國的遼東租借地，和東清鐵路的權利，完全占有之外；又得着安奉鐵路的建築，和其餘的許多權利。

光緒三十四年正月初三日，日本商輪第二辰丸，私載澳門

商人，向日商購買的銃器，彈藥由神戶出發，直入澳門，冲過路環島東二哩許下碇。廣東礮艦，捕獲辰丸。日本政府，要求中國賠償，謝罪。清政府外交失敗，竟依日本要求，鳴砲謝罪，賠償損失，處罰中國當事官吏，收買銃器彈藥。中國人民，非常憤懣；於是廣東有抵制日貨之運動。

光緒三十四年，清政府和日本訂立鴨綠江採木公司章程十三條，規定中，日兩國，合辦木植公司。中國徒擁虛名，日本則握實權。於是鴨綠江的森林，又被日人占有了。

光緒末年，日本在滿洲地方，除依着上述的條約，得着各

種權利外，更恃強橫行於法定範圍之外，攫取中國的權利。於是中日之間，又發生五種問題如下：

(一)撫順煤礦問題。

(二)間島問題。

(三)新法鐵道問題。

(四)營口支綫問題。

(五)吉長新奉鐵道借款與吉會鐵道問題。

以上五種問題，全是關係滿洲地方，很大的權利。清政府屢次向日本交涉無效。於是在光緒年間，成爲五種懸案。宣統

元年正月（西紀一九〇九），日政府乘中國政變之後，忽然提起安奉鐵道的交涉；並於六月間，向清政府發出最後通牒，加以強迫。清政府無力抵抗，只得和日本結成間島協約，同滿洲五案協約，於是日本人在南滿地方，勢力更加擴大了。

清朝的末年，國勢的困窮，幾乎達到極點。想要施行新政，又苦經濟缺乏；國內既難籌措，竟欲大借外款。列強見有機會可乘，乃利用外交手段，誘惑清政府，使清政府飲酖自甘。到了結果，清政府於宣統三年二月二十四日，（西紀一

九一一，）向日本借款一千萬元；於本年三月十七日，向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借款一千萬磅；本年四月二十二日，又和四國銀行，訂立奧漢，同川漢兩路，借款契約。中國人民，見滿清政府，不顧借款之害，任意賣國，憂憤交併，紛起圖存；武昌起義，全國響應；於是滿清亡而民國成立。

四　民國時代之中日

袁世凱與日本

民國元年（西紀一九一二），臨時政府成立。袁世凱爲臨時總統。因爲設施政務，需用大宗款

項；向英，美，德，日，俄六國銀行，商借鉅款；磋商很久，直到民國二年（西紀一九一三）夏間，才借着「善後五釐金借款」二千五百萬金磅。議定將中國全部鹽稅作抵，又有用外人稽核鹽務，審計用途等，非常慘酷的條件。袁世凱不顧利害，昧然承認。於是失却中國人民的信用，而第二次革命，因此發生。

民國二年（西紀一九一三），二次革命軍起於南方。袁世凱派張勳攻下南京。張勳的綆子兵，很是野蠻；大殺南京的百姓，波及日本商人。於是日政府派許多軍艦，到南京示威；

並且命公使山座圓，向袁世凱提出交涉條件：（一）中政府向日政府表謝意；（二）張勳與凌辱日本軍官之隊官皆免職；（三）犯人處罰；（四）死者給撫恤金。交涉的結果，袁政府完全承認了日本的要求。日政府因爲袁政府雖然承認了要求；但是，沒有立刻把張勳實行免職，還不滿意。又乘着中國選舉正式總統的機會，向袁政府提出滿蒙五鐵道建築權的要求如下：（一）開原到海龍城；（二）四平街到洮南府；（三）洮南府到熱河；（四）長壽到洮南府；（五）海龍城到吉林。袁政府又承認了這五條要求。於是東蒙古的權，也漸

漸被日本奪去了。

民國三年（西紀一九一四），歐洲發生大戰。日本政府，乘此機會，向德宣戰；奪取德國占有的我國的青島。袁政府向日本索還。日本非但不還青島，並且於民國四年，向袁政府提出二十一條件如左：

第一號

（一）中國政府允諾日後日本政府與德國政府，協定關於德國在山東省，依據條約，或其他關係，享有一切權利利益讓與等項之處分，概行承認。

(二)中國政府允諾凡山東省內並其沿海一帶土地及各島嶼，無論何項名目，概不讓與或租借他國，

(三)中國政府，允准日本建造由烟台或龍口接連膠濟路綫之鐵路。

(四)中國政府，允諾爲外國人居住貿易起見，速自開山東省內各主要城市爲商埠。其應開地方，另行協定。

第二號

(一)兩訂約國互相約定，將旅順大連租借期限，並南滿

，安奉兩鐵道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爲期。

(二)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爲建築商工業應用之房廠，或爲耕作，可得其須要土地之租借權，或所有權。

(三)日本國臣民，得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任便居住來往，並經營商工業等項生意。

(四)中國政府，允將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礦開採權，許與日本臣民；至擬開各礦，另行商定。

(五)中國政府，應允下列各項，先經日本政府同意，然

後辦理：（甲）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允准他國人建造鐵路，或爲建造鐵路向他國借款之時；（乙）將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項稅課作抵，向他國借款之時。

（六）中國政府允諾如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聘用政治財政軍事各顧問教習，必先向日本政府商議。

（七）中國政府將吉長鐵路管理經營事宜，委任日本政府；其年限自本約劃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爲期。

第三號

(一)兩締約國互相約定，俟將來相當機會，將漢冶萍公司作爲兩國合辦事業，並允如未經日本政府同意，所有該公司一切權利產業，中國政府不得自行處分，亦不得使該公司任意處分。

(二)中國政府允准所有屬於漢冶萍公司各礦之附近礦山，如未經該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該公司以外之人開採；並允此外凡欲措辦，無論直接間接，恐於該公司有影響，必須先經該公司同意。

第四號

(一)中國政府，允准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概不讓與或租借與他國。

第五號

(一)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爲政治財政軍事等顧問。

(二)所有在中國內地所設日本病院寺院學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權。

(三)向來中日兩國屢起警察案件，以致釀成糾葛不少，因此須將必要地方之警察，作爲中日合辦；或在此

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須聘用多數日本人，以資籌劃，改良中國警察機關。

(四)中國由日本採辦一定數量之軍械（如中國政府所須軍械之半數以上），或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之軍械廠，須聘用日本技師。並採買日本材料。

(五)中國政府允將接連武昌與九江南昌之鐵路，及南昌杭州間，南昌潮州間，各鐵路之建造權，許與日本。

(六)福建省內籌辦鐵路礦山，及整理海口（船廠在內），

如需外國資本時，先向日本協議。

（七）中國政府允日本人在中國有宣教之權。

這種條件的苛酷，比較滿清的馬關條約有過之無不及。從前日本以戰勝之威，壓迫戰敗的滿清；還結成馬關條約，還不至妨害中國全體的主權。此時的條件却要奪取中國全體的主權，想達到獨吞中國的野心；其很毒，實已登峯造極。中立的中國，無故受着這種要求，拒絕不暇，何可聽從。袁世凱非但不即拒絕，却反而聽從日使的要求，代守祕密。消息洩漏，全國震動，人民奔走呼號，十九省將軍通電反對，英

，美各國，也向日本詢問詳情。並且美政府有：「……如有妨害美國國家及人民，在中國條約上之利益，或損害中國政治上領土上之完全，或損害關於開放門戶，商工業均等之國際政策者，美國政府，一律不能承認」的宣言。日本人非但不顧忌莫美各國，並且於本年五月七日，提出最後通牒：「……中國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後六時爲止，爲滿足之答覆……。」袁政府只知保全自己的地位，不敢做背城的一戰。交涉的結果如下（一），第一二三號完全換文簽押；（二），第四號用命令宣佈；（三），第五號被日人逼簽「容日後協商」。這

種條件的被逼簽字，實是中國的最大國恥；列強的均勢，也被破壞了。

民國五年（西紀一九一六），袁世凱自稱皇帝。日本又利用這個機會，密助滿清宗社黨，在南滿糾合馬賊、蒙匪、搗亂滿洲。奉天二十八師憑麟閣的軍隊，將馬賊、蒙匪、打敗，追到南滿鐵道近邊的郭家店。日本一面派人阻止二十八師前進，一面又借着小事，向中國挑釁；於是滿洲地方，又發生了鄭家屯的案件。民國五年八月十三日，在鄭家屯經商的某日人，向賣魚的華童買魚，出錢太少，華童不賣。日本人

倚勢橫行，竟將華童痛打；華兵向前勸解，日商遷怒華兵，彼此互毆；日商不能佔着便宜，又到違法駐在鄭家屯的日本軍隊中，造言生事，引着武裝日兵二三十人，闖入中國軍營。華兵向前攔阻，日兵首先開鎗；華兵爲自衛計，只得對敵；以致各有死傷，交涉因此重大。交涉的結果，又是中國吃虧，非但不能要求日本懲凶，反而向日本道歉賠款。

皖系與日本

皖系的首領段祺瑞，任用安福派和親日派的賣國賊；借着各種名義，私向日本借款，藉以肥己。所以日本在民國六七年間，借給北京（即今北平）的款項

，竟在五萬萬元以上。皖系軍閥，除了借着參戰的名義，借得鉅款之外，又受了日人的誘惑，和日人密訂中日軍事協定的條件。這種條件，如果永久實行；那末，日本的軍隊，又可併吞北滿。所以中國人民，堅決反對。直到民國十年（西紀一九二一）一月，才達到取消的目的。

歐戰告終，巴黎和會將開。美國總統威爾遜，既宣布和平條件十四條，主張開誠佈公，使世界各國，不論大小，全享着同等的權利；各國對於這個議和條件，又全承認。中國人民，抱着無窮的希望，以爲提出於和會的條件，可以達到；

不平等的條約，可以廢除。不料皖系安福等賣國賊，又受了日本政府的密諭，電令和會代表，對於「日本承受山東權利」的條件，簽字承認。中華的內地人民，和留歐華僑，得到這種信息，非常憤慨；紛電代表，請其拒簽該約；和會代表陸徵祥等，也能拒簽該約；山東等問題的交涉，才不致永久失敗。

根據和會代表陸徵祥等的電告北京（卽今北平）政府，巴黎和會中間，中國失敗的原因，共有二種：一種是，西紀一九一七年，日本運動英法等國，訂成「青島讓給日本」的密

約；一種是，西紀一九一八年，北京（卽今北平）政府和日本，曾經交換「願讓青島」的公文。可見和會的失敗，由於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親日派的賣國。中國的人民，得到這種消息；一面紛電代表，拒絕簽約；一面誓欲打倒賣國賊。五月四日，北京（卽今北平）學生，國民等數萬人，執着有「還我青島」等標語的白旗，遊行到曹汝霖宅，想要詰問曹氏；適值曹氏外出，章宗祥却在曹宅，衆怒之下，章氏被毆受傷，曹宅失火，大衆才分散而歸。有三十餘個學生，在途中被軍警捉去。各學校聞訊之後，或出外演講，或抵制日

貨，或請願段祺瑞，冀除賣國賊；但是，段祺瑞袒護賣國賊，不允所請；於是全國大起救國運動，罷學，罷工，罷市，以與賣國賊奮鬥。北京（卽今北平）政府難違民意，到了本年六月間才將捉去的學生，完全放出。後來，又將曹汝霖等免職。這一回的風潮，雖然不能補救巴黎和會的失敗；但是，從此之後，中國人心漸醒，民氣漸強，賣國賊稍有忌憚，不敢公然胡爲；東西列強，也改換了對華方針。中國在太平洋會議（卽華府會議）不致再有失敗。

民國八年七月間，吉軍高俊峯部，開到長春，扎幕營於二

道溝。本月十九日，有一南滿鐵道長春站日本站夫，闖入幕營綫內。吉軍兵士囑其退出，日本站夫頑強不從；彼此互毆，該站夫稍微受傷；長春日本守備隊，得着信息，立刻派出三十餘名兵士，持械逕行闖到吉軍幕營；彼此誤會，實行開槍，雙方各死傷十餘人。於是中日間，又起交涉，交涉的結果如下：

(一)段祺瑞以命令向日本公使表明遺憾。

(二)張作霖以私函致日總領事表示悼惜。

(三)鮑督對於滋事軍人按軍法辦理。

(四)長春道尹申斥警察，

(五)中國賠償日金二千元

(六)日總領事嚴令駐東三省日軍，遇有事端，應由日領事與中國地方官商辦，以後不得率衆持械，逕行交涉。

中國的學生自從五四運動之後。中國民衆的抵制日貨，久已超過五分鐘，誓欲堅持到底。日本人在經濟上，大受打擊；對於中國學生十分痛恨。民國八年十一月，日本人買出日籍台民六十餘人，手持手鎗鐵尺，在福州的安樂橋，亂打中

國的學生和市民。中國警士向前解勸，該日籍台民等，竟用手搶亂射；以致中國死傷巡士，學生，市民多人。督軍李厚基聞報，當派軍隊捕得日籍凶犯十人。全國人民，對於此事，十分憤怒，齊請北政府向日本嚴重交涉的結果如下：

(一)日本政府更換福州領事。

(二)日本政府用公文道歉，中國政府聲明對於抵制日貨表示惋惜之意。

(三)日本政府懲儆肇事之日本凶犯。並籌善後之法。

(四)日本政府給撫恤賠償金共二千元。

皖系安福派首領段祺瑞徐樹錚等，親日賣國，借債招兵；以致日本攫得中國許多權利，中國的人民，疾首痛心，誓欲打倒一般賣國賊。直系軍閥首領曹錕等，利用這個機會，聯合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和段，徐所編的定國軍開戰。戰爭的結果，定國軍大敗。皖系遂倒。皖系倒後，一般賣國賊，自當明正典刑。不意直系首領曹錕等，私而忘公，仍舊容留段祺瑞安居北京（卽今北平）。對於徐樹錚等十大禍首，雖有通緝之令，但是，日本駐京（卽今北平）公使小幡，又收容徐樹錚而加以保護。以致一般禍首，全逃法網。

直奉系與日本

民國九年十月二日，朝鮮獨立黨人，率領俄匪，馬賊，從俄國雙城子地方出發；乘日人不備，闖入琿春，燒燬日本領事館，和日本街市，旋即退去。日本政府得報之後，派軍隊佔據中國地方琿春，延吉，和龍，甯安，東甯等縣；對於僑居中國地方無辜的韓民，大施橫暴的手段。所以朝鮮教徒安昌浩，打電報給羅馬教皇說：「此次日軍焚燬韓人家宅一千餘戶，燒燬教會二十一處，學校七處，慘殺教徒二千一百餘名，華人二百餘名。」中國北政府明知日本違約橫行；但是，不敢和日本嚴重交涉。後來，日

本自知違法，恐怕歐美干涉，才自動撤兵。中國軍閥的侮民畏日，於此可見。

民國十年（西紀一九二一），美總統哈定，發起太平洋會議（卽華府會議）。中日兩國，被邀參加。中國北政府代表有顧維鈞等，國民代表有余日章等人，前往華盛頓，參加該會。此次會議的形勢，和上次的巴黎和會，大不相同。因爲日本對待中國橫暴獨霸的情形，全被歐美各國知道。美國對於日本的強橫違法固不贊成，就是英法等國對於日本的破壞均勢也很妬忌。所以會議的結果中國依着歐美各國的調停結

成中日魯案條約二十八條，使日本歸還青島。

日本在太平洋會議中，因爲對於中國的橫暴，對於列強的詐欺，全被歐美各國看破，所以很受各國的限制；侵略中國的政策，一時不易實行；於是又利用中日親善的論調，來欺騙中國。民國十二年，日本衆議院，通過「撥一部份庚子賠款，舉辦對華文化事業」的議案。中國有許多人聞訊之後，忘却日人的狡詐，也以善意待之。於是北政府派出朱念祖等，中國學界，推出鄭貞文等，同赴日本；交涉該款的用途。本年十二月，又在上海組成臨時事務委員會，推出中日委員

，議決該款的用途數條。但是這種事情，實是日本侵犯中國的文化。所以中國學界的許多識者，發出反對的宣言；使那種計劃，不能實行。

民國十二年六月一日，湖南外交後援會游行演講隊，在長沙輪船碼頭演講，日本兵輪伏見號，水兵多人，上岸妄加干涉，以致衝突；日兵開鎗，擊死中國學生二人，傷四十餘人。於是長沙工商學界，罷工罷市罷課，各省民衆，通電援助。中國外交當局，也向日本交涉；但因日人頑強狡辯，以致沒有結果。

民國十二年九月一日，日本的東京等處，發生很大的地震。日人死亡三四萬，損失產業，約值日金一萬一千五百餘萬。中國民衆，本人道主義，組織日災賑會，熱心籌款。北政府一面派員慰問日政府，一面派新銘輪運送粮食藥品，赴日賑濟。而日本的青年團，反藉口韓人不逞，將華人大加擊殺；以致華工死者數百人，中國留日學生，被毆打監禁者，也有數十人。中國內地民衆，得到這種消息；以爲日人恩將仇報，實係良心喪盡；旣悲同胞的慘死，又憤日人的獸行；於是函電紛馳，要求政府向日方嚴重交涉。北政府雖然屢次向

日方交涉；但是，所得的效果，不過是日政府向中政府道歉而已；至於懲凶，撫恤等要求，則日政府概不承認。

民國十四年(西紀一九二五)五月十五日，上海地方日人所辦的。內外棉紗廠第十二廠工人罷工，日人又將第七廠的工人，停止工作。以致互相爭執，日人竟敢妄開手鎗，擊傷許多工人；並且擊死顧正紅一人。工人退出該廠，求各界援助。二十三日，文治大學學生出校幕捐，以備救濟工人；行到公共租界。被捕房捕去二人。二十四日，上海大學學生，要赴潭子灣參加顧正紅追悼會；行到公共租界，又有四人被捕

。於是五月三日，中國大衆學生，決心犧牲，羣赴公共租界演講，巡捕干涉無效，拘去學生數人。捕頭見人衆擁擠未散，遽命巡捕開槍擊死四華人，傷數十人，又捉去二三十人。以後數日，又將華人慘殺亂拿，以致華人死傷百餘。中國人心大憤，全上海民衆罷市罷課，羣起援救，交涉結果，因爲在軍閥政府之下，還是失敗！

至於革命軍北伐以來，迄今平津光復，二年來與日本的交涉更繁，因詳見報章，此地不再細說了。

【日本與滿蒙】

國家圖書館
參考資料庫

目次

日本的帝國夢……一
滿蒙的經濟潛在力……二六
日本解決兩大困難的藉口……三三
日本侵略滿蒙的經過……四三
日本對滿蒙的野心和拓殖滿蒙的成績……五三
田中內閣和對華積極政策……八〇
滿蒙積極政策和中國……九四

滿蒙積極政策與世界……一〇八
滿蒙問題之將來……一一九

小引

日本已成了我們中國的中心敵人，日本問題總算也引起了中國人的一般注意了。只因蟻螻尙惜生命，引頸就戮，究竟是兩手兩脚能說話的人所不願忍受的事，那麼最後的掙紮，似乎是必要的了。古話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們既認淸了日本是我們的最大敵人，我們也感到有抗爭的必要，我們也知道中華民族要達眞正自由平等之域，第二次中日戰爭是不能免的事實，當然，對於敵人的認識和明瞭她的一

切是必要的事：雖然並不是認識了明瞭了就能戰勝她，但至少也可決定抵禦的策略。

歐洲的國家還叫我們中國是「睡獅」，日本人却竟叫我們是「睡豚」。（在日人山田武告所著之日本新滿蒙政策中有「……當此之時，『睡獅』之中國，已暴露其『睡豚』之眞相而爲列國俎上之肉」等語）醒豚已經是蠢木的可笑，毫無能力的東西了，而況還要是「睡豚」呢！但究竟還蒙他們着得起，沒有叫我們「死豚」哩！實在，寬宏大量有大國民態度的中國人，而且還生着兩個鼻孔，似乎他們就竟罵我們中國是「死豚」，

總也不致於氣死；但他們竟眞當我們是死豚一般，任意割一塊肉來做菜，割一塊肉來做湯，究竟是不能忍受的事。「好死不如惡活，」死亡這一件事，究竟有大國民態度的中國人和蟻螻是同樣怕懼的，因生存的慾望而逃避和抗拒，是有生物的本能；所以最後的抗爭和勢力，是不願做「死豚」的中國人民所應有的事。

如今我要引一段戴季陶先生在日本論開始一篇裏的一段話了。他說：『你們試跑到日本書坊店裏去看，日本所做關於中國的書籍有多少？……各種方面，分門別類的，有幾千種

。每一個月雜誌上所登載講「中國問題」的文章有幾百篇。各公私機關派到中國長住調查或是旅行視察的人員每年有幾千個。單是近年出版的叢書，每册在五百頁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總有好幾種，一千頁以上的大書，也有百餘卷，「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幾千百次，裝在試驗管裏化驗了幾千百次。我們中國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對，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幾乎連日本字都不願意看，日本話都不願意聽，日本人都不願意見，這眞叫做「思想上閉關自守」「智識上的義和團」了。」戴先生這段話把中

國人對日本的愚蠢而可笑的態度，完全顯示出來了。無怪日本人叫我們是「睡豚」，豚的本領至多是直聲的喊叫，和蠢笨的奔跳罷了，就是當屠夫捉了牠的耳躲去殺牠的時候。日本人竟看死中國人只是「豚」，所以他們敢毫無顧忌的任意宰割了。但我們中國人還沒有失去周公孔子直到前清乾嘉以來「上國」的氣度，雖則「征不享」「讓不貢」的空架子如今是擺不起來了，但任人宰割的猪玀的名義和事實，究竟是承受不來的。「明恥敎戰」，目前確是談不到此；但「知己知彼」和「綢繆牖戶」，大家應當起來同負這個責任才對。我

們雖不能使日本小鬼輕蔑的俯視轉移爲對「上國」的尊仰，但至少應當使他們認識他們的父母國——中國——並不是「豚」。

日本與滿蒙

日本的帝國夢

『日本人的祖先是赤條條一無所有的民族，由海上流到日本島，居然能夠滋生發展，平定土番，造成一個強大的部落，支配許多土著和外來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們。更從高麗中國印度輸入各種物質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夠通同消化起來，適應於自己的生活，造出一種特性，完成她的國家組織。更把這個力量來做基礎，迎着歐力東侵的時代趨勢，接受由西方傳來的科學文明，造成現代的

勢力。如今民族的數量，居然足以合德法相比。在東方各民族中取得一個先進的地位。這些都可以證明他們的優點。我們看見日本人許多小器的地方，覺得總脫不了島國的褊狹性。看見他們許多貪得無厭崇拜歐美而鄙棄中國的種種言行，又覺得他們沒有公道的精神。可是我們在客觀的地位細細研究，實在日本這一個民族，她的自信心和向上心都要算是十分可敬。總理說：「一個民族的存在和發展，要以自信的能力作基礎，這的確是非常要緊；所以日本人那一種「日本迷」也是未可厚非，不過從今天以後是再也行不通了。」——

（引戴季陶先生日本論中的一段話）

日本民族性的強固一致和愛國心熱烈，確是他們致富強的總原因。從明治維新以後，全國一致地模仿英德，不過幾十年的歷程，被壓迫的弱小民族的日本，居然一躍而爲壓迫人侵略人的帝國主義的國家了。「廿年媳婦廿年婆再隔廿年做太婆：」日本人起初吃了帝國主義者的虧，一方面又羨慕帝國主義者的威武，就全國一致的站立起來努力掙脫了帝國主義加在他們身上的枷鎖，却轉拿那些鐵鏈加在別的民族身上。「吃了對門謝隔壁，」蒙他們的惠顧的，却是他們的父母國

——老大的中國。

帝國主義泰半是工商業立國，需要廣大的殖民地或勢力範圍，來供他們原料品的極廉價的搜取，和商品的販消。用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武力的種種侵略手腕，來達他們經濟榨取經濟支配的實權，使侵略地的民族完全降爲他們政治力、經濟力、武力、同化力的奴隸，惟命是從，連一些抗拒的思想都沒有。不管本國的生產能否供給，只盡力地鼓吹着國民數量的繁殖，來做他們侵略的藉口，來做他們侵略時不能避免的戰爭的犧牲。戰爭，究竟是件不大好的事；但民族

數量的激增，究竟是維持帝國主義進展的要素；「非我屬類」的奴隸，終究是懷着些反抗性的，於是不惜用種種殘酷手腕，來虐殺被征服的民族，使他們亡國之後，還要滅種。——日本對於朝鮮臺灣正是如此。

帝國主義的末路，雖已經望得到，但在如今的二十世紀，它的毒燄似乎還盛張着。缺乏創造性，只會絕對模仿，貪得無厭而誇大的日本民族，還醉心於近代物質文明的先進國。踐踏着她們的足跡，勇往地前進，希望和她們並駕齊驅，或超過她門。「日本迷」的誇狂和荒謬終於把他們的眼睛遮的

糊塗了。物質文明頂發達，國勢頂強盛，有征服全世界的野心和可能的德意志帝國在歐戰裏已受了大教訓，露出了她的本來面目了。好像狐狸化了人，得意忘形趾高氣揚起來；最後遇見了張天師的令牌，不能不伏在地下拖着牠的尾巴。歐戰的戰勝國英國，國內國外也破綻百出，狐狸精的尾巴，也已顯出大半段了。「殷鑒不遠：」而傲慢狂誇的「日本迷」却偏要循着覆轍，偏要逆着世界的現代趨勢，將來——如其一些不知改悔——恐怕要弄得一敗墮地。我並不是懸空地詛咒他們，依照着歷史眼光觀察，或許有這樣一天。

說到日本人拚命地要做世界上第一流帝國主義的國家，確似乎有些可笑和可憐。雖則現在世界上沒有人敢說她不是世界上第一流強國，實在只是「叫化子請客」硬撐場面罷了。

日本的本部和朝鮮臺灣等殖民地合起來還不及中國東三省的大。而日本的本部比我國的江蘇浙江兩省大不了多少；而且又是世界著名的火山國：國內現有活火山十九，休歇火山三百多。地震平均每年五百餘次，像一九二三年的大地震，也是過幾年就要遇到一次的。因爲地利的狹隘，山脊的峻削，除了森林外，全國可耕之地，不及面積四五分之一，所產

的穀類，不足供給人民生活的需要。

日本帝國總面積共有二十六萬方英里，約當我國十六分之一，而人口一共有八千萬（朝鮮臺灣人亦在內），約當我國五分之一。再談起他們的生殖率實在可驚。每年在一千人當中，平均產生三十二人以上，而死亡率則不達千分之二十一，結果每年驟增的人口，全國約有百萬之數。在理，區區三島彈丸之地，那能容下這些繼續出世的子孫。地狹人稠，因而想拓殖到鄰國去，原也有些可以原諒的理由，但這樣窮凶極惡來強搶硬奪，誰還能對他們抱同情呢！他們想殖民到北美

合衆國的加利福尼亞州坎拿大澳洲南非洲和南洋羣島去，卻遭歐美人的排斥或閉鎖門戶。欺軟怕硬，是日本人的第一本領，於是鋌而走險的飢民打刼，就向着他們所看做「睡豚」的中國來了。因爲地理的接近和進行的便利，近水樓台滿蒙就成了他們的目的物了。

從產業革命社會組織變更之後，一個國家的富強，完全靠在機器工業的發達，出品的無限增加，和工業原料與出品商場之獲得。日本雖則也算一個世界上的工業國，但到底是後起者；原料產地和商場，早已給先進國宰割占據盡了。剛巧

他們鄰近的父母國，是一塊未經開闢的肥肉，那能不引他們涎垂三尺呢。

現代富強之母，工業上最重要的兩要素—煤和鐵，日本一些也沒有；羊毛棉花等等工業的原料，又是十分之八九靠國外輸入。眞好像「叫化子吃三鮮湯，要一樣無一樣，」離開經濟獨立四個字不知有幾千萬里。雖則像美國這樣的地大物博，還不能稱爲經濟完全獨立的國家；但像日本這樣一些沒有而硬要造成工業國，硬撐着近代強大國家的場面，實在是過於吃力而可憫的現像。

只因近代物質文明的昌明，機械工業的發達，資產的集中，商品的過量出產，因此不論那一國都覺得自己的本國太小了，要需求更大的經濟城來維持他們的工商業，維持他們的社會平安，維持他們國力的富強。但科學無論如何昌明發達，終於不能把如今的地球增大幾倍，而現存的世界又都是有主之物，於是「強吞弱衆暴寡」的事情就無可避免。於是有生存慾望的民族或國家，不能不盡其能力來經營強大的海陸軍，一方面可以篡奪弱者，一方面又可抗拒強者。世界各國最大部分的歲出，都費在這些海陸軍上。當然，也有幾個聰

明人，覺得拿最大部分血和汗的代價，來供給那些對於世界文明毫無俾益反而只有強大破壞性的海陸軍，是件極不對的事情。而且除了美國外，不論那一個強國，如英法意等國，都因了蓄着強大的海陸軍覺得她們的負擔過重了；可是沒有一個國家敢丟去那付重擔，願意丟去那付重擔，眞正着眼於全人類的共榮共存，攜着手向更高的文化前進！日本當然不是個例外，而且不看看歐戰後德國的失敗，只虛榮的羨慕着德國在歐戰前的榮耀和威武，一步不錯地想踏着德國走過的脚跡前進。

兩三千萬一只的大戰艦，一年要造幾只，幾千萬元費用一年的大陸軍，卻年年要供養着；誇大而狂妄的日本人非但要追隨英美，還想超出英美！試看看英美的富力，英美的物產，英美的大殖民地，日本那一樣能比得上，簡直相差的太遠了。每年只有五億元收入的國家想要和英美比肩，眞有些太不自量了。但不自量的日本人在歲入不敷歲出的情形下，卻不顧性命地和英美競爭着，擴張水陸航空的軍備。但叫化子的日本國那裏有這許多錢呢；無非直接窄取她的叫化子的國民罷了。平均日本國民直接間接對於國家的負擔，每年要五

十元：這樣重的負擔，比世界上不論那一國的人民都重。好在這些叫化子國民都不怪他們的窮兵黩武的政治領袖和軍閥們的浪費，卻很願意地把他們的血汗供獻上去，來裝飾世界一等強國的虛榮體面。但可佩服的日本人民已經聲嘶力盡，難以爲繼了。

世界的潮流，是防禦不住的。赤色共產的宣傳，和社會主義的思想已經授給聰明的日本人一個救命圈，雖則赤化主義還只是現存世界早熟的思想，絕對不能在現存世界的任何一處立足，但社會主義卻是現世的救音。這救音的擴大，將使

大多數的日本人豎起手舞足蹈地接受，只是時間的問題。——那個時候，大日本的帝國夢應當醒了——

日本立國的基礎，本來靠中小營業，可是近來卻大不然了。中小營業，都逐漸爲大營業所驅逐吞併。因爲採取自由貿易制度，資本日見集中，大工業把小工業吞併了，大百貨商店把小商驅逐了；近幾年來大銀行也把小銀行壓倒了。——這是模仿先進國工業制應有的結果，而誇狂的日本人也希望這些結果的來臨的。可是國民經濟上卻發生了極大的難症了。如今的現象，是：

(一)資本日見集中，中產立國的基礎根本動搖；結果無產者日見增加。

(二)中下層的人民生活，已因大資本家的壓迫和國家的重負而極感困難，但有加無已的種種擔負，還是日多一日。

(三)一般物價，比世界任何國家還要高，但國內產業並不因此格外發達。在美國一噸煤只要十四元，在日本卻要十八元。在美國一百斤糖只要十七元，在日本卻要二十五元。在美國一斤牛肉只要三角錢，而在日本卻

要五角錢。日本人每日吃的「便當」只是極少的一些米飯，菜是豆腐蔬菜和賤價的魚，此外動物性的肉食和雞卵，簡直不是平常人所敢問鼎。

人民負擔這樣的重，請問這許多貧賤起家的小財主，又怎禁得起那浪蕩子式的政府的浪費呢？在國家十分安穩的時候，雖然挖肉補瘡倒還可以勉強支持，但一遇了些小風波，可就要了他們的好看。例如：去年的金融風潮，便引起全國的恐慌。又他們的出產品，可說大部份是賣給中國人的，而日政府偏要和中國爲難，引起中國的排貨運動，日本政府既靠

他們的稅收生活，又借他們的稅收去打斷他們謀生之路，說句好頑的話，日政府不但是個浪蕩子，簡直還是忤逆不肖哩！

這樣痛苦，如何能繼續忍受；這樣國家，如何能永久繁盛。但驕縱自若的政友會和不顧死活的日本浪人，只知武士道，只知道他們的國魂要寄託在中國的疆土，發了熱狂似的只想發揮他們的支配慾，占有慾，侵略慾；又那裏肯探一探自己的癥結和望一望稍遠的將來呢！

具有大國民態度的中國，向來是寬宏大量的。既不曉得殖

民地作怎樣講，又不曉得殖民地有什麼用處，所以安南緬甸等都隨隨便便地送掉了。自家既然用不來，所以人家拿去了也不很可惜。日本不費一兵不折一矢輕易地把琉球羣島奪去了，中國也不作一聲，好一個大國民氣度啊！就是激起中日甲午之戰的朝鮮問題，也只在「國權」「體面」空洞的名義上着眼，並不曉得一些兒關於經濟的事情。日本明治維新極力模仿德國，知道自己是個叫化子的國家，經濟上不能發展成強國，於是窮凶極惡地不要面皮，做起流氓青皮強盜來了。——你看日本對我國的言論舉動，是何等地無賴啊！就因她的

無賴，歐美列強也何嘗看得起她呢？

昏庸的滿清政府，那裏是勵精圖治的日本的敵手，所以甲午年中日之戰，日本很省力的奪得了臺灣澎湖列島和朝鮮。只因俄國對於東方也有野心，所以在中日議和時，約了德法干涉日本，威攝她放棄了已得的遼東半島。當然俄國也不是好人，她迫着日本把吞含在嘴裏的肉吐出來，她自己却來銜在嘴裏，而且對於朝鮮也想染指於鼎。朝日方陞的日本，正在想步武德國英國的後塵，這樣的屈辱那裏能忍受得住。愛國心強復仇心切的日本人，朝野一心，臥薪嘗膽地預備了十

年，賭着國運和俄國苦戰了一年半，「小鬼跌金剛」，居然把俄國打敗了，因此從強暴的俄人手裏，把南滿洲奪得來，軟弱而謙冲的滿清政府，拱拱手賀日本的勝利，已失的產業的轉手，當然是無關宏旨的。

日本人狃於兩次的戰勝，愈加傲慢狂妄了。繼承了俄國經營的南滿勢力，乘着機會，用種種利誘威懾暴行的手段，儘量地把滿蒙的既得權無理的擴大，遼東的附近地強暴地占據。他們口口聲聲「勿忘二大戰役之意義」毫不把滿蒙的主人——中國——放在眼裏，旁若無人，任意宰割；口口聲聲滿

蒙是朝鮮第二，口口聲聲滿蒙特殊地位，想把滿蒙老實不客氣地併吞了，來做她東亞大陸帝國的侵略夢的出發地。用「鐵路網」的政策來網羅全滿蒙的經濟，用武力政治力來做背景來達她併吞的目的。但青天白日旗下的中國究竟要比庸駑的滿清政府高明；相當的對策也很有反抗的可能；最近聲明中日滿期商約的廢棄，就使日本受了一個意外的打擊。再說：日本愈是口口聲說「朝鮮第二的滿蒙」和「滿蒙的特殊地位」，列強愈加猜忌。如今中國問題已成了世界外交的中心點；太平洋方面也將成爲政治的經濟的武力的決勝場。日本

的志不在小、英美各國也看得清楚。滿蒙成了朝鮮第二，難道不會有朝鮮第三朝鮮第四發生麼？只因交通和工藝的發達，似乎這個世界小的許多了，經濟的衝突，是合於「不可入性」的物理原理的。公理，雖則並不眞在世界上出現，但自私自利的心腸，還是各民族各國家所同具的。日本乘歐戰的機會，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件，因此動了各國的公憤，—實在只是嫉忌—在華盛頓會議中裁抑了日本。打開天窗說亮話，英美各國誰沒有耍過這樣的巴戲呢？不過是利害衝突和情形不同，在公義的楯下說私話罷了。

總之，日本只是個後進的帝國主義者。要想插足於南北美洲和澳非兩洲，都給他們驅逐出來了：想獨占滿蒙，又遭了主張門戶開放的美國和英俄等國的暗阻。—只要看最近世界對華局勢的轉移中，中國對日廢棄商約，而美英法俄都轉變了她們的態度，可見了。—關於這一點，後面還要討論到。

德國在歐戰中，只因經濟缺少獨立性就吃了大虧。煤鐵毫無糧食缺乏的日本，如其犯了衆怒，只要各國和她絕緣，中國能夠自守，三個月之後，大日本帝國就要毀了。日本人笑中國沒有資格成爲獨立國沒有資格配講取消不平等條約；那

麼，從富源方面經濟方面，她配做帝國主義的強國麼？歐洲大戰一小部分是器械的戰爭，而大部分實在是經濟的戰爭；試問大日本帝國的經濟能力，處了歐戰中德國的地位，能夠支持幾天？

日本人的帝國夢，終於是個帝國夢罷了！滿蒙問題倒不是朝鮮第二，或者倒是第二個巴爾幹問題，這根導火線早已深深地種下了，一旦爆發起來，在這大聲音大光亮裏大概日本人的帝國夢要驚破了！

滿蒙的經濟潛在力

日本人心目中的滿蒙，是指奉天吉

林黑龍江三省和熱河察哈爾綏遠三特別區域說的。滿蒙大陸是廣大的原始生產地，面積約七萬四千餘方里，比起日本本國來要大三倍多，不過已開墾的地域，只有全面積十分之一。東三省中奉天省開闢地域最廣，其次是吉林省，其次是黑龍江；東部內蒙古開墾地也比較的少，和黑龍江情形差不多。主要物品是大豆、高粱粟、小麥、玉蜀黍和山豆等，此外甜菜，棉花、水稻的種植也是極適宜的。滿洲的大豆產額是世界聞名的。約計中國產豆占世界總額十分之八，而滿洲大豆占中國產額十分之七。以前大豆只供農家食糧和榨油燈油

的用途，榨油後圓板狀糟粕—就是豆餅，可以供馬糧和肥田之用。近來歐人都知道大豆可代肉食，豆油用途亦漸漸推廣，可以做肥皂、人造牛奶、油漆等的原料，歐洲市場竟稱它做商業革命，豆糧及豆製品，約占東三省出口貨四分之三，價值八千萬兩左右，是我國出口貨第二大宗。南滿洲是養蠶養蜂，菓樹栽培的地域。蒙古一帶地方和南北滿之山地是畜牧的最好場所。以牧羊爲專業者都是蒙古人。孫中山曾說蒙古是中國的阿根廷，將來世界肉類最大供給地之一，而羊毛又是製衣重要的原料。我國軍用馬匹以蒙古種爲多，體質極

爲強健，並富於堅忍耐勞之性。其牧場都在察哈爾區。鑛產以煤鐵算兩大宗，此外的礦產也包藏的很豐富。講到水產，尤其富裕。關東州內貔子窩是天下製鹽的名區，森林則鴨綠江豆滿江牡丹江各流域和中東鐵路東部沿線三姓地方和興安嶺西部等地方所在多有。煤鐵兩項，是滿鐵公司重要事業的一部分。本溪湖的中日合辦煤鐵公司亦很有規模，但實權都在日本人手裏。棉花因最近日本內地的紗廠業向滿洲進展，已慢慢地推廣她的栽培面積。甜菜的種植要算南滿置糖會社第一。水稻因移住的朝鮮人努力耕作，而日見進步，水田事

業各處都勃興起來。森林有日本人經營的鴨綠江採木公司。南滿洲的菓樹栽培，養蜂、養蠶等事業的中心區域是在關東州。農牧事業是中國人朝鮮人及蒙古人擅長的事，日本人是插足不下的，但在日本人經濟力政治力的壓迫底下，日本人當然能刼取多量的利益去。

吉林省密接朝鮮，日本人經營最便，不少的朝鮮人被迫壓過來開墾未經開闢的間島和牡丹江沿岸的沃野。七道溝繡紋浦大坪四道溝北甑山的森林，天寶山的銀礦，蜂密溝三道溝土山子等處的砂金礦，及老頭溝轉心湖等地方的煤礦，尤其

是日本人眼中的肥肉。而牛、豚、雞、羊等家畜又隨處都有。

日本國土狹小，天然資源過分的貧乏，雖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企圖改進農事，但人口增加之速力終非糧食生產所能匹敵。而鐵、煤、煤油等工業之最要原料交通上武備上最要因素，日本又是一些都沒有。再說，衣料的原素，棉花和羊毛，日本也沒有生產。雖則已經從我國搶了朝鮮台灣去，但仍舊不能彌補日本人的糧食恐慌和工業原料的恐慌。而日本人所需要的東西，滿蒙一帶卻極豐富地貯藏着，無怪日本人夢

眠不忘，想硬奪滿蒙一帶做他們經濟的策源地。日本人的國魂的確寄在滿蒙：不能支配滿蒙占據滿蒙，又怎能做他們的帝國夢，又怎能在世界舞台上充一重要角色，又怎能在經濟競爭中和英美對抗呢？如其眞正講中日親善，依着共榮共存的理由，互相援助，在尊重中國領土，保全主權獨立的原則底下，善意和我們商量；那麼，我們素來器量大的中國人，就讓他們占些光去，或許是可能的事情。中山先生早已和桂太郎秋山貞之等晤談眞正互助共存共榮的眞理，可惜從這兩個人死後，日本人全國上下狃於兩次戰爭的勝利，逆着世界

的潮流，醉心於武力的迷夢，兩次出兵山東，殺我外交官吏，和幾千無辜的軍民，利誘威脅北方僞政府承認已打消的二十一條件，干涉東三省易幟服從中央；這樣的窮凶極惡無賴強盜的舉動，還有誰對他抱同情呢？就是他們窮死餓死，我們也不願意給他一個錢，除非他們武力的帝國夢打破了！

日本解決兩大困難的藉口

人口增多的恐慌和糧食的恐慌是日本的兩大問題，而且常常拿這個藉口來侵略滿蒙。日本屢次向歐美各國聲明請求諒解，也無非拿這兩大問題做理由。歐美人自己的勢力範圍內，當然不許這有色的日

本人種插足進去，但是日本的急迫狀況，確也有些眞的；因此日本人拚命向滿蒙發展，歐美列強也只能放鬆一步。

如今我再研究一下日本這兩大題究竟如何迫切；除了向滿蒙伸張外，有沒有別的解決方法；日本人要解決這兩個問題因而向滿蒙發展，是不是一定取現在無賴的方式？

依照大社會學家馬爾塞斯的公式，人口每五十年就要倍一倍，那麼，不消一百多年，全世界都要迫脅着人滿之患了。只因人口的增加，是按着幾何級數的，而物產的增加，無論如何用科學方法，只能依照數學的級數；生活的困難，限制

了人口的增加。

這「人滿」的恐慌，在地隘人稠的日本，形勢上尤其嚴重。日本在閉關時代，人口的增減，沒甚顯著的差異，大都在三千萬左右。那時，人民的生活程度低下，而很可以「關門吃飯」沒有什麼「恐慌」。明治維新以來，不過六十年工夫，日本的人口驟增至六千萬，這樣驚人的增加率，便是我們所說「恐慌」的起點了。

這是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日本人口的統計：

區域	人口	每平方日里平均人數

日本本部	五九、七三六、八三三人	二、四一七人
朝鮮	一九、五一九、九二七人	一、三六四人
臺灣	三、九九四、八八四人	一、七一三人
庫頁	二〇三、五〇四人	八七人
合計	八三、四五五、一三七人	一、九〇九、六八人

我們再把明治十三年和大正十四年日本農田的總數和增加的百分率，來看一下：

	一八八〇年	一九二五年	增加百分率
稻田	二、六三〇、〇〇〇町	三、〇九〇、〇〇〇町	一八%

旱田	一、八五〇、〇〇〇町	三、〇一〇、〇〇〇町	六三%
合計	四、四七〇、〇〇〇町	六、一〇〇、〇〇〇町	三六%

（註）每町合二・四五英畝(acre)

日本本部的人口抵到美國一半有餘，而面積只抵到美國二十分之一，其中可耕之地又極少，人口的增進率（每年約增加八十萬，據一九二六年日人的調查，人口增差數約達九十四萬乃至一百萬人之多。）又如此之大，於是食糧的恐慌，便成了她的一個大問題了。

歐戰以後，日本的勞動階級，得到許多權利，工資也大大

的提高，和歐美工人的工資差不多。於是那工商業發達的國家所通有的現象—生活程度的增高—便普遍於民間；而一方面農業區域無從拓展，生產增加率和人口增加率失了均衡，遠過馬爾塞斯的公式；歐戰停止，一般投機性的企業失了營利的機會；恰巧在這當兒，又碰到一次劇烈的大地震，損失了七十萬萬餘圓的財富；失業恐慌的範圍擴大至於智識階級：因此，解決人口和食糧問題的需要，日見迫切。最後的方案，歸納起來不外三項：（一）改變生產事業的制度或技術，企圖食糧及他種生產之增殖；（二）限制人口的增殖；（

(三)獎勵海外移民和工業的近代化。可是這三種方案，都含着多種困難，眞所謂「談何容易」呢！

「人口限制」是依科學的受胎制限法，來實行新馬爾塞斯主義的限制生育方法。這種方法地球上人類終於要採用的。前幾年美國山額夫人在提倡「自由母性」和解決社會困難的旗幟下，到中國日本宣傳她的主張和方法、論理，「人滿爲患」的日本，應得特別歡迎了，但竟拒絕她入境，限制她的宣傳，眞不知日本的心腸的怎樣的麼？人口過多正是軍閥武人侵略夢的好藉口好工具，否則拿什麼來做侵略戰爭的犧牲品呢

？每人每年貢獻五十塊錢給驕謾而浪費的政府又那裏會源源而來呢？

獎勵海外移民，日本也極努力過。北美加利福尼亞州坎拿大澳洲和南非洲因白人的人種的偏見和民族主義，所以不喜歡亞洲人移住，或竟故意排斥或閉鎖其門戶。到那些地方去的日本人和中國人受一樣的待遇，無怪諸大的日本人把美國恨如切齒了。移民之後，人口的緩和果然能減少國內的緊張，而僑民的匯兌金貿易額，亦稍能增進，也是間接的利益。可惜大多數爲耕植之移民，只能解決自身的生活，對於本國

的經濟援助，是沒有什麼能力的。而且日本的國外移民，祇有四十四萬八千三百餘人，一半移在我國的東三省，人數也並不多；所以人口的緊張，和糧食的缺乏，仍舊無法解決。就是朝鮮臺灣關東州和背後滿蒙之腹地等，皆有多數之土著民族與移住民族，欲將過剩之人口移住上述諸殖民地和準殖民地(滿蒙)來緩和人口的洪水，殊屬無望。且關東州與滿蒙腹地，生活程度極低，加以勤苦耐勞之山東直隸，每年有四五十萬移住過去，日本人民實在難與競爭；所以日本在滿洲一帶的移民，總數不過十九萬一千六百多人，還是受政府的

提倡獎勵哩。

日本在滿蒙移民因生活能力鬥不過中國人，既難望盛大；於是不能不從事於經濟的經營，想擴充滿蒙的生產，榨取滿蒙的生產，用政治力和武力來幫助經濟的發展，支配一切，管理一切，來遂從他們的自利心。

日本不得志於美澳非三洲却拿中國來出氣。其實窮凶極惡又何苦來？中國的民族性，向來是酷愛和平的，門戶洞開着，雖則並不特別歡迎，却也來者不拒；假使他們只因爲解決人口糧食問題移民到中國來，用和平方法來對待中國，大約

中國總不至像美國一般地拒人於千里之外罷！

日本人口之密，是他們的野心家獎勵出來的，但還沒有荷蘭比利時瑞士意大利的密，糧食的供給也有法解決，只要她用和平的方法和眞親善的態度來和人家商量。至於他們國內的生活困難，完全是他們的帝國夢賜與他們的；就是眞能合併了滿蒙，隔了不多年，同樣的困難仍舊會重現。

日本在滿蒙的種種設施，和無意識的侮辱我國體，侵奪我主權，難道爲解決這兩個困難問題所必需的手段麼？

在帝國夢下侵略的、支配的、管理的野蠻手段，我們中國

人爲了國體的尊嚴，主權的保全，誓死也要抵抗的，難道我們中國人眞是「睡豚」麼？

日本侵略滿蒙的經過

日帝國主義侵略滿蒙，發端於中日之戰（一八九四—一八九五）。甲午戰後，締結馬關條約，將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俄國戴了公理的假面具，聯合德法兩國迫日本仍將遼東半島交還中國。俄國就向中國邀功，強索旅大租借權，以爲報酬；而且遽行武佔據，還想染指朝鮮。因此日俄國交愈趨惡化，戰爭就免不了。日俄戰爭後，依樸資毛司條約俄國把南滿洲一切特殊權利讓給日本

。一九〇五年日本和我國訂立滿洲善後協約，又一九〇九年滿洲協約確定日本承繼俄國在南滿洲各種權利。一九一三年中日協定後承認日本有建築滿蒙五鐵路的特權。一九一五年中日條約更加一層有效的保證，而且延長租借權的期限，並且擴大各種權利的範圍。這個條約就是我國痛心疾首的二十一條。其中關於滿蒙的七條錄在下面：

一　兩訂約國互相約定，將旅順大連租借期限幷南滿洲及安奉兩鐵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

二　日本國人民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地方，爲蓋造商工

業應用之房廠，或經營農業所需要之土地，有租借權或所有權。

三 日本國臣民得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地方，任便居住往來，并經營商工業等項事業。

四 中國政府允將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礦開採權，許與日本臣民；至擬開各礦，另行商訂。

五 中國政府如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地允准他國人建造鐵路，或爲建造鐵路向他國借用款項時，將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項課稅作抵向他國借款時，均須得日

本政府同意然後辦理。

六　中國政府關於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事務如聘用政治，財政，軍事各顧問教習時，必須先向日本國政府商議。

七　中國政府允將吉長鐵路管理經營事宜，委任日本政府，其年限自本約簽字之日起，以九十九年爲期。

由此，更可見日帝國主義侵略滿蒙的野心，是如何了。歐戰後，雖因華盛頓會議的牽制，日帝國主義對中國獨吞不了，這些要求有些已聲明失效；但實際上，日帝國主義對於滿

蒙的侵略，仍在極凶猛的進行，並未絲毫放鬆。最近不還在彰明較著的進行其所謂滿蒙積極政策嗎？

日本從攫得南滿洲的獨佔權利後，即肆意經營，考其侵略滿蒙的步驟，概可分爲三期：第一期爲竭力謀掌握滿蒙經濟和交通的優越權；第二期排除各國在滿蒙的勢力與權利，而謀實力上的發展；第三期乃實際佔領滿蒙，實現大隈內閣在滿蒙建一帝國的夢想。日本如何能獲得滿蒙經濟和交通的優越權，如今把牠略爲說說。日本初以武力驅逐俄國在南滿的勢力，而取得一切特權，內中包括東清鐵道的南段即現在南

滿鐵路及其支線；後又武力屈服中國訂立不平等條約，如一九〇五年滿洲善後條約迫我承認其繼承俄國的權利，一九〇九年中日滿洲協約與間島協約強迫我國借日款興築吉會鐵路，又一九一五年中日條約，無理要求滿洲和東部蒙古各種特殊權利：以上諸件不過是其犖犖大者。

凡新式帝國主義的國家施行侵略的計劃，第一步必爲運用經濟的勢力，在該地建築鐵路，貫穿附近各地，並開發各該地的利源；然後組織銀行及大公司，來經營該地的經濟，務使鐵道、銀行、公司以及各種企業的勢力，漸次造成特殊權

利與勢力範圍，以達到其最後實際佔領的目的。日本的侵略滿蒙正是如此。單就鐵道而說，有純粹日本人經營的南滿洲鐵道，安奉鐵道和金福鐵路。中日合辦的，有吉長鐵路。借日款興築的，有四洮鐵路吉敦鐵路等。將來吉會鐵路築成後，朝鮮和滿洲必無形合併，豈不可怕！

日本既攫得滿蒙的特殊權利，那麼，臥榻之旁，必不容他人鼾睡，於是竭力講求對策，想排除各國在滿蒙的勢力和權利。當日俄締結樸資毛司條約時，美國倡議滿蒙全部路道由列國共管。日本積極反對。一九〇六年又破壞中英新法鐵路

的建築合同，其次，中美錦愛鐵路的敷設計劃，亦因日本的抗議而中止。英美德法四國嫉忌着日本對華投資政策的成功，就組織銀行團來謀抵制；當時日本銀行團極力反對，向四國提議兩項：(甲)滿蒙地方不在銀團範圍以內，(乙)一千萬圓的借款不在銀團範圍以內。關於第一項，爲要求四國承認南北滿洲及內外蒙古全爲日本的勢力範圍，銀團不得在該區域內投資；第二項爲反對銀團包攬中國的實業借款，以免擾日本在滿蒙的特殊勢力，看這兩個提議，可知日本竟將滿蒙收歸日政府管理和保護；她的傳統的大陸北進政策，愈加顯

露了。

日本謀排除各國在滿蒙的勢力，和權利的策略，既克奏膚功，遂按預定的方針，作進一步的侵略。最近日本阻止中國建築打通吉海等鐵路，就是她的野心的表現。二三十年來，日本進行吞併滿蒙的計劃一時一刻都沒有鬆懈，無怪她的勢力如此隱固了。日本吞併滿蒙究依怎樣的方案呢？倒是很值得注意的事。據明眼人的觀察，大概有四種：(一)用武力合併滿蒙爲日本的領土；(二)滿蒙爲日本的委任統治國；(三)擁立宣統廢帝爲滿蒙的主權者，而一切軍事，政財的實權，

操在日本人的手裏；(四)在日本操縱的條件下，使東三省和中國中央絕緣，採取特別手段實施移民政策。關於第一第二兩種，日本曾經兩度失敗，就是甲午戰後遼東半島因俄法德三國干涉，而交還中國，又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條，列國不直日本的舉動，所以大部分不生效力。至於第三種，日本曾於民國五年援助宗社黨起事，蒙古軍擁立肅親王第七子爲憲奎王衝出南滿洲，然不久就消滅。若利用宣統，又格於世界新潮流，頗難實現。前述三種方案既無效果，日本遂不得不別作良圖，希望適應新環境新需要，於是確立了第四種方案

；如今日本人處置滿洲正依這個方案。

從田中軍人內閣成立後，日本的對華政策就取強硬態度；去年的出兵山東，就是他的第一個砲。現在正連一接二的施展着窮凶極惡的手段—這在下面還要提起。

日本對滿蒙的野心和拓殖滿蒙的成績

日本於政治上經濟上要解決人口問題糧食問題，并在軍事上欲對抗蘇俄的南下和英美的侵凌，就她現在的國勢論，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急欲將滿蒙區域收於勢力範圍之下。在和平的時候，既可供經濟的發展，在國際間有事的時候，可以做緩衝

地帶和軍儲的倉庫。所以日本對於滿蒙，好像小孩子對於糖果，不到嘴不肯休止的。試看看滿蒙的孜孜經營，朝野的協力籌畫，而每年派無數軍人、官吏、學生、實業家遊歷滿蒙，分門視察；其用意所在，就是三尺童子也曉得的。

日本對我國提出的二十一條無理條件中，有幾條使世界列強覺得日本對於中國大便宜了。心中有些嫉忌。又因當巴黎和會時我國全國人士反對強烈，於是到了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中，日本遂稍稍受了點阻抑，不能一一順利的實行。近來常聽到日本人說，他們對於滿蒙問題，最痛惜而應該努力

進行的是：

(一)土地租借權或所有權，未能確定。

(二)在南滿洲內，如自由居住往來和營業，未得圓滿結果。

(三)東部內蒙古的農作和工業，中日合辦，未見有確實的成績。

(四)所謂滿蒙五鐵路中，已經敷設的，僅有四平街到洮南間的幹線和支綫。

(五)礦山採掘權，也極曖昧。

像這些說話，豈不可怪？他們侵略別國主權的，尚嫌不滿足，不知我們保全自有主權的，又覺得怎麼樣？

當然，在這五條中，他們日本人所尤認爲緊要的，是第一項的土地關係，依他們的論調說：『日本和中國，向來所訂條約，都說在滿蒙有「特殊地位」；實則只限於鐵道及其附屬地的事業，對於「特殊地位」的實在和穩固，終嫌牠沒有什麼把握。如今若對土地租借權，還不把它快點提出，在條約細則上加以修訂更改爲所有權，則一旦到了中國內政統一，有力對外時。我們日本雖有租借權名義，恐怕結果一定不利

。至於關東州和南滿路，固然我國(日本)已有了「特殊利權」，但在今日，要從廣義的來解釋特殊地位的意義；滿蒙疆域，既和我們日本毗連，則於國防上經濟上自有特殊地位的意義，毫無可疑。……』又說：『際此中國紛亂之秋，我國無論如何應毅然決然進行根本的大策，務使滿蒙完全脫離中國本部而成爲一眞實的特殊地域；對於中國本部，除國交上必要之問題外，不必有甚深之關係。』又說：『滿蒙在我國之人口問題和糧食問題上，應視爲一重要地域，且滿蒙之特殊性質與重大意義並非簡單之經濟的關係。朝鮮第二之滿蒙不

特在經濟上卽政治上軍事上亦不得不視爲最重要之地域也。今日日本之盛衰興亡和東洋的安危消長，滿蒙實爲關鍵。」又說：「中國產生鞏固之中央政府，運用政治能力，保證無遺憾之場合，則不妨採取合理乃至合法的手段，要求中國關稅自主權之承認，中國本部治外法權制度之撤廢，租界之交還；惟滿蒙爲我國特殊權利之所在地，當作別論。英吉利應交還香港九龍威海衛等地；法蘭西應放棄廣州灣；惟以旅順大連兩市爲中軸之關東州，日本無交還中國之必要。英吉利掌握之西藏，法蘭西手中之安南，蘇俄不肯放棄之外蒙古及

其他極東之土地等，與日本勢力範圍之滿蒙，性質頗相類似。滿蒙爲清朝之發祥地，亦卽元朝與中國之外藩；故考其歷史的由來，滿蒙與中國本部同一看待之謬誤，實屬顯而易見。我國根據滿蒙爲日本特殊權利之所在地之理由，向對華放款之國際銀行團聲明滿蒙應除外，不能與中國本部相提並論。」——上面三段是從日人山田武吉所著之日本新滿蒙政策中節錄。從這些日本人的代表言論裏，我們可知日本朝野一般人心理的一斑了。總之，日本從維新以來，始終抱着大陸的侵略政策，從前是朝鮮，現在便是滿蒙。

最近，日本在積極籌謀而且將要實行吞併滿洲的事實，國內各報紙天天都有登載，那麼過去的日本—尤其是滿鐵——侵略滿洲的實際狀況和侵蝕我國的利權，到底達到什麼程度？這也是我們應當注意的。

日本在滿洲的侵略，是經濟與政治兩方面同時進行的。例如南滿鐵道公司，雖是營業的組織，實是日本政府的附屬機關。英人從前藉東印度公司以滅印度，現在日本是想藉南滿鐵道公司來吞併滿洲，或更進而滅亡中國—

南滿鐵道公司是日本最厲害的工具。該公司是一九〇六年

開辦的。照原來的規定，中日政府和中日兩國人民都可購買股份。條例上雖是如此規定，事實上則大不然了。從開辦到今日，南滿鐵道公司的股份，完全是日本人所有；而且該公司的股份，五分之四都是日本政府的。日政府既是南滿鐵道公司的大股東，自然該公司的一切大權都握在政府手裏。總公司設在東京，正副總理都由政府指派。此外，日本關東租借地的都督，有保護和監督南滿各鐵道之權；爲達到保護和監督的目的起見，有使用軍隊之權。最奇怪的，滿鐵公司有指定何人應派爲日本領事之權。無論什麼中國人，如因受抑

屈或爭執而對南滿鐵道公司提起訴訟，則因領事裁判權的關係。審斷案件的人，就是該公司自己指派的日本領事！這種辦法，眞是巧妙不過了。

滿鐵公司的幹綫爲大連至長春間的南滿鐵道，牠的支綫有旅順支綫，柳樹屯支綫，營口支綫，烟台支綫，撫順支綫等。滿鐵公司，除了經營本公司直轄的支幹各路外，還經營許多別種的事業，如採礦、水運、電氣、工程、教育、衛生等等。總而言之，無論在商業方面、工業方面、或金融方面、日本的勢力已經彌漫了全滿洲。滿鐵對滿蒙的投資，從一九

〇七年起直到現在，年年有鉅量的增加；而純利益年年的鉅量的增加，更足驚人。絕至一九二六年三月末日止，滿鐵對各種事業的投資額，和其百分比例如下：

種別	投資額	
鐵道	三三〇、七八八、八六四日元	三六、九%
工廠	一三、〇一三、一七六日元	二、〇%
船舶	四、三八七、七二七日元	〇、七%
港灣	四六、六八四、三四四日元	七、八%
礦山	一三八、四〇三、一八四日元	二一、四%

製鐵廠	四五、三一〇、八八五日元	七、六%
電氣	二一〇、二三八、八七五日元	三、四%
旅館	二、七六六、七〇三日元	〇、四%
地方設施	七〇、四五一、二七九日元	一一、八%
其他設施	四七、六六二、九四三日元	八、%
合計	五九八、七二五、八六〇日元	一〇〇%

從一九二五年四月一日起至一九二六年三月末日止，滿鐵所經營各種事業的收入總額達二億百五十九萬元，支出總額爲一億六千六百七十三萬元，收支對扣除外，純益金額達三

千四百八十六萬元；比較前年度的營業狀態，收入增加了七百四十一萬元。支出也增加了七百十萬元，結果純益金也增加了三十一萬元。該公司僅在一年間的純利益竟有三千四百八十餘萬元，這不消說是我國的大大的損失啊！

該公司的營業，並不是在最近才大加發展，早就一年一年地興旺起來了。在一九一八年的營業狀況，已比較創業時發展了十倍，而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底更比創業時發展到十七倍又四分之一強。像這種現象，自然是該公司以不平等條約爲護身符而又以武力爲後盾，刼掠我國的結果。

日本人散居在我各省區域固然不少，但總沒有在東三省的那麼多。據最近調查統計，日本人在滿洲的分布狀態如下：在大連約七萬八千人，旅順約九千七百餘人，金州約一千餘人，普蘭店約九百人，貔子窩約七百七十餘人。在鐵路附屬地者；奉天約一萬七千七百餘人，撫順約一萬四千二百餘人，安東約一萬一千餘人，長春約八千八百餘人，遼陽約五千一百餘人，鞍山約五千九百餘人。其他各地如公主嶺，四平街，開原，鐵嶺，營口，大石橋，瓦房店，本溪湖等地，都各住有二千四五百到二千七八百人。其他屬於領事館管轄區

裏的，約有五千四百人。各地總計約共達十八萬餘人。再加入被日人排擠而移入我國吉林境營水田業的朝鮮人，一共就有二十一萬四千餘人。而所有駐軍流動的商販和散處小邑的人，也不容易調查清楚；照這樣看來，實數還不止如此。

日本想藉口人口過剩，移民滿蒙，總是失敗的事。今日的滿蒙還是中國民族的社會，每年春初迄秋末，勞働者從山東直隸兩省來關外耕作者，數達五六十萬人之多。其一部分久住，漸成土著。因此關東州和滿鐵沿綫附屬地內，中國民族的人數遠在日本人之上。彼等大概生活程度極低，殆如苦力

和原始人的生活相差不遠。且因其爲銳利靈敏之民族，故筋肉勞働總是勝利的。就是商業上，日本人也難操必勝之劵，除進行特別的移殖政策外，多數日本人移住滿洲，實爲不可能之事。那麼，日本如今的特別移殖民方針是怎樣呢？就是迫壓多數朝鮮人移住滿蒙，然後將日本過剩人口的大部分向朝鮮輸送。

除了南滿州鐵道會社外，此外拓殖性質的會社不知有多少。最近調查，在關東州與北滿各地方的日本人企業公司，數計有一千零三十六個，其資本總額達九億四千二百九十餘萬

元日金。平均每一個公司的公稱資本金額，約九十一萬餘元。

就是中日合辦事業的公司，資本在五十萬元以上的，共有七十七個，其資本總額爲二億五千四百二十九萬元左右。

此外，日本的各種企業公司，在滿洲所設立的分店等營業機關遍布各地，更數也數不清。

至於蒙古方面，因爲四平街至洮南，洮南至熱河等貫通滿蒙之鐵道，還未完成，所以日帝國主義的一切投資，尙不及在南滿的繁榮。然年前在報紙上時常載有大倉氏等大規模的

經營東蒙的消息；倘若我們不是過於健忘的，總該還能記憶罷。

日帝國主義侵略滿蒙的出入要道，最重要的是大連；其次是營口和安東。看了這三港的貿易狀況，就可知道日帝國主義在滿蒙投資之後，是怎樣的吸收滿蒙的精髓而去。現在，我們把上面三港在一九二五年對各國的貿易價額比較如左：

（單位海關兩。）

國別	輸出額	輸入額	輸出入合計
日本	九九、二五六、七一五	八八、六三五、六九九	一八七、八八二、四一四

朝鮮	二六、〇七八、八七一	四、二五六、二八一	三三、三三五、一五二
中國諸境	八七、九六二、三二〇	七三、五七七、九三七	一六一、五四〇、二四七
英國	六四〇、〇六七	一七、三四三、四四一	一七、九八三、五〇八
美國	八、一三四、六一三	一四、三九〇、七六三	二二、五二五、三七六
其他各國	三四、六五九、〇五〇	二六、四三二、九八八	六一、〇九二、〇八三
合計	二五九、七三一、六二九	三三四、六二七、一〇九	四八四、三五八、七三五

可知上面三港對各國貿易的額數，日本已佔得首位。本國沿岸諸港貿易，反落日本之後而佔第二位。對日貿易額中，再把對朝鮮的貿易額一併計算在內，那麼，對日的貿易總額

，就會有二億二千一百二十一萬七千五百六十六兩，約佔貿易總額百分之四五。七了。這就是說南滿對於各國的貿易，日本已經吞去了一半。

三港在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五三年間，對本國沿岸諸港的貿易額都比較日本的貿易額相差的遠，尤其是一九二五年的百分比，相差竟達一八。三九%。可見三港對本國沿岸諸港的貿易，不但不能趕退日本，反而漸漸落後；同時也可看到日本滿蒙的經濟侵略的基礎，是何等的穩定了。

帝國主義爲鞏固和擴充其經濟的侵略，必然要同時進行政

治的文化侵略。日帝國主義在滿蒙有極有系統的行政組織，進行其政治的侵略。其最高的行政機關，是關東廳。此廳的制度，儼然是第一第二朝鮮總督府；廳之下，分長官、官房、內務局、警務局、外事部四大部分。內務局之下，統轄有大連、旅順、金州各地的民政署及民政支署；高等法院，地方法院，旅大監獄等；旅順，大連各地的大小學校；大連、遼陽、營口、奉天、鐵領、開原、四平街、公主嶺、長春各地的取引所等機關。警務局統轄關東州內與州外各地警務署及其支署與領事館內警察。總計警務署各地派出所數，在大

正十二年(即一九二三年)有三百四十九所，警察職員有二千〇九十九人。

日帝國主義還有一個伸張其政治侵略於內地的方法，就是沿南滿鐵道，在其所謂附屬地施行地方行政。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對於該路附屬地內居住者（無論日人與否）均有賦課。她把南滿鐵道賦課區域，一段一段的，劃爲二十四區，每區有地方委員由六人至十五人，十分之九都是日人，遵照南滿鐵道株式會社所定各項規則，經營地方各種公共事業，如衛生、教育之設備等。其經常費就是由居住者所賦課的公費開

支。日本這些侵略的方法，目的都在把中國的統治權弄得支離破碎，使整塊的滿洲，漸漸的歸於日帝國主義的統治之下。其屢次要求在滿蒙實行土地商租權，也就是想擴充這類巧妙的侵略，使中國的土地所有權漸漸喪失。日帝國主義在滿蒙的政治設施，能成反客爲主之勢。

日帝國主義要擴充其政治的侵略，並常常很露骨的以武力威嚇中國。據日俄講和條約之追加條約，日本在南滿鐵道，每一基羅米突可駐兵十五名。唯此計算，南滿鐵道沿綫可駐日兵一萬五千名。日本於是駐屯其內地師團於滿洲，設司令

部於關東，司令官以陸軍大將或中將任之，直隸於天皇；統率關東州及南滿洲所有之陸軍部隊，其駐劄滿洲之師團，兩年換防一次，分佈於遼陽、旅順、柳樹屯、鐵嶺、公主嶺、海城各處。復在滿洲另編獨立守備隊，守衛南滿鐵道。設關東憲兵隊，分駐於旅順、大連、遼陽、奉天、鐵領、長春、安東等處。旅順是重大軍港，設有要塞司令，警備關東州一帶要塞；並駐有重砲兵大隊。關東州海岸面，既竟由日本佐世保鎮守府擔任防備之責。至其駐屯滿洲之軍隊，近來不止用於守備鐵道，藉口保護僑民，活動於各地，更進而隨時派

遣入關，干涉我國內政了。

日本對滿蒙的文化侵略，最注意中初等教育，南滿鐵道株式會社設有公學堂十一所，日語學堂二所；其他各地設有公學堂二十餘所，共計男女學生約二萬名。其他各地之日語學校等共十所，共計男女學生一千餘名。這些學校都是專爲中國兒童及青年而設的，都是以日本語爲主課，都是教學生崇拜日本之勢力，信仰日本之僞善；完全是一種卑賤的奴隸教育。其注重日語，不過是爲養成便於役使的奴隸罷了。

麻醉人民精神的宗教，是帝國主義的最好的工具。日本的

侵略滿蒙，也帶了這些工具。關東州內外，及領事館管束地內的基督教會，神道教社，佛教寺院，增加到共有三百餘所，信徒也共有幾十萬。其直接的間接的影響，可想而知了。

滿洲的新聞事業，差不多完全在日本勢力之下，由日刊，週刊，月刊，以至季刊，共有一百餘種。其登載重要的時事，或發爲攷論，隨時隨地都由日本政府，派赴滿蒙之負責人面授要點。在華之日本報紙，向來是流品卑下，造謠的新聞，隱名誣陷的文字，都是公然的大登而特登，毫不爲意的。所以他們在滿蒙顚倒是非，淆亂黑白，簡直成了他們當然的

天職。

日帝國主義侵略滿蒙的結果，除資本階級可更集中其資本而外，對於本國的勞動階級，並不能設法救濟。無怪乎日本無產階級聲言對華侵略，只於少數資本階級有利，而表示反對了。

的確的，日帝國主義侵略滿蒙，只於日本資本階級有利；所以，最主張積極侵略滿蒙的，就是政友會，這種完全代表日本大地主大資本家的利益的政黨。現在，日本又是政友會當權，滿蒙積極政策的口號，不僅高唱入雲，而且漸漸現之

於軍事運動了。我們如何把滿蒙從日帝國主義之下解放出來？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

田中內閣和對華積極政策

歐戰以後，民族自決之聲，風靡天下，中國民運動勃然興起，加以巴黎華府兩次會議，決議尊重中國主權，要求日方放棄特殊權利，所以日本雖有席捲滿蒙的野心，看見了這種情勢，也不敢明目張膽積極猛進。洽巧憲政會內閣又取消極主義爲政策，滿蒙問題因此苟延殘喘未卽解決。日本人民之抱野心者，也不過耽耽逐逐，無可如何。上年春間，日本內外經濟界，忽起恐慌，

大銀行大會社破產者，不知多少。又逢我國內爭正烈，影響及於外交；南京事件，猝然發生，局勢嚴重，因此激刺，當然起政治上的反動。於是他們的軍閥青年，以及耆臣元老，均集矢於憲政會內閣之消極政策，舉所有外交上之被辱，財政上之不安，都認爲它的政策失敗的徵象。憲政會內閣遂不能不解紐。若槻首相親臨樞密院，懇求諒解，實爲最後之努力。其結果，適與希望相反。退會後，匆匆辭職。憲政會內閣壽命告終，而對華政策，自此幡然改變了。憲政會內閣既倒，當時在野黨與政友本黨之政策，過於穩健，不能滿足當

時朝野之慾望；只有政友會素以積極政策爲根本方針，其總裁田中義一氏，又恆提倡大陸政策，解決滿蒙爲口頭禪，於是一般國民表示歡迎政友會的積極政策。而且實力者和元老院方面，又傾向田中氏之大陸政策，因此政友會繼憲政會而組閣，田中氏就拜受了大命。這樣田中內閣之所以成立，雖負救濟當時經濟恐慌之重責，而其最大使命，實帶有更新對華政策，解決滿蒙之性質。當田中氏受命入覲之時，日皇曾對他說：對華政策之運用，宜特別熟慮，愼重云云。於此可見田中內閣使命之重要，而我國人不能僅以隣邦政局的推遷

來觀察他。

昭然若揭的日本對華野心，從驚心駭目的「二十一條」遭了，我國民衆的極端反對否認以後，一時他們外交上的對華政策，竟搖惑不定；干涉與不干涉，聯英與不聯英，只是徘徊猶豫着。自從政友會重握政權，軍閥首領田中義一組閣以來，便積極於對華外交的進行，田中雄心勃勃，睥睨一世，頗欲於此一顯其大好身手，在去年對華第一次出兵山東。不料結果上不但遭了中國重大的反感和國際的不平，就在本國以內，除了幾個貪慾妄狂的野心家歌頌他的野蠻政策外，大多

數的輿論，都對他無好感，甚至於有攻擊的。在理，他可以收斂他的野心了；但是，他更引用幾個能夠奉承他意旨的爪牙，在東京外相官邸召集個東方會議。這東方會議自六月二十七日開幕直至七月七日閉幕，整整私議了十個日子。在表面上，田中竭力申明這番會議毫無制定對華新政策的意味；但與會的幾個角色，上自芳澤下至各地的領事，都是與中國外交極有關係的人。我們看田中在七日開最終總會時，向出席各委員所致的訓詞，實有犬反從前的不干涉主義，而一以擁護日本權利利益爲依歸的傾向。語氣中屢說遇必要時，雖

取積極的手段，爲斷然的處置，亦所不辭的話。便完全不脫武力干涉的意味，正好爲第一次出兵下個註脚，爲第二次出兵做個根據。

第一次東方會議，既有了充分的研究，於是，更進一步有第二次會議，以求策略的實施方法。這次會議，初擬在大連舉行，後來又改在旅順，於八月十五日假兒玉關東長官邸開會，仍多駐華的重要官吏，及有關係的人物；但另外添上關東軍司令部的司令官武藤大將，和張作霖顧問村井少將，又不免有些特殊的意味了。據大阪朝日新聞所載，關於第二次

會議所討論的問題，約有下列五項：

(一)中國的時局問題；

(二)鐵路問題；

(三)不當課稅問題；

(四)奉天排日問題；

(五)日本權利利益擁護之具體手段。

在兩次會議以前，田中登台之初，所謂刷新對華外交的開場，便有滿蒙積極政策的口號。一九二七年八月，田中正式任命他的心腹山本太郎爲南滿鐵路會社社長，教他以南滿鐵

略爲日本向滿蒙積極侵略的中心工具，逐漸的實現其使命。於是山本自就職後，銳意規畫，積極進行，在理論上，他這樣說：

(一)日本的人口與食糧，已有了過與不及的問題，非把日本完全工業化，不能在世界生存。

(二)日本是個工業原料缺乏的國家，一旦要把他工業化，須以滿蒙爲基礎；因爲滿蒙不但富有充分的工業的原料，而且也是日本最好的工業的消售場。

(三)要積極開發滿蒙當然以滿蒙經濟的中樞機關之南滿鐵

路會社負此項責任。

在計畫上，他又怎樣說：

(一)從前計畫的滿蒙五大鐵路，即吉會路、長大路、洮索路、新林路、賓里路各路，目前有變更計畫的必要；因爲欲使奉海京奉海吉各路聯結，及計畫吉林哈爾濱間之綫，更由哈爾濱經過扶桑而至開通，由開通經過洮野綫的鄭家屯而接通遼，可以形成一四角形鐵路綫，而以連山灣爲出口，則大連灣必受打擊，中東路南滿路更不必說。故目前務要與中國政府商定五路變更

計畫，而樹立一種滿鐵培養綫政策。

(二)將鞍山製鐵所的規模擴大，使其每年能產原鐵礦三十萬噸。(從前二十萬噸。)

(三)日本在國防上產業上每年的消耗來石油四十萬噸。目前撫順油炭區，計二十年間可出二億噸，以之製油，可成一千萬噸石油；故現先計畫年產五萬噸石油的工場。

(四)由鞍山製鐵所之副產物，製成琉璃肥料輸入日本。

不過田中內閣的滿蒙積極政策，雖得一部分人同情，但在

日本中堅社會，則認滿蒙問題在目前國際狀況下，實無發展餘地，尤以民政黨從旁的攻擊爲最利害。在現在田中派的處境，已有老羞成怒和欲罷不能的意義。今年四月八日，政友會所屬各團體在芝公園舉行祖國愛護的國民大會，並由飛機散佈傳單說：『解決人口問題食糧問題的鑰匙，只在滿蒙積極政策，議會若反對，應請卽刻解散議會。』此外，他更提出「內淸亂原」的口號，以爲一網打盡計；換句話說，凡是和他反對的人物，便是過激，便是共產黨，就像中國軍閥從前對待國民黨的手段一樣。在全國大搜共產黨和解散勞動農

民黨的事件的暗示，不是明明殺雞嚇猴？茲據外電載稱，日本政府會遣使到俄京莫斯科有關於滿蒙問題的重大會議，議定的四項，完全由日方對俄謀聯成日俄協調局面，使勿干涉日本的侵略政策，如：

（一）南滿鐵路與中東鐵路及烏蘇里鐵路之一般經濟的並運費政策之協調。

（二）昂昂溪齊齊哈爾間之鐵路延長問題，求彼此間的諒解。

（三）北滿方面中日俄三國間經濟的協力之基調。

(四)對於外蒙赤化之互相諒解。

總之：田中一不做二不休的對華政策，已完全暴露在國際間了。所最離奇的，他更謀所以要挾東三省當局，俾便解決素爲我國民不承認的懸案，手段可更不堪聞問了。因爲在中國國民黨的革命力量，尚未達到北方的時候，他們須趕快壓制北方當局，乘機結束「滿蒙既得權」問題，好奪取滿蒙的實權。當東方會議終了以後，曾列席會議的奉天的吉田領事回任的時候，曾以下述節略，提交於奉天省長莫德惠，直接向我們要求承認：

(一)要求日本臣民在滿蒙之土地永有權。如此種權利能由中國允許，日本人願撤消其在滿洲的領事裁判權以爲交換；倘遭中國當地拒絕，則日本亦將要求改現行暫租制爲永租制使相當於永有制之地位。

(二)要求中國政府限制京奉路綫的延長，不得越過該過現行終點之奉天省會，而更向北進。同時還要中國承允不得建築任何鐵路通過滿洲中部以與南滿路平行；是以現時正在計畫中之打通綫應卽停止。

(三)於滿洲建設一大鋼鐵廠以生產必需物品爲全滿鐵路工

廠之用。

(四)二十一條之實行，要以滿洲爲起點。

眞的！田中內閣居然又把「二十一條」的舊事重提，他的効忠帝國，遊老先賢，實在不愧爲日本現在軍閥中的第一人！而且，他更命滿蒙新社長山本氏就職後，卽先往北滿一帶考察，又暗使許多人類學者，鳥居龍藏等組織滿蒙考察團，往北滿東蒙一帶調查，可見所謂『滿蒙積極政策，』幾乎囊括一切，無所不容了。

滿蒙積極政策和中國

三十餘年來，日本無時無刻不實

行其侵略中國的政策，尤其是無時無刻不抱着吞併滿洲的野心。民國十五年，革命軍出師北伐，不到一年便克服了中國本部一大半。佔據了長江流域以後，更努力北進，深入山東的腹地，眼看濟南就要陷落，京津也動搖了。在這個時候，包藏禍心的日本，看見奉魯軍閥的勢力，敵不過革命軍，張作霖快要倒了，於是趕快出兵山東，阻撓革命軍的前進。革命軍的北伐計劃，果然就停頓了；而奉魯軍閥遂得苟延殘喘。日本看見奸計已售，才慢慢的把山東的軍隊撤退。以上所講，是去年夏天的事。到了今年四月，革命軍又重整旗鼓，

大舉北伐，一鼓作氣，比去年的進展，更爲神速；不過兩三星期又深入山東腹地了。於是日本又恐慌，重襲去年的故智，調兵遣將，又犯山東。他們以爲大兵一到，革命軍又不能前進了。那知革命軍進展的速度遠非去年可比。日本兵還沒有完全侵入山東，革命軍已用了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早把濟南城攻下了。日本政策的第一着既已失敗，乃更進一步，無端開釁，殺我外交官及無辜之數千軍民，向革命軍施行總攻擊。濟南城二十里以內，不許革命軍駐紮。津浦及膠濟二路，都不許革命軍通過。日本人以爲這樣辦法，革命軍是絕

對不能前進了。那知各路國軍，本着大無畏的精神，不辭艱苦，繞道北伐。日本儘管在山東境內橫行，革命軍已逼近京津了。那時日人又復施其鬼蜮伎倆，在京津一帶，大事張皇。增兵設防，希圖造成第二濟案。殊不知京津一帶，各國皆有隊軍；日本既不能十分的肆意橫行，其陰謀遂不得逞。不到幾天，張作霖見大勢已去，逃往關外，國民革命軍遂不戰而佔領京津。日本阻撓北伐的陰謀，可說完全失敗了。

但是，日本爲什麼要阻撓國民革命軍的進展呢？爲什麼要竭力保全張作霖的勢力呢？日本的動機，固然是異常之複雜

；不過最大的目的，是要維護其所謂在滿洲的種種「特殊利益」：這是顯而易見的。從日本人的眼中看來，張作霖不過是他們的工具和傀儡而已。張作霖被炸而死，現在已經證實了。張作霖是被誰炸死的？主謀的動機是什麼？這些問題在本節裏就要討論的。總而言之，滿洲問題，本來就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現在因爲張作霖炸死的結果，形勢更爲緊張。滿洲原是中國的領土，而日本的虎視耽耽，想攫爲己有，是無可諱言的。

日本一次兩次出兵山東，就是她自己也知是無理取鬧，對

於山東的野心，決不能實現。不過她的動機，是在彼而不在此。

日本在歐戰時，乘各國無力東顧想獨吞中國，成爲她的殖民地，把各國的勢力完全排除，因此惹起各國的嫉妬，在華盛頓會議席上，受了裁制。但強大的帝國夢，日本人總還沒有醒，滿蒙的能否吞併，大部分的日本人看做和國運的興衰存亡有極密切的關係。把滿蒙特殊地帶轉變成變相殖民地的手段，也不住的施展。她對於中國本可以毫無顧忌；只因中國是弱者，無論如何打不過她的；但對於歐美列強不能不看

看她們的面孔。

日本兩次出兵山東，大慨有三種作用：(一)對於新中國是一種示威的作用；表示對於山東尙且如此，使國民政府知難而退，不敢對關外望一望，不敢提出修改不平等條約和關稅自主的要求。(二)有意挑釁；如殺死我國的外交官吏。無故殺斃我國的軍民(這種事情差不多天天發生)，炸燬鐵道，焚燒村莊，想激憤我國的軍隊和她開火，她就可藉此武力占據滿蒙或山東，來實現她的帝國夢。(三)對於列強是一種試探的手段。本來出兵山東，是有伸縮餘地的。如其各國對她的

舉動有強烈的反感，她就撤兵；反對的空氣並不濃厚，她就得步進步，老實不客氣了。反正，山東問題，並不是她的主要目的，出兵撤兵都是一舉手之勞，並不多大費事；至於滿蒙方面，那麼，一擊不中之後，以後要發生阻礙的。預備用於滿蒙的最後手段，却先來施用於山東，觀察反應如何，以爲將來改善之地，這確是田中內閣極巧妙的手段。

田中所召集的東方會議閉會之後，文武各官都回任地，準備援助現內閣的積極政策。首先發難者是奉天總領事吉田。他歸任後就去訪奉天省長莫德惠，要求卽時撤廢二五附加稅

，并要求中止打通鐵道的工程。此外對其他二三個問題，也提出嚴重抗議。此種要求固屬凌辱中國主權，而所持態度又失之獷野，奉天當局就立刻峻拒。一般民衆懼國權喪失，也羣起而援助當局，於是第一次交涉不成功。日本駐華各重要官吏以爲此次交涉性質重大，其根本方針雖已決定，但實行步驟若不愼重，恐招失敗。於是芳澤公使，森外友次長，吉田奉天總領事，松井東三省軍署顧問，駐華公使館附屬武官本莊中將，兒玉關東長官，武藤關東軍司令官，及齋藤參謀長等八巨頭，於上年八月十五日集合在旅順的關東長官官邸

內，舉行秘密會議。世傳第二東方會議，又名旅順會議，就是這個事。會議雖很秘密，然探知大概爲根據東方會議的根本方針，計議如何使其實現於事實。卽滿洲目前的緊急事件，如二五附加稅問題，排日問題之對表如何。在滿洲的日人，如何使其經濟發展，中日兩國諸懸案如何使其解決；這種種問題，全都列入切實籌議之內。結果將滿蒙交涉方針，大體分爲兩段。其根本問題，如礦山採掘權，森林採伐權，土地商租權等問題置爲後段。目前緊急問題如臨江設領，盛京時報，海關附稅，附設鐵路等問題則爲前段。八月十六日會

議告竣，各端方策準備完成，芳澤公使即行入北京，訪張作霖，將東方旅順兩次會議的內容，略爲說明，對於楊村、大沽、及長安丸等之事件，與滿蒙諸懸案催促立時解決。張作霖把滿蒙諸懸案委楊宇霆當之。因關係國家主權甚大，且於我國生存上關係尤重，不能隨便解決，所以楊氏雖和芳澤日使兩次磋商，仍無結果。東三省人民早已飽受了日本鐵腕的滋味，曉得交涉開始，惴惴危懼，意氣激昂，遂惹起空前的排日運動。日本政府遽悟在猛烈排日風潮之下，未易成功，尤其慮到全盤計劃，有因之完全破壞的危險，就在九月上旬

電訓芳澤公使暫行停止此項交涉。於是，這驚天動地的滿蒙交涉遂暫告停頓，而日人侵略的野心，其鋒也稍挫了。東三省人民迫於愛國熱誠呼號奔走，實足以抵制強鄰脅迫之威，而那時東省當局尙能知尊重民意得以勉強應付，也是值得稱許的。

日本但望中國自相殘殺，混亂到一榻糊塗，她好於中取利；所以中國統一，和政治改進，非但不是日本人願意的事，而且還是他們的大患。

日本庇護張作霖，不過利用他和中央絕緣，來便他們侵略

的利圖就是了。如今革命勢力將及關外，青天白日的光輝將把滿蒙的陰霾趕去，日本人被迫脅着不能不採取他們所謂「斷然手段，」造成滿蒙爲有利於日本帝國夢的特殊區域，使成爲日本實際的準殖民地。但他們素來所羽翼的張作霖政府，並不完全像朝鮮李完用一般地惟命是從，也曉得一些顧全國權和尊重民意；那麼，以前的寵兒如今是眼中釘了！日本人早以爲滿蒙是他們的勢力範圍，準殖民地，如今滿洲忽然有上下一致遍及各處的反日運動，日本人當然要恨東三省當局不知感恩圖報用暴力壓迫民衆反而用緩婉的抗拒了

趁風打刼，是日本人的看家本領。張作霖的失敗出關，是他們早所料到的事。但張作霖究竟還是個有統率東三省能力的人，回去領袖了滿蒙的民衆，來掣日本人積極政策強硬態度的肘，是日本人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就毅然決然的把他炸死了。—張作霖吳俊陞爲日人所炸死，已證據確鑿，不必多贅。按日人炸死張作霖也是預定計畫。日人山田武吉所著日本新滿蒙政策一書中可以探索—他們炸死張作霖的用意，無非希望東三省因羣龍無首，大起紛擾，日本人可以藉口出兵，實行占據。張吳遇炸後，張學良聞信趕回，在半路裏被日

人用惡計阻止了，威脅利誘，不知用了多少手段。大概張學良軟化了，簽了密約，日人才放他回去。張學良楊宇霆等並不是全無心肝的陳叔寶；所以易幟問題欲發卽止，一定是爲日本所挾制，有所中懾而使然。最近報載日本林權助男爵和田中氏的親信佐籐安之助少將於二十八日借會葬爲名到奉天去；東省方面陶尙銘借送學生爲名到東京去，究竟做些什麼事呢；也不問可知了。

滿蒙積極政策和世界

全世界的經濟範圍是整個的，不論那一國那一洲不能獨立而無求於世界。互助、協作

，本來是生物界無上的眞理，但帝國主義的國家，却偏偏要發展她的自私而傲慢的支配慾和占有慾。但從有宇宙以來，從來未有過全地球「統於一尊」的局面，抱着這種野心的德國，在歐戰裏擊碎了。那麼，在同一世界並存的烈強，當然常常有因爲支配和占有經濟的霸權，而發生衝突的可能了。歐戰的損失，並未曾驚醒列強的帝國夢，血腥的氣味常常在武裝和平的楯下透出來。

中日戰後，俄國經營滿蒙過於激切，弄得招了英美之忌。日本所以能打敗俄國，得到英國的幫助不少。日本繼承俄國

在南滿的權利後，經營滿蒙更爲急進，旁若無人。只因在歐戰之前「三同盟」「三協約」正在互相勾心鬥角，世界問題的重心，並不在東方。而且勢力範圍的圈定，各國都在中國分到一些賊，新興的日本當然也不能不允許她插足。和日本在滿蒙的勢力衝突的俄國已經挫敗，當然不能敵她的新勝國，英國正締結了英日同盟，利用着日本來制止德俄，所以任其所爲。德法雖不直日本之所爲，但和她在勢力上衝突極少，所以也不致爲難日本。在中國沒有根據地的美國，盛唱着門戶開放來發展她的經濟力；日本這種行動和美國的主張衝突，

限制美國經濟的發展，而且太平洋方面的日美爭霸，已經是很露骨了，中國也是太平洋沿岸的一國，所以日本的對華侵略，也是美國朝野上下所極注意的一件事。威爾遜總統在巴黎和會裏軟化了，順從了在歐戰中和日本締結過密約的英法等國，袒護日本，對於中國欠了公允，美國的國會竟至不批准和約。只從這一點看來，美國人對日本的態度可見了。

本來日本也太狂妄了，她似乎歐戰不會停止的，似乎歐戰之後，列強的國力都會破滅，膽改趁火打刼，對想做皇帝的袁世凱提出亡國的二十一條，並且想把各國在華的權利完全

打消，獨吞中國。召集華盛頓會議的美國是不必說，就是英法等幾國，也因脫去了密約的束縛，在嫉忌的心情中，說出似乎公道的話來，把日本對華的野心裁制一下。

主張對華積極政策的田中內閣的舉動，似乎已激起了別人的嫉忌和憤慨。

這次日本出兵山東，美國就派幾只驅逐艦到青島去監視她；連日日本在山東的暴行，美國人也發表了不少的公話。而且最近美驅逐艦五隻急赴烟台，（本月二十九日報）也明明是監視日人的舉動。國民政府最近對日廢止商約，日本頑抗的

時機，美國却聲明願在平等基礎上重訂中美商約，而且美國的國民，聲請國務卿拋棄在華領事裁判權。這種種都是和日本的對華態度針鋒相對。設或中日間發生戰爭，美國一定站在中國方面，供給我們精神上物質上的援助的。

美國向來不認東三省是日本的獨占區域，並且從來極端贊成中國統一，所以日本想得美國諒解，商量代庇東三省獨立自治，脫離中國，那是斷斷乎不能的。

英國在日本出兵山東時，雖曾和日本有一種默契，只因現世紀民族自決盛張，中國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一切不平等的呼

聲一天高一天，而且尖鋒所指，不是英國就是日本。頑硬的英國，不願放棄在華的特權，兎死狐悲，所以在最近對華事件，常常取國際協調態度。但從日本炸死張吳後，事情已大不相同了。上星期英國外相曾在下議院聲明英國並未承認日本在東三省有何種特殊利權。七月十四日日本各報載有倫敦電報，說英國棉織業資本家以恢復海市場的目的，聯合製造業發行業，染色業及銀行業等，組織棉業聯合團，第一步趁目前中國排日的機會，向中國大量投賣棉布，因此上海日商大起悲觀。據此看來，日本對英國的調協，在滿蒙積極政策

之下，希望英國援助，也是無望的了。

再說和東三省最有關係的俄國是怎樣呢？俄國的國體，雖然更變了，然而赤色的帝國主義和白色的帝國主義沒有多少分別。蘇俄以前要得我國承認，所以放棄以前的特權，但仍舊不肯放棄中東鐵路。蘇俄國情的願望，在求得東西二方出口之海埠。西歐方面見扼於英吉利的大陸政策，難得良好的港灣；因此在帝政時代築長距離之鐵路，通過西伯利亞直達滿蒙，又延長東清鐵路至南滿，且向我國強迫租借旅大。如今政體雖變，赤俄今日猶不肯捨此世界政策，其計劃自西伯

利亞向滿蒙及中國本部發展未嘗停頓。這也是她的國情如此，並不因赤白的不同就兩樣，前因張作霖阻止她的在滿發展，俄國在北滿好幾次大失敗，而國民政府也嚴厲反共，所以俄國和日本的關係，似乎很親密。日本亦特地派了向來擁護日俄兩國經濟合作的後藤清平子爵和日本著名的商界鉅子久原氏到俄國去聯絡，所以一時日俄似乎很親密。兩星期前俄國外交部極東局長麥利尼可夫正在哈爾濱觀察，日本想利用這個機會，周旋於張學良和俄國外交當局之間，解決俄奉協定上的宿案，希望張學良的地位，不因對俄關係而受威脅。

那時並盛傳麥利加可夫還要到奉天、北京、南京並東京來。到七月十日麥氏忽然由哈爾濱回國去了。日本各報於是大說其原因起來：「第一，他忽然回去，因爲莫斯科外務當局（加拉罕）和王正延之間已成立諒解；第二，因爲俄國並不以東三省的新政權爲念，已決定廢棄俄奉協定，直接和國民政府辦中東路交涉。究竟這些推測有無價值，局外人也無從判斷，不過日本政府想和俄國商量東三省獨立自治的希望，已經完全斷絕，却是很明白的了。本來日本也太蠢笨了，所謂滿蒙積極政策，如其成功，非但中國喪失主權喪失土地，就

是俄國在北滿的權利也要大受威脅，或根本喪失，這樣結果，就是極不大懂世界大勢的人，也看得到；「與虎謀皮」俄國會上日本的當麼！

日人山田武吉在日本新滿蒙政策裏有一段話說：『日本之向東北亞細亞發展與蘇俄之向極東發展，因國情之關係，有不得不互爭雄長者；惟如今日之狀態一再放任之，則日俄之利害，必發生衝突，或不幸而日俄再見於疆場。爲避免戰禍計，我國實行更新之大策時，對俄國不得不講求妥協之道。若蘇俄不識好意，無妥協之精神，或竟阻撓我大計，則不外

出以斷然的手段耳。蘇俄從事赤化宣傳，一般國家因被偏見與臆斷所驅使，皆視蘇俄如蛇蝎，而其兵力與財力亦甚貧弱。如果激成日俄衝突，則兩國再戰之下，佔領極東俄領之一部分，殊非難事。……』這種日本人的代表言論，狡猾的俄人難道不知道麼？在這樣情勢之下，俄國還是幫了中國抗拒日本呢？還是雙手把在北滿的權利拱手讓諸日人，再來幫她壓迫中國呢？這不待聰明人，也辨別得出來！

滿蒙問題之將來

日本政府關於滿蒙的外交上的不得手，當然可以影響到東三省內部關係上去，加之張學良

年輕才短，並無坐鎮三省的魄力。智謀充足的楊宇霆又是傾向國民政府的，並且東三省人民連年苦於戰爭，和日本經濟的壓迫，都希望和平傾向排日，所以日本政府縱然儘量慫恿張學良在東三省獨立自治，却依然禁不住奉天向國民政府投誠的運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日通商條約滿期問題，忽然出現了！這是日本政府和一般日人萬料不到的。所以日本全國的空氣，現在幾乎被這個問題充滿起來。這個問題的反面，自然是日本商人拋棄治外法權和關稅特權的問題，也就是日本

商業在中國中部南部的生死存亡問題，可以和滿蒙問題有同樣的價值。從遠大的眼光看來，甚至可以說比滿蒙問題，還要重要；因爲中日間若沒有不平等條約，中國的產業自然會振興起來，推廣到東三省去。日本縱能設法妨礙他國在東三省的經營，却斷沒有禁止中國人自己到東三省去的道理。

田中內閣大大的恐慌起來，把日本所有外交界元老如牧野井上林權助石井植原幣原松井等都請教起來了。前天田中首相並將和外交素無關係的字垣大將犬養毅等也都拖出來撐門面了。又因中國對於丹麥、法國、意國也發了廢約的通告，

田中首相特和駐日意大使會面，商量日意兩國共同動作。昨天的閣議已決定的，是不管中國的通告如何，日本只照自己的主張（即中日通商條約還有十年效力的主張）進行，並令日本海陸軍作自衛警備的準備。

日本政府這樣慌張，不是沒理由的。日本政府若將滿蒙問題和商約問題二者同時強硬主張，頗有驅中國屈就英美以抗日的危險，那時全國（東三省也在內）的排日運動，是必不可免的。日本政府若放鬆滿蒙問題而強硬的主張商約問題，則恐三民主義進了東三省之後，滿蒙人民將不是今天的滿蒙人

民。日本政府若注意滿蒙問題而放鬆商約問題，則恐中國南部的日本工商業將從此倒霉。日本在滿蒙問題的觀點上，願意單獨向中國政府交涉，但在商約問題的觀點上，却願意採取國際協調對付中國。

國民政府在東三省軍閥投誠問題尚未解決的時候，忽然提出中日商約期滿廢止問題來。據日本人的猜想，就是認定國民政府要在關於東三省問題的對日交涉上面，得着有利的地位，特特提出這個廢約問題，以備交涉上的讓步和交換，免得把東三省問題弄僵，這種推測有無根據，在這裏不必研究

他，但是，若以這種推測爲前提，則日本對國民政府的應付手段，只有兩途較爲有利，或者對東三省問題讓步，對廢約問題則取強硬態度，或是對東三省問題取強硬態度，對廢約問題則讓步。因爲現在中國內部漸告統一，國際的地位已非昔日可比，在目前的情勢下面，日本對於東三省問題和廢約問題，實處處者不可兼得的地位，只好擇一而行，日本如果沒視這種形勢，還以吳下舊阿蒙待中國人和國民政府，對於東三省問題和廢約問題都想得完全勝利，而採取強硬手段，則一方面會受面目一新的中國全國的反抗，一方面又足以引

起列強的猜忌嫉妬，恐怕日本的對華交涉越有不可收拾之勢，在最後的結算上面，日本未必有什麼利益。

誰料平素武斷慣了的田中政府，在這裏也大發揮其武態度來，居然決定對於東三省問題和廢約問題，採取兩頭強硬態度。

他說：如若東三省高掛了青天白日旗，一切政治經濟都會有很大的變動，難免損害日本在東三省的既得特殊利益。如果東三省因拒絕國民政府的招撫而受南方軍的武力壓迫，日本自然會根據當張作霖退出北京時日本所發表的聲明，在必

要的時候，斷然採用可以防止戰禍出關的，有効適當手段。林總領事並且威嚇張學良說：他若不顧日本這個警告，日本就立刻採用有力的報復手段。本月念日林總領事又正式向張學良發了一個同意義的通告。張學良本是無定見的人，那裏經得起日本這樣施恩和威嚇，最初他雖有將辭保安總司令的職的傳說，但是到二十一日他卽已向林總領事表示可以容納日本的勸告，還希望日本作進一步的種種幫忙，並提出些條件來。到二十三日張學良果然一方正式發表東三省只是保境安民的通電，一方面并電北京方面停止投誠交涉了。二十五

日田中首相對新聞記者的談話，公然說張學良眞好，他能夠照日本給他的脚車拔住。只這一點，也可以想見田中的自鳴得意。

田中政府接到了國民政府的條約期滿的通告之後，雖然忙亂周章了四五天，天天召集政府內部要人及許多和對華問題有關係的海陸軍人，外交官在東三省做事的，聲明中日通商條約的根據第二十六條的規定，還有八年間的効力。田中內閣一面關於這個問題，特別注意舉國一致的輿論的造成，曾向兩院各政黨和有力報館，加以勸誘令其一致攻擊中國的片

面毀約。

日政府這個兩頭強硬政策，不但照上面所說，在理論上是不合理的，並且在事實上確只是蠻幹。將來一點也沒有有眞的好結果，反把事情越弄壞了。

在東三省方面，雖然得了張學良的表示順從，却是張學良以外東省內部到底如何，還是一個疑問。試看投誠交涉幷未停止，而且奉方將領方以破壞中國統一完成之罪，加在日本人身上，就可以約略知道此中消息。

在對列強方面，日政府起初就極力專就廢約問題攻擊中國

的無信義，想藉此轉移列強對東三省問題的眼光。尤其希望意國利用上海會審公堂華洋會審時拒絕意領事列席問題，大有動作。本月二十四日芳澤日使利用廢約問題在北平要求公使團會議，決定對國民政府的態度。二十五日田中特別招待英法美意四國駐日大使，說明中國的無理，要求各大使諒解日本對華政策。日政府的工夫，可以說是做得很不少。可惜沒有多大効果！列強方面對於條約問題，并不置可否，而對於東三省問題，則都認日本的警告爲干涉中國內政。英國公使在北平和國府要人的交歡，以及國民政府和英政府間的宿

案交涉的重提，都足使日政府著慌的。對日本政府最大的打擊，却是美國政府本月二十五日對國民政府和各國通牒。因爲在這通牒裏面，不但正式表示美國已經承認國民政府是代表中國的政府，並且表示美國極願改訂不平等條約爲平等條約；特別是美國政府無意干涉中國內政一句話，差不多可以說是對日本一個簡接耳聒子；日本政府當然是很受影響的。

在中國方面，日政府的強硬政策，不過徒徒加深了排日運動的程度，並沒有看見日本人所謂對中國人的教訓是那麼一回事。

日本政府的兩頭強硬政策，在事實上明明發起了很不利的結果，目前實有不能蠻幹下去之勢。於是民政黨又發表對外意見申明書了，各無產政黨也大膽的發表意見了，各大新聞社都做社論討論對華政策了。這些意見，總起來一看，大體都是一面怪中國國民政府的過於急進的單獨宣告停止雙方合意的條約，責備中國不守信義。一面攻擊日政府不該干涉中國內政，去警告張學良的傾向國民政府，認爲這是於日本很不利舉動。這些輿論明明是爲田中內閣造一個轉灣的口實；因爲，如其不然，這種意見早應該發表出來了，何必要等到

美國發布了二十五日致中國的通牒之後，才發表出來呢！

日政府若趁這口實，趕快轉舵，雖然時間稍遲一點，總還能夠多少補救她在國際地位上的損失，否則她的對華外交，恐怕眞要到不可收拾之境了。日本的軍閥和侵略主義者，從來就希望中國革命分裂；現在希望尤甚，在報紙上種種挑撥，無所不至；但是恐怕他們這樣的希望要失望罷；革命勝利後中國未必這樣不爭氣罷！。

總之，最近的中日交涉無論如何解決，日本對於滿蒙的野心，絕對不會放棄的。我們中國的國勢，也決不會永久貧弱

；決不願日本眞把我們的滿蒙造成了朝鮮第二；那麼，中日的衝突總是無可免的，只是時間問題罷了。但如今以後中國已成了太平洋問題的中心，將來因中日的衝突，引起第二次世界戰爭是極可能的。—滿蒙交涉，非但將釀成東方的阿爾薩斯羅倫（Alsace Larraine）問題，竟將成爲東方的巴爾幹問題是毫無疑義的了。

但在將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裏，中國失敗，總還不至於亡國，而日本失敗了，非但他們的帝國夢要打破，就是他們的國家也要破壞了。朝鮮人求援的聲音全世界都已聽到，台灣

人的呼聲，被日本用巧妙的隔離法，使世界的耳朵裏飄不到這種求救的聲音。設或滿蒙的特權地步完全喪失，朝鮮台灣琉球澎湖脫離了關係，大日本帝國將成什麼樣子？—可是日本人喜歡把國運來孤注一擲的；那看着上帝的意旨罷！

【日本與西洋】

滋賀県立図書館
郷土資料室

目次

徘徊於東西文化的歧路之日本及其危機……一
日本人調和東西文化的天才……四
日本人的愛美觀念與東方文化的保存……九
日本人兩種生活及其對西洋文化的態度……一一
西方勢力的東漸及其效果……一五
日本與德國……一六
日本與英美及其基督教……一七
日本與俄國……三二
日本的保守運動與慘殺高麗人案件……三四

日本與西洋

徘徊於東西文化的歧路之日本及其危機

日本文化是眞正的同化於西方文化了嗎？或者日本雖然採取了西方制度，而她的文化却始終沒有改變嗎？這原算是關於近代日本最有意味而最難解答的問題了。從日本歷史觀察來，她是個文化貧弱的民族。在明治維新以前，她的文化，完全是中國的附產物，這是在她政治、社會、教育上都可以判明無疑的。到了立憲政治開始，她追步西洋，便一躍而稱霸東亞。

這可見得日本的強大，是受了歐洲文化的影響，或者竟是大力的帮助，因此我們必需認定，現在日本的歐化成績，已達到怎樣的程度；而西洋勢力既伸入日本以後，究竟發生一種怎樣的關係，這都是我們不憚繁複，而一一加以申述的。我們曉得，在日本政治界域內，雖有不少新制度的形式，但封建制度的精神，却依然存在；她的社會組織，雖然是正在跟着生活的物質現象的變化，而有所變動，但根本上依然保持着東方的色彩；她的新經濟制度，雖然表現出許多特殊的狀態，但却絕對未曾破壞舊有的社會組織。在日本文化的內心

裏，似乎依舊是東方性的，不過在物質的發達方面是西方化罷了。她雖已採取了西方的工廠、職位、鐵路、學校等制度，但她對於西方的習慣、哲學、宗教、以及社會的與政治的理想仍抱懷疑，所以，現在她的社會的與倫理的理想，都還有相當的舊地位，不過西方的勢力對於她的國家觀念上，正在積極進攻，並且已經形成了一種顯明的變化。如果她在這種變化上，還不失她平時折衷辦法的法門，那末當兩種文化在互相接觸，她必以和平的方式，使之和諧共存。萬一這工作不幸失敗了，她至少要蒙到東西失調的不安吧？而國內人

民，亦將躊躇於兩種不同的生活與行爲標準之間而無所適從了。

日本人調和東西文化的天才

我們若單從她效能顯著的鐵路、旅社、學校、船舶、棉織廠、新聞紙、和礦產，或從效能較弱的電政、溝渠、工廠、郵局、和銀行各方面去考察，自無庸說，日本已儼然近代化西方化了。但她的人民依舊居住在木製和紙製的古怪屋子中，依舊在佛教和神道教的廟宇內參拜着偶像。那擁有農田的農人，依舊藉牛車以輸送產品，農婦亦依舊在手製的織機上紡織。一方面我們見到

效率，安全、舒適、和迅速，一方面仍自然樸質，和在稻田內遲鈍的操勞。早上在東京大阪或神戶的通衢，大批的商人，服裝顯赫，往來熙攘，彷彿置身於世界最大市場之上；及晚，則乘坐電車、火車、汽車、回到他們古式的屋子，改穿國服。這樣的情形，在日本一部人的生活上，不免給人感覺到戲劇裏化裝的興趣。大約比較偏塞的城鎮居民，出外仍是衣和服，曳木屐，居家則蹲踞火缽，添炭取煖，許多游僧也到處化緣，古刹鐘聲的洪響，時時從山際傳來。

若在通都大邑，則有龐大堅實的銀行、公司、與卑下若謙

的居宅、參差地排立着。一般日本婦人常來往於那小店，或百貨商店，購買物件。青年們也馳騁於壘球場，網球場，和演武場間，那裏一天到晚常有日本式的角力，有時更赴節慶的盛會。節慶會中有中古時代的戲劇；許多端莊的市民，穿戴古時的甲冑，飾佩鮮艷的花枝，代表梅花神或櫻花神，參雜於口吹小笛的綠衣樂人和佩戴黑紗頭飾的白衣僧人間。還有一種音樂會，在前半時間內，那些音樂家都穿上古服，以本國特有的樂器，奏習俗相沿的樂曲；但在後半時間，他們便改穿晚服，操奏歐洲典雅的音樂，——這就是新日本的一

種表徵。而那些早晚易服的商人，也就是新日本的新角色了。西方文化中最近的機器，在日本甚爲通行，凡力能置辦的人，大半都有留聲攝影等機，以爲娛樂身心之具。但是新近有個從日本旅行回來的客人說，在某山上，他遇見一個老年樵者，他從未見識過外國人，從未聽見甚麼基督教，或世界大戰，從未看到馬拖的車子。其實這種渾樸未鑿的人物，在中國也是很容易發現的啊。

日本佛教寺院前面的古代石燈，已改燃普照全國的電火了。這可藉以解釋日本人吸收新質，不棄舊材的天才。原來那

些石燈，是供給一班向神道祈福消災的人們用的。他們每晚屐聲格格地走到寺前，燃起蠟燭，放在標着姓名（捐助者的姓名）的石燈內。自電學輸入，這些善男信女，祇須倩電燈公司將石燈接通電流，置總關於電力室，所費極少，收效甚大，入晚一捺，燈火煇煌，他們便可無需進廟上燈了。這樣一來，電燈公司加增了主顧的數目，信徒們化很少的錢，而得免除不少的麻煩，這些日本人聰明的地方，的確有一種實用的天才呢！

日本人的愛美觀念與東方文化的保存

不過日本人的改

造能力運用到工業上去的，在現在已有了異常的造就，而在愛的觀念上，却並不是見異思遷的，儘管是一個有六七十萬居民的工業市，無論是什麼製造棉花、五金、或大規模瓷業的著名的場所；但牠的郊外，往往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紅牆碧宇的古寺院在點綴着，顯示出他們的文雅、自然、和美化。裏面有個有趣味的故事，很值得介紹一介紹。一個旅居日本的英國人，到市上某鏡框店配架子，約定一星期完工。到期，英國人就去取貨；但店主一再道歉，申明定貨尚未竣事。英國人便問他誤期的緣故，店主說：「因爲過去一星期內

下了雪」，他說的時候，很帶堅定的神氣，似乎這理由是確當無辯的。英國人却悶悶地走開了。以後，他覺得下雪與配架兩者相關的奇異，就據以問一個日本朋友，這朋友說：「你要記得我們日本人的美的觀念，要比較西洋人更爲強烈而堅定。當白雪蓋地，萬物美化的時候，我們就歡喜靜坐着凝神的欣賞那在新奇艷麗中的樹木、屋宇、田野，在這良辰美景的當兒，主人都尊重人生的美的情緒，不願他的雇員在這時候工作，剝奪他們的雅興。因此，你的照架也就很正當的被他們擱置了。

日本人的兩種生活及其對西洋文化的態度

一個中等社會的日本人，因其有兩種生活——一是職業生活，牠的外態頗帶歐洲色彩；二是家庭生活，衣傳統之衣，食傳統之食，——所以他也有兩種的行爲標準和兩種的理想。一個中等社會的日本人，所見到的有兩種榮譽眞理。他一切的情感，使他傾向於傳統的日本生活；而他的教育，西方文明的觀感，和物質財富的關心，則引起他對於西方的尊重。在這兩種思想衝突的狀態中，他還沒有得到調和。結果日本是成了思想與習尙常呈劇烈變化的國家。在文學、藝術、政治的與

社會的理想方面，日本人民從「此極」急趨於「彼極」，從「浪漫主義」到「唯實主義」，從「自然主義」到「唯情主義」，從「代議政治制」與「國會制」的崇拜，到「布爾希維主義」的狂熱，從「模仿西方」與「富國強兵」的慾望，到「亞洲同盟」與「保存東方文化」的雄圖。日本摹擬他國，常由甲及乙。凡來自西方的一切新事件，日本必取而試驗之，但未及融化，又輒被擯斥。在缺少個人自由與東方劇貧的狀況中，日本青年大都傾心歐美，但對於西方的貪戀，爲了自足而安的心理，則當拒斥勿納，而復歸於其本國的習尙。

某著名日本評論家，新近論到日本說：「日本人無論在理智方面如何尊重西方文化的精神，但在情感方面，他總是東方性的。」東方文化之以印度玄學，中國倫理與日本藝術，爲她的普通基礎，正是全歐各國文化之建於來自希臘羅馬與巴拉斯丁的種種習尙之基礎上一樣。因此日本人對於受過教育的暹羅人，比較對於英美人易於了解而同情。

由此，可以看到日本人對於西方態度的反映了。日本對於她自己的地位，覺得尙不安心。她頗自豪於她的文化和歷史，但她覺得西方並不了解，也不甚珍重她所視爲重要的思想

與行爲的本質。她缺乏自信，在她的新環境內，她頗有些暴富戶似的粗野，這或者言之過甚了吧！日本國家對於世界輿論之感應的靈敏，正如其人民對於國家之感覺一樣。她願望她的政策能在西方眼光中站立得住，而又不願犧牲她行爲的獨立性。她固已採仿了西方強國的行爲，但她沒有西方文明的背景。一般觀察日本的人，常目擊其國家政策的時時變易，她就不覺被人指摘爲投機家了。

西方勢力的東漸及其效果

以上我們所論到的不過是西方勢力的大體，現在再指出幾個對於近年西方勢力東

漸的事實，及其顯著的效果，這或許是頗饒興味的史實。我們已很知道，日本多方取法他國，以適應此新時代，她曾內審國情，在各國間採取可以師法的科學與制度，襲長補短，她的陸軍首仿法國，一八七一年後再效德國，海軍由英國軍官所練成；銀行制度，初採自美國，後再改效比法德諸邦；鐵路爲英國工程師所建；政治制度大半取法於德意志帝國。在這新時代的早葉。因政府急於維新，故西方勢力大部分僅影響於官場。自教育制度發展以來，多數日本人學得歐洲文字，於是此勢力的推行雖然間接，但更爲深入了；因爲這樣

，西方思想便浸潤全國，她非僅承西方物質的外形而已了。

日本與德國

歐洲諸國之在日本，以德國爲最有勢力。日本的軍隊、律師、和許多報紙從前都是偏袒德國的。這種偏執，並不祇因爲德國給她政治效能的緣故。重要的原因，是在日本民種與德國民種的相似，比較她與其他歐洲民族爲更甚。在社會組織與政治思想上，日本與德國之相同亦遠出於她與個人主義的盎格羅撒克遜諸國。日德間有不少品質是相同的，尤其是組織力與合羣力。國家的地位兩國亦復相同。他們都有黷武的沿習，日本女子的地位亦似德國，

而非如拉丁或盎格羅撒克遜諸國。總之，日本的智識階級非常崇慕德國的學術與文明。大戰以後，這種局面雖然受了很大的打擊，但仍很可觀的存在着。

日本與英美及其基督教

除了法國文學的與藝術的影響外，歐洲各國在日本西方化的歷程中，大都無甚勢力；現在當然以英語諸國的勢力爲最強，雖然事實上日本與她們的氣質和遺傳，迥不相同。藝術方面，日本人雖較近於拉丁派，社會方面雖較近於日耳曼派，但日本人却反傾向於英美文化。其理由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因爲英美在太平洋

上商業與經濟的稱雄，頗使日本社會中的重要部份與兩國人民相接觸，因爲日本在商業上大半和英語民種發生關係的。其次，則半因英美兩國政治的威權，半因英語是遠東商業關係的主要語言。日本學校很注重英語一科，人民能認識西方文化與思想，多半由英文書籍中得來。日本學校內的外國教師自然以英美人爲多數，英人常見於中學大學，美人——大半是做基督教青年會幹事的，——則多執教於中學，日本教師之留學外洋者，亦多往英美。因此所有教育制度都極傾向於盎格羅撒克遜式。

電影的影響也是強有力的一種，電影加之以青年會事業，是形成東方美國化之主力。日本人很提倡電影事業，凡所演映者，大半來自美國，雖然她也有國產的影片。他們所以醉心於電影，是因爲牠富有一種特殊的、奇異的、與外國的生活之暗示。他們並不以尋常影片，僅看爲美國滑稽之作，乃視爲一種實際生活的描寫。大學學生甚至有組織電影研究會，以期有助於對西方文化之了解。

美國人的宗教宣傳與日本的關係。我們也須在此敍述一下。日本人歸依基督教者爲數不甚多，大半屬於中等階級的城

市居民；但是基督教思想的能力，却超出信徒的數目。美國的宣教士當然最有勢力，雖然未嘗沒有英國的宣教士，但其數目與效能，總居美國之下。英國人自足而安的心理，在維多利亞時代曾磅薄一時，現在已經衰退過了大半，但在美國則因氣候之和暢與物質的成功，此種心理，反而與時俱進。一個加入促進日美關係的通訊團體的日本青年，受了他們的感化，寫信給他的美國朋友說，他生平最大的期望，就是游歷美國，她是應當稱爲天國的。

除了教義的導掖以外，這些宣教士很努力於其他工作。這

影響於日本思想更爲偉大。他們爲學生與青年商人組織英文班及英語比賽會，開設學校，舉辦各項醫藥與社會事業，這種感力甚至激起佛教徒作同樣的工作。但是一個公正不阿的觀察者，深覺得宣教士的工作與他們理想中所要做的大大不同。固然在美國宣教士中，也有不少開明高見的人們，本謙抑的精神從事工作；但這種態度，究甚缺乏。祇有極少數的人肯表同情於日本人的觀點，而以公正無私的態度來比較東西道德標準與習尚。當然，這不是他們的責任，形式上他們祇須在那裏宣傳基督教，在任何情形之下，他們只要認定盡

力於其工作就是了。他們的精神與眞誠，當然誰都不能致疑。但是那些唯以灌輸信條爲務，不識以科學精神應付社會問題，錮禁於徧見的囹圄，只問感情不尙批判的男女們，極容易在他們自己的目的上，誤入歧途。所以事實上他們的工作，並不是基督教的導掖，却轉而爲美國主義的宣傳。就是在中國，也有同樣的情形。我們所切望銘刻於日本人的，與其謂爲基督的德行，無寧說是盎格羅撒克遜的品德。

關於這點，我們觀於宣教士對日本信徒的婚姻的態度，更可明瞭。原來日本青年在結婚以前，沒有機會和他的未婚妻

熟識，因此神道教式的婚姻，照理要在婚後一年方得註册而成立。在這一年中，離婚問題毫不困難。這似爲一種應付夫婦不睦的適當而且必要的辦法，我們都是知道的了。但是宣教士則堅執信徒以基督教式結婚以後，須立卽向政府註册立案，他們並不根據個人自由和雙方情感，却貿然以他國婚姻制度強行於日本。這足以證明他們國家主義者狹小的眼光，玷汚其在東方的宣教事業。

此種事業，足以令人明白爲甚麼那些有智識的日本人，要痛恨所謂基督教的工作，專以盎格羅撒克遜道德的神話的背

景來描寫日本社會的腐敗。甚至有人謂基督教實在是東方的宗教，西方人斷不能眞確的闡明牠。當美國發表移民律的時候，日本羣情憤激，許多著作家與演說家，甚至竭力主張驅逐美國宣教士出境，因爲他們視差遣他們的美國，並沒有基督教的了解，——這也是一個爭鬥本能理性化的有趣味的事例。

現在遠東地方常聞的口號，是西方爲根本的宗教與純唯物主義的沙漠，要求精神文明，必須歸返於東方。這當然有些誇大性了，因爲在東方民族中也富有濃厚的唯物主義，不過

就大體而言，東方人較西方人少傾心在財富與物質佔有上，而於精神價值則更爲重視。卽以日本論，驟見她，她正穿上西洋物質的外衣，若看到她人民的全體的上面去，他們的心性與精神方面的尊重，似遠出英美之上。凡曾與日本人共處的正直之士，莫不謂日本人的缺乏基督化品格未必甚於西方人。而在犧牲慈善與堅忍的能力上，較之彼名爲基督徒者，殆有過無不及。所差者唯在特種的盎格羅撒克遜品德，如坦白、遵守時約、運動、道德、責任心諸端而已。然則宣教士所最當發揚光大的，乃日本固有的道德、習尙、與理想。否

則便會大大的損害了他們天性上所不能領會的東方文化的美性。凡經美國化的人，不喪其愛美的情操、而代以運動的崇拜；他們粗莽而煊赫的儀態，驅其自約而溫存的民族禮尙於無餘。法朗西的一段話，證之日本，可謂千眞萬確，他說：

『Alea美國化了，凡一切自由、想像、法度、和平、人道、傳統，皆被剷除了。凡一切風趣的物件，一個老牆頭所披上的樹枝，也被剷除了；凡有一點空氣與日光的所在，一點自然，一點可紀念的東西，不論祖宗的或我們自己的，也都被消滅了。』

如果這些勢力在大多數堅守遺傳的日本人中間，逐漸推進，那麼凡贊成日本文化須加根本改革的人們，天然的更要感受西方勢力的支配了。日美兩國雖爲政敵，但日本人視美國爲西方文化的特殊表現。她是富強而自由，她的品德之冠於全世界，正好像她的電影與汽車。其國民性亦高出於日本。大戰初終，日本人頗推崇美國的理想主義與度量。當時的形勢似乎因文化的中心推移到太平洋的緣故，日美兩國將脫穎而爲世界兩強，互入於利益與友誼的結合，但是這個好夢不幸爲一九二四年的美國移民律所震破。日本全國上下憤激萬

狀。當時僑居日本的歐美人俱身歷此悲憤填膺的空氣。新聞界都竭力鼓吹反美的宣傳，甚有一個日本人，自殺於美使館場地上，以激起國人的仇恨。在橫濱美國國旗曾被撕下。同時英國也忿到極頂的決定建築新加坡軍港。日本官場並未顯然反對，或者這個軍港在東方確爲需要。此港的建築，在聲明上，爲防禦性質，即保護澳洲並維持英國在東方海洋中的艦隊，因爲英日同盟已經廢約了。但日本人當其仇美情感高漲的時候，視此爲一種示威，並以證明英美兩個帝國主義的勢力與目的完全是一樣。一般理想主義者，對此深爲痛惜。

他們以爲大戰後西方的政治理想，乃與其政治行爲差歧至此。一個著名的日本新聞家說：『盎格羅克撒遜人的荒謬，是他們在言語上好像耶穌基督，在行爲上又好像投機政客。』因此反美之高潮，同時亦稍轉而反英。但就大體而言，日本對於英國的態度，仍爲親善。一九二一年廢約的英日同盟，對於日本外交上曾有莫大的利益。日人每念不忘。雖然如此，英日同盟也未曾獲日人一致的擁護。當大戰開始，日本有力軍人，袒護德國報紙曾爲反英的宣傳。因爲日本忠於條約的緣故，戰後英國在日本的威力，復見恢復。英人在日本大

學做教授的，人數日加，日本青年律師，亦舍德國而傾向英國的法理。普通守舊的日本人，也是推崇英國的貴族習尚，以爲英人的儀節，比較美國或德國更爲嫻雅而近於日本。

英日同盟的終止，與最近對美的惡感，其重要結果，俱使日本人感覺到她政治上的孤立，而另圖盟約。這好比日本既努力學成了一個西方化強國，却被棄於她的師傅。因此有人主張她應當認明她的性質與遺傳，都是東方性的，她應與亞洲各國共其運命，但是這個政策，未必發生多大效果。因爲她與西方帝國主義者協約以後，她早已自絕於東方人民了。

這個事實，日本政府見得很清楚的。所以當中山先生在一九二五年春逝世以前到日本，提倡東方民族同盟以抗西方的時候，他很受日本民衆的歡迎，而當局却冷淡視之。因爲這個政策，對日本國際地位有極大的危險。如果她採納了中山先生的倡議，勢必遭西方的仇恨，而不能得任何有力國的同盟。且在經濟上她與西方關聯的深切，更遠出於東方。不過當日本愈趨於工業化的時候，雖能戰勝西方。而其經濟生命的致傷，也必十分嚴重。

日本與俄國

此外日本對俄國的態度，亦須談及。俄國

的情形是半東方性的，與日本頗多相同的地方。自從大革命給他一個新的使命以後，他在政治與社會理想上，是與美國並爲世界最有勢力的兩雄。日本當然亦受影響的。日本青年中的理想派，因近年來國內資本主義罪惡的彰著，深受過激思想與行爲的誘惑。工人們亦因其生活之不安與不滿，不免爲其宣傳所引誘，好像戰後各國一樣，他們和一般智識階級反抗現實狀況時，都自以爲引俄國以壯氣，並奉爲模範，爲快意的。大戰後實行日俄睦誼者，當然尙不止工人與理想者，自英日同盟廢止後，日本在遠東外交上失所援助。中國因

日本當歐戰時所施的侵略政策，大爲震憤。英語各國亦都聯合一致的阻止其侵略野心。所以多數日本人祇有視能抗拒在亞洲的盎格羅撒克遜帝國主義的蘇俄，是日本一個天然的同盟國，因爲同仇敵愾的心理，是政治友誼的最好基礎。但是也有別種原因，足以阻止其可能。日俄兩國在東亞政治的與經濟的政策，是彼此相反的。他們在滿洲西伯利亞，與中國東部的利益，也是衝突的。況官僚與實業家俱深懼共產黨的宣傳。因爲日本國家是建放效忠皇室的心理基礎上的，故日本在恐懼俄國勢力足以搖動其忠君心的一端，已足制止政府

進行聯俄的外交了。然而據最近消息，則白俄提攜已經爲了中國問題而提早成爲一事實了。

日本的保守運動與慘殺高麗人案件

許多保守派的日本人很關心於西方思想的侵入，不僅因其或將破滅她舊社會的習尙，併且也爲了這種世界主義的思想足以弱其民衆的武力。所以日本組織了不少團體，以攻擊這種勢力並激發她人民的愛國心。其中有一個團體的領袖是頭山翁，他是稱爲日本政治上的浪人，他有一種在野而堅強的背力，他的意見，卽國家大臣亦所推敬。此外靑年團，也是一種愛國團體

，牠常常輔助政府監察全國青年在離小學後，與入軍隊前的生活。不過這個青年團並未有愉快的成績，因爲當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大地震時，青年團的支部，應負慘殺高麗人的責任。

這個慘案是值得注意的，在日本有大批高麗工人，他們在低廉工資之下做築路及其他工作。日本人很蔑視他們的，而他們也因亡國的恥辱而懷恨日本。這正像一九二三年以前的英吉利與愛爾蘭的關係一樣。當大地震後，謠言傳來，說是高麗人將乘機在東京橫濱等處投毒藥於井內，並在各處放火

。日本民衆就大起恐慌，并且信以爲眞，因爲他們自然而然的認爲高麗人無所愛於日本人的，在東京城內武裝青年，因此就搜索高麗人隨見隨殺者很多。當時有些中國人竟因被誤認爲高麗人，也被處死。甚至有若干體態如東方人的歐人亦遭威嚇。警察當局也因民衆的驚擾，而密圍社會黨人與所謂危險份子，雖然日本的社會黨人，平時與英國的改良社會主義派一般的穩健而斯文，不願輕生冒險。同時有個某隊長與其同伴竟殺了一個著名的日本無政府主義者，這隊長後來雖然因此入獄，但日本普通人民並不認此舉爲有罪。在大地震

之後，他們震懼於那次可驚的災降，東京和其他地方，多半受其摧毀，死難的人民約有十五萬之多，日本東方的交通，全行阻斷；信息不通，任何謠言，都信以爲實；任性的青年與惑亂的愛國者，瘋狂顚倒，失去了一切的理智與魂靈。大凡人類當慘遭災禍時，如墮深淵，莫能自拔；像從前美國的種族格鬥，頗足示明人類當種族偏見與恐懼心毀壞了心的平衡以後，格殺之情，有不可稍遏者！實際上高麗慘殺事件，並不證明日本人根性上比其他民族更爲殘忍而野蠻，不過顯示他們也具備全人類所共有的民性而已。然而這樣一來，所

謂東方人愛好和平，就清白地被其染污了。

【日本實業的勃興】

目次

引子……一
英日經濟形態之不同……三
獎勵工商法之實施……七
改造日本實業的方針……一一
社會問題的醞釀……一二
第一期的經濟發展……一五
第二期的經濟發展……一七

第三期的經濟發展……二二
實業衰頹的恐慌……二三
結言——日本對外貿易性質的比較……二四

日本實業的勃興

引子

日本，眞不愧是世界上一個最足動人的國家！她在不放棄她傳統的社會制度的情況之下，而努力于西洋實業主義的現代形式的儘量伸張，一日千里地在營造她理想的東亞大市場。當半世紀以前，她尙未夢見她現在所手造的那樣巍大的實業；傳統的和特殊的製造業，全靠着專門技巧的匠師，指揮一班藝徒，以家庭的形式而產生供應國內生活上的需求，經濟組織的單純，是可以推想得到的。自從烟囪裏的

黑烟和機器房的機聲，打扮起了她工業國的外觀，她一面讓中古式的技巧手工業，在普通城市裏經營不懈；一面把機器生產貨物的工業，視其力之所及，於幾個所謂工業區域裏，大吹大鼓地製造起價廉物美的日本貨來。她的貼鄰，是個工業落後的中國，首先做了她的承銷戶，在歐戰期內世界各國無力顧及東方貿易的時候，她更起而攫取太平洋的商權。她的襲取西洋實業主義的成功，很值得一班經濟學者和關心工商業的人士的驚異，雖然在她成功的背景裏也是千載一時的機會造成的。「勃興」兩字，是日本現代實業有進展的最巧

適的說明了。

英日經濟形態之不同

在日本各種實業組織上的形式，似乎距離達到歐美純工業化的國家的那樣豪富與雄大，尚需經過相當的歷程；但她的經濟發展史，和西方幾個領袖國家相幷觀之，可以發現一種最爲顯著的區別來。英吉利，自然是個很偉大的工業國了，如果把她的實業史和日本比較一下，便是一件有意味的事；因爲日本現存的經濟構造內有幾端格外特別的形態上，可以有巨量的彩色射出來。在英國從意麗莎白時代起，直到十八世紀的末尾，所有的工商業

，都在國家節制之下。到了現代經濟組織和實業新階級（這階級是擁護着個人主義和自由競爭的）勃興以後，國家的節制力量才衰弱下來。地主們因爲遇着這新階級而失去尊嚴，於政治上便不能再保全其舊日的優越地位；又因爲牠的財富和人數並有增加，對于國家行政，也有取決的能力了。在實業和商業間，遇到國家有了任何干涉的時候，人們都能以最嚴重的表示或方法對付之。因之，大不列顛的過去一世紀中所造成的工商業優先地位，既不是靠社會間合作的力量，也不是靠一個老氣橫秋的政府的力量，所靠的是個人間爲了他

們私人的目的，用了他們自已的資本和操勞的力量。這樣，英國乃變做實業個人主義和近代競爭文明的模範國了。日本却不然。日本當明治開始，沒有強大的富商階級，可以和英國在十八世紀中所存在的商人階級分庭抗禮。在英國當時用以建設工場和實業資本，大都取之于商人。封建時代的日本商人在社會上所佔的地位，很是低下；他們所做的事業，除向藩王或諸侯放款之外，沒有別的重大的經營。當時所有對外貿易，全操在長崎地方的荷蘭商人的手裏。所以，那時日本商人，對於國外貿易，一些沒有經驗。古時歐洲在封建環

境中，曾有過那種「自由城市」，算是實業主義的幾塊樂園；日本商人對於這樣事業，或是性質類似的組織，也一些沒有夢見。只在大阪一處，有幾許自由的地方，可以不受武人貴族的約束。實在的，那時日本民族的生活狀態，極爲單簡，所需要的都可由家內的勞力取得，其餘的製造品，都是非必要的；惟武人貴族的奢侈品和軍需品，足以引起實業界的努力而已。關於這一類的實業品，在小規模之下，由匠師們窮心竭慮地去供給，他們組織了行會，（或者「社」），由武人貴族嚴格地管轄着。那末，在日本開始維新的時候，爲新式生

產和物質設備(這國家所需要的)所必須的資本金，既無人供給；而對於大規模的經營如西洋式的商業方法和國外貿易等等，又沒有人有相當的經驗；於是，國家在最初期間就不得不「負弩先驅」了。由此，可見西方過去的一世紀的經濟發展，在政治上曾佔過很大的權勢，而日本則却與之相反，這是因爲西方的「實業革命」原爲政治制度變遷後的一種直接結果啊。

獎勵工商法之實施

當日本政府既決定了振興實業的計劃之後，極有效力的獎勵工商法，也隨着產生了。牠派

了好幾批留學生到西洋研究工商學上的專門技藝和學理；外國的工商學專家也被敦請過來，教練本國的職員和工人，並管理工廠，直到他們能滿意地充任這種位置時爲止。爲養成一班專門技師商船船員，銀行執事，商行職員等人才起見，特由國家創辦了幾種學校和專科大學；舉凡西方科學，專門技術，商業原理和商業知識，都可以從這些學府獲得。還有各種商業機關，在他國多由商人自動組織的，日本則由政府代爲設立，像商會的誕生，都是根據于國家的法令的。國家一面直接管轄這些商業機關，一面以財力助其上展。更舉辦

含有鼓勵和觀摩性質的實業博覽會，使那些和國外市場有往還的商行在經營上獲到便利，即國內商人，也可藉此學得些較高的智識，都是出於政府對工商業不遺餘力地提倡的熱忱。至於各種新實業的振興，也往往由政府負責從事，例如紡織廠，銅鉄工場，船塢，鉄路，銀行以及航路等事業，無不由國家創辦。有幾種實業雖然也可由人民投資經營，但政府於某種程度內的控制權，終有相當的保留。凡是資產隸屬於人民的新興實業，政府必給以津貼費或保護費，官立銀行中的存款，更有許多是國庫裏的財物。即使某種實業沒有官府

的卵翼，已能自謀振興，但與政府密切的關係，終不能脫開。一八八四年中，成立生產公會和出口公會，便從事於工商業的人有一種合法的組合行動而謀其事業的前進。一八九七年，設立主產品輸出公會。一九零零年，又設立主產品生產公會。現在日本的工商業上關於這樣性質的組織，已超過一千個數目以上。大凡主要商品的生產和輸出的事務的處理，以及產品性質和出貨情形的調劑，在某種實業的中心點內，每個會社都創辦起來。最近，政府爲提高他們輸出品的質地計，通過一種法律，強迫每個和外國市場對于某種商品有所

往來的商行，遇有出口貨物，均須經過政府的考驗。

改造日本實業的方針

這是他們注意日本實業的人，不得不認識得清清楚楚的：在明治初年所缺乏的強大或老練的工商業階級，已由她努力於經濟的發展而逐漸彌縫好了。在改造的初期，遭着這種情形，倒是一件有利的事實。因爲舊時的工商業，既無強實的力量，則所謂經濟政策的改造問題，更無若何的與以礙塞的抗議了；而當西洋實業主義的形式興起了以後，更沒有什麼小企業因落伍而蒙到重大損失的呼號了。並且，日本民族的傳統思想，殘餘於社會制度

，而蕭清於經濟組織。雖然現在她的家庭工藝和技巧工業，還在經營不懈，那却是應付社會生活的特殊需求，而無害於新工商業的向前。她可以不具先入的成見，而親近於西洋的新工商業政策。只要將這幾種制度考究一下，便好選定那種爲她最需要最適宜的實業，或那種由她看來是最有效最易舉的實業組織方法，而迅速地予以實行。

社會問題的醞釀

在這裏，還有需乎我們了解的一層；當日本立願做一個實業國以來，不但在國內沒有受到經濟組織的傳統思想的危害，即是國外的關於新工商業政策

上的種種潮流，也很少給她些微的牽動。我們曉得，將近十九世紀的時候，全世界的實業中心都有了變動的傾向。舊時根據於自由競爭的種種構造，都被一切國家間的組合和價格協會所剷滅了。許多國家，都放棄旁觀的態度，而跨進實業界的角力場中去，在有幾種情形內，他們便加入商人隊伍，共同搏鬥；在又有幾種情形內，則規定至必要時，他們必得實行他們的搏鬥。自由競爭的形式，已一變而爲政府裁制了。但是有些國家的工商業階級，以爲自由競爭的學理和實踐；在過去的時代中，曾算做一個有效的條件，並且已經推廣

到很遼遠的地步；現在處於這趨向之下，國家所採用的步驟，不免有失當的地方。因此，他們竭力在反抗，這當然是他們不幸的事。日本呢？她可是又很幸運的了！根本上，她的新經濟勢力，由國家一手造成；而人民因爲缺少個人的創始力：在舊時社會制度的教養上只有合作訓練性。當然，西方國所感受的新實業政策變動的不安，日本便沒有了。並不是她能很遼遠地看到現代實業界要有這樣的趨向，老早把未來的艱難就消滅好；實在，她之所以採取節制經濟生活和限制自由競爭的方法，是出於必然的手段。所以現在關於他們資

本和勞働的積儲，僱主和僱工間的組合，既開始運動，國內已難免了釀成和西洋相像的社會問題，她的應付的盾牌，就需乎大費斟酌了。

第一期的經濟發展

現在，我們開始談到日本經濟發展的小史了。這個小史，可以簡便地分做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明治開始的一八六八年起，到中日戰爭的一八九四年止。在這時期中，她完全以國家自身的活動，從事於實業國的建設。第一條鉄路動工於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九四年，已經有二千一百十七英哩的路綫造成功了；所有現時鉄路

制度的主要形態，都從那時候誕生下來。第一批西洋式的銀行，亦於一八七二年開始創辦，中間關於銀行法和制度，曾經幾次考慮的改正，做了現在銀行一切行爲上的基礎。至於工商業機關，現代工藝教育制度以及商事航業的初步工作，都因受政府的獎勵和扶助而次第出現了。一八七〇年以後，政府開始創辦許多西洋式的工廠，製造絲棉，毛織料，紙，玻璃，和機器；中間還有造船廠煤礦銅礦，都直接納於官府管轄之下。這是日本國營實業的時期，雖有相當的發展，但並不足以變動她特著的農業性。

第二期的經濟發展

在日本經濟發展小史上的第二個時期中，她已從世界經濟地位中的無名小卒，一躍而爲東方的著名實業國了。她這樣迅速的成功，裏面包含着兩個重大的原因：(一)對外不平等條約的廢除；(二)對俄戰爭的勝利。原來日本自港口開放以後，對外貿易，只是些手製品或原料，而舶來品的輸入，多半爲奢侈品娛樂品，與中國現在受着外力經濟逼迫的情形，完全一樣。固然，日本是個新興國，不能與經濟先進國競爭勝利；但她對于原始重要的製造業，儘可資助其發展，而終不能用關稅的手段，保護次要

的實業，這完全她受着不平等條約的束縛。（當時日本不許於進口貨征抽面價百分之五以上的稅款）到了一八九四年戰勝中國以後，她的經濟生活，既然得到一大進步；而勝利的威嚴，使得她能於一八九九年修正不利於她的商約，獲到關稅政策上圓滿的控制權和廢止治外法權。她因之得在政治上造成與西方國平等的地位，而跨入經濟發展的途經，不受外力的箝制。於是新興的有限責任公司，風起雲湧，驟有巨大的開展；而金本位的採取，亦先於一八九七年實行了。由此日本的經濟能力，便得大大地活動起來。不料在十餘年間，

一舉再把俄羅斯帝國擊敗，她更從外界的刺激，取得經濟上非常的進步，這眞是日本人所始料不及的強大幸運了。中日一戰，已賦她以在台灣和琉球羣島的領土擴張機遇，這番對俄戰爭的結果，她又從他人手裏奪得遠東的優越權和高麗滿洲勢力範圍，她的喜悅的狂熱，更鼓舞她把培植國內經濟能力的手段，來處治幾塊新領土了。台灣高麗和滿洲間的鉄路，首先築起；官立銀行，也於各新領土和北海道（北都的島）間設立了幾處；凡是可以開發各土地富源的實業機關，都酌量情形而舉辦起來。像台灣的樟腦，甘蔗，高麗滿洲的甜菜

，都在儘量開發之例。在國內，政府繼續把工廠的主有權，轉授於私人的機關；所有的工廠的基礎，都鞏固了。一九〇〇年，第一所煉鋼廠正式成立，以期努力生產她自已的鋼鉄機；但因爲原料缺乏和所發見的區地並不與實業場所相宜的關係，雖有最高額的保護稅和津貼金，成績上總很減色。關於扶助航線和船塢政策，在一九一〇年，曾加修改而與以確定的效力。總之：郵局，鉄路，航綫，銀行，健全司政和行政制度，及政府移植西洋經濟組織體的努力，凡是關係現代日本新文化的主要色彩的，都在孕育效果之中了。最顯著的

，是絲的改造和棉業的突進。絲的產量，在日本原是很貧弱，因爲古時的絲織品，是貴族階級的專用物，不過有大部分農民以養蠶爲一種寶貴的副業而已。他們製絲的方法，與中國的繅絲相近。到了一八九〇年，政府開始開設專門設備的工廠或工場，完全用機器繅絲，日本的絲造業，乃得到猝然的進步，而爲出口貨的大宗。至於棉業，因爲日本是個農業國，棉田很多，人民的需求又切要，故古時的紡織工業，已很發達。自政府舉辦大規模的紡織廠後，她的勃興狀態，尤在絲業之上，差不多爲日本最偉大的工廠實業。在一八九三

年中有錠子四十一萬五千個，到了一九一三年，就高漲到二百四十一萬四千個，這眞是一種的進步率了！

第三期的經濟發展

關於日本經濟發展小史的第三個時期，是在一九一四年中和世界大戰同時開始的。因爲日本的實業，向來是被外國競爭所摧殘的，到了大戰開場，她便失去了一切的眼中釘。在舶來品的斷絕幾乎有四年之久的當中，她自然要縱橫馳騁如入無人之境了。譬如戰前的毛織品，完全是英國的勢力實業，但戰事一起，日本人便取而代之了。有一種化學品和人造絲業，也應着戰事的呼聲而誕生

了。即向時根據傳統組織而營業的造瓷業，也都改組大規模的工廠，把出品送到國外的市場去。又因爲協約國需要軍需品的緣故，結果使銅鉄事業和工程事業都無量地把牠們生產本能增加起來。同時，因爲世界航業的縮減，也引起了日本商船業的膨脹，把船隻噸位，增加至兩倍以上，最偉大的棉業，不但能輸送到亞洲去，并且還一般的銷行到西方的市場。她的經濟發展已達到最圓滿的時候，他們自已稱做他們實業界的「黃金時代」。

實業衰頹的恐慌

不過，大戰一停止，世界貨物供給的

常度，歸了原位；日本實業的一切支派間，便免不了倒退或衰頹的驟然恐慌。而況，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的大地震，更給她一個嚴重的大打擊。雖然橫濱和東京是商業和政治的中心而非實業的要區，可是關於生命和財富終究有一種無限的損失遭際到的。這樣，國外大借款便成爲必要的舉動，而恢復戰後衰落地位的希望，也不得不被天災的厚賜所摧折了！

結言——日本對外貿易性質的比較

現在，我們可以把日本經濟發展的各時期間對外貿易的性質，比較一下。當一八九〇年以前，日本的輸入品中，多爲製成的貨物，

輸出品則爲手製品或原料，我們已很明白；但是，現時，她所倚靠的輸入品，除機器和五金製造品爲必備之物外，其餘的部分已完全爲原料了。（最著的是生棉）換句說話，以前貿易總額中湊成一種重大成分的多數的「茶」「銅」等出口貨，現在已跌下低小的地位；雖在輸出品中，生絲仍保留了優先的身分，而湊成其餘巨量的輸出品，已變爲製成品了，可算她在過去的六十年中，已經從一個根據中古統系而組成的社會，發展到一個雄大的實業國了。不過這時代，她頗有把一切殘餘家庭生產過渡到工場生產的傾向，而社會問題和運

動却同時顯示出不利的朕兆。在她理想的東亞市場上，美國已跳進了角逐場當新對手，中國又因爲外交上的關係而時時與她經濟絕交的打擊，那末處在這惡劣環境之下，她能不能完成她媲美英吉利的純實業國的「黃金的夢」，殊無預言之餘地；或者她從不懈的努力中，更有好的開展，也未可知呢。

【日本銀行事業與財政】

目次

導言……一
封建時代的銀行事業……三
財政底改革……九
中央銀行的權力……一二
產生橫濱正金銀行的動機……一五
日本的匯兌政策……一八
產生抵押銀行的機緣……二二

實業銀行的效用……二四
銀行事業的政治化……二七
私立銀行的發展……二八
銀行資本的集中……三〇
日本財政組織的缺點……三二
結論——日本財政之前途……三四

日本銀行事業和財政

導言

當日本跨進牠努力一個新興國的行程上，牠的國家的財政制度，已有了一種確定的形式，而海外的銀行家們，也積聚一大批的經驗了。所以爲滿足舊時經濟制度的需求，而發展財政機體，並不如很有効地去促進新工商業的振興以創立機關，摹仿外國所有的格式。爲了牠要處在一個選擇最適當制度的地位，關於外國制度的研究和比較，便成了一個重要目的。我們已經知道，當明治初年，日本是沒有充分

能力和智識的商業會社，日本政府就不得不把組織新興的銀行事業的工作，交把一班研究過西洋財政制度的訓練的官吏。因爲國家鼓勵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在於增加國家財富而提高政治的力量；於是國家自身必得密切地監視着工商業膨脹的趨向，其中便含有一種嚴格的加於財政機關的控制權。有了這樣理由，日本的銀行制度大體上便是國家的建設。直到現在，國內的財政界裏，官立會社會担當過一種優先的任務，還沒有放棄。但是有一種商人階級，對於日本政府的利害漠不相關，牠能在財政事業中，像在別種事業中一樣，很

努力發見牠自身的前途。所以有許多尋常銀行，彼此崛起了來；牠們是逐漸地把主要程度增加於官立會社關係之上的。

封建時代的銀行事業

封建時代，有現代意義的銀行事業，自然難得立足。當時每個藩王的土地，實際是獨立的經濟單位社會，組織在一種軍事而非商業的基礎之上；凡實業的經營，不過是有限規模供給于小市場的需求。這樣情形，原無需乎精密的財政組織；但在初年，已隱伏某種商業系的存在了。牠們所經營的銀行工作，經過牠們在人口主要中心的支行之手，金錢可以由此地匯劃往彼地。諸侯們常

常派這種商人當他們徵收稅餉的財政代理人，（以白米支付）並且將稅餉賣與幾個像大阪似的商業中心。這種財政事務而應用的組織體，叫做「匯劃莊」或「信用所」。他們除充做財政代理人外，還接收存款，放債於企業會社，以他們的準備金作抵而發行鈔票。還有一種「基爾特」的組織，借款於藩王們，以穀類做担保，許多民族，也和牠有來往。此外爲應付佃戶的需要起見，也有一合作信用社，因爲牠們並會把慈善會的任務和財政相聯合，便不好歸納銀行的項目之下。到了封建末期，所有通貨已完全沒有組織了。所謂中央政府的

銀幣價格，已因成色的繼續剝蝕而至於降低；藩王們發行硬幣通貨，紙幣，以及流行他們領域以內的一種通貨，也都產生貨幣上的紛擾了。在天皇復權期中，日本政府因爲政費艱澀，逼當局發行各種紙幣。一八七一年，封建廢了，日本底財政狀態完全入了竭蹶時代。但是附麗的封建政府的財政機關，也隨着破壞，匯劃莊和信用所的組織，當然都歸於銷滅。「基爾特」的設立，雖有調濟一部分貿易効力，但亦與以廢棄。企業信用的整理搆造，在這時，是蕩然無餘了。日本政府爲改造財政計，乃採取兩種步驟。一八七一年，通過一個

「貨幣鑄造新律例」，雖然當時所有的通貨，實際仍是不兌換式的紙幣，但新律例的說明，却將金圓變做名義上的本位硬幣了；就是條約港中，銀圓也變做了法債幣。第二年，「國家銀行條例」公布了，日本的銀行事業，才開始誕生，這是比較重要的一個步驟。在條例裏，凡是保有等於發鈔額百分之四十的金準備，就可以有發行鈔票到資本金百分之六十的權利。政府的意旨：一可以由這種會社的存在，得和緩金融市場的緊急情形；一可以把不兌換紙幣，讓於以黃金爲根據的通貨；但這希望並沒有能實現。從一八七二到一八七六年

間，只有四個國家銀行的興舉，牠們發鈔的物權，在事實上是被證明爲無價值的。差不多鈔票的眞正發行額，從來不曾超過一百五十萬圓的日金。因爲政府紙幣的不兌換和價格的貶下，已被商人們所發現，于是他們償付進口貨的最便利的辦法，乃用黃金做媒介，然後呈出國家銀行的紙幣向發鈔銀行中而取回原金。一八七六年，日本政府撤消武士世襲津貼費，另發行一種津貼公債票，同時爲避免價值跌落的危機計，便代武士們預備一種職業，並造成公債票的一種需求。而舊時的銀行條例，亦在同年改正，由一個國家銀行把政府公

債票和總量等於資本百分之八十的庫藏作抵，而發行出來，限制總額在三千四百萬圓日金以內的銀行鈔票。關於法定準備金的條文，也變更爲政府的紙劵，因此銀行鈔票，就喪失兌換性的特點。在一八七六到一八八〇年間，新創辦的國家銀行，不下於一百四十八家之多。當中最大的，是由貴族俱樂部所發起的第十五銀行。這些銀行的辦理人，都是沒有企業的經驗；大概眞正的銀行事業，都受着一八七六年修正條例以前商人階級所建設的幾個機關的指使的。一八七九年，政府因爲紙幣濫發，投機盛行，遂由國家銀行把法定的鈔票

發行額的全體收回。一八八三年，實行贖回現存的鈔票，並禁止任何新國家銀行的創辦。這是由一八七一到一八九九年間的日本國家銀行的略史。

財政底改革

從純粹的財政立場看來，日本銀行制度，似近於美國式的。但在一八八一年的當兒，設立一種健全的銀行組織的建議計劃，已經到失敗狼狽的地步，因之一種政策的完全更張，是緊要的事情。銀和紙的比率，呈一圓的銀對一圓八十一仙的紙。物價在迅速上漲之中，米價已增加至兩倍；而正金又在一種驚人速率之下，離開國內去了

。和價格騰踊相伴而來的，是利率的上漲，政府公債票價值的跌落，投機事業和奢侈品糜費的大大增加。到了一八八一年的十月中，Prince Matsukuta 做財政大臣的時候，才把國內通貨和銀行制度加以刷新，他很能將圓滿的効力，貢獻於預擬的銀行事業的組織制度之上，并且確定了日本財政界的未來發展的路線。他的宗旨，彷彿說，在一個健全社會裏，幾種各別的銀行團是少不了的，牠們的任務應當互相有排外的獨立性。第一，對於實業界應當有便利長期投資的機關；第二，須有特種的銀行去徵收苦貧階級的金儲蓄；第三，銀

行團要包含特別和外國商業有關係的銀行；第四則當有普通商業銀行放款於國內市場中的貿易。至於通貨問題，他主張設立有發鈔專利權的中央銀行，以應付當時財政的困難；他說，國內正在忍受的罪惡，是通貨的不平分配和過度發行，出借貨本的缺乏和正金的流出。整個的銀行事業的活動，必需行爲一致，而縱橫於日本國內的利率，亦應趨向於一般的平面上。這位財政大臣摹仿比利時銀行而辦了一個日本銀行。他以爲如在恐慌期中，現金有了非常巨大的需求，這日本銀行，又可以學起德意志帝國銀行的榜樣，有權在一種信用

準備之上，發行超過規定總量的鈔票。在事實上，日本銀行的發行鈔票，開始於一八八六年；那時牠已經贖回來一筆巨額的國家銀行鈔票，並且儲蓄好極充分的準備金，能開始正金的支付。因之，政府得到牠非常的助力，去進行牠建設金本位的工作。信用發行額的限度，原爲七千萬圓日金，在一八九九年中，乃提高到一萬二千萬圓日金，直到現在，還是這個數量。

中央銀行的權力

說到中央銀行和金融市場的關係，是一件很可注意的事。有少數中央銀行，夾雜在大批獨

立的小銀行中經管，日本銀行便是這樣榜樣中的一個；牠和金融市場的關係，一部分便是由這事實而來。關於牠貸借對照表的考察，並不密切的和國內其他銀行相聯絡；因爲在這中央機關內所保持的銀行家存款總量，眞是驚人的微少。所以，日本銀行並不能把國內的財政活動均勻整頓，卽可以利用銀行事業的貨本供給量，由牠所造就的長期資助，也似乎還欠偉大。在貿易激進的時期中，牠也沒有限制借款而阻礙投機行爲的控制信用的製造的權力。不過在財政恐慌中，牠跟着中央銀行的一般慣例，無限制的墊款於金融市場而已。

例如一九二七年的春季中，因爲一個規模宏大的Suzuki洋行的失敗，和台灣銀行的倒閉，許多財政機關感受到一種實現恐慌的影響，日本銀行就不得不加以援救了。

當這個銀行創辦的時候，總被人希望着減輕利率的効果。可是牠並不曾在尋常的利率平面之中，造成隨便什麼重大的輕減，而在各個財政中心之內，也不能免除利率的變動。實在牠不能把自身成爲金融市場的中心，沒有疑惑而確定的勢力中的一個。關於這點的認識，便可發現銀行利率往往低於市場利率的奇異事實。而財政大臣限制牠借款額的權力，也

有了一種取締的影響。所以，日本銀行大體上是個管轄通貨，經營官立的財政企業，和扶助緊急事變的機關。

產生橫濱正金銀行的動機

日俄戰爭期中，日本政府曾因爲借債而引起非常巨大的鈔票發行額；從那時起，担保發行，就常常超過於法定的總數量。但是在大戰的當兒，因爲有輸出品賣與協約國的結果，曾在國內外獲得無限量的金準備，當時有激烈增加的流行額，就大概根據於這種金準備之上。無如從一九一八年以來，經濟上的煩惱，和一九二三年中的地震，使得日本銀行的正金保特量減少，担保發

行額的比例增長，維持一種無限制的黃金市場和兌現原理的失敗。我們知道，創辦日本銀行的主要理由，在於造成一個滿意的發鈔制度，其次於日本銀行的重要程度的，便是官立匯劃銀行的橫濱正金銀行。在一八八〇年以前，一切國外匯劃貿易，都由外國銀行家所經營，又因爲通貨的貶貨而使匯兌率受激烈的波動，國內經濟發展，便嚴重地阻塞了。於是，政府在一八八〇年中，決意設立一個爲了放款於國外貿易的特別用意的銀行，並且按置於官家控制計畫之下，這便是橫濱正金銀行的產生的一個動機。在牠正式成立了以後，除

去外國銀行，牠是日本唯一重要的匯劃機關了。第一點，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牠對於日本銀行關係的密切，而在一切國外交易中，牠兼充做人家的代理人。日本銀行除了以非常輕微的利率，對這匯劃銀行成立一筆長期的大借款外，還將牠無限量的票據「再貼現。」實際，中央銀行所保持的票據，都由正金銀行而來；這種票據的保持量，在牠資產中往往合成一個很可注意的比例。直到一九一九年，銀行的「認支匯票」和貼現市場第一次在日本出現的時候，正金銀行在急難中處置票據的方法，只有全數攜帶到日本銀行去。在那年以

前，普通銀行的母財，不能借給這樣目的的用場，因之國內財政，差不多完全被隔離於國外的匯兌事業了。這也許爲了特別的任務而建設銀行的合理結果，不過，在大戰之中，但就這正金銀行而論，像這樣制度中的弱點，是非常明顯的。大約出口貨超過進口貨的當兒，一切國家都有禁止黃金輸出的處置，牠就積儲了巨大數量的國外票據；雖然，日本銀行借了發行新票據的形式而給與牠一切的助力，但牠終不有以善其後。

日本的匯兌政策

這件事情，使我們攷慮日本的匯兌政

策之上。當一八九七年，日本採用金本位以後，因日本銀行發覺發行鈔票担保準備率之高，要想維持牠的正金準備不動，是件很困難的事。因之，有一部分以前用金磅支付的中國賠款，被保留於倫敦地方；而在日俄戰爭中在海外增長的借款生息金，也加到準備金中去了。從那時起，巨額的對外差數，一向是中央銀行政策中的特色。這種差數的主要任務，在於免除匯兌的波動；爲了種種理由，日本對於這樣的波動，是難以倖避的。其中首要的理由，是：記在政府帳目之下，或者爲得海陸軍需品的購買，或者爲得外國借款上利息責

償數的應付，成就重大的海外支付額，是事所必須的；還有充日本主要輸出品的生絲，在需求方面，亦是一個有重大變動的東西。中央銀行控制金融市場的力量太弱了，不能提高起銀行率，而保障牠的準備金；至於日本和其他財政中心的距離，用正金輸送的手段以整頓匯兌，也許須得太久的時日；因之，牠不得不採取這樣的機變辦法了。但是在戰前，對於這種匯兌上母財的維持，曾使政府感受到重大的焦慮。一九一四年，母財的數量，又復小得可怕，直到國內輸出貿易有偉大的增加，將這處境暫時和緩下來。戰時在紐約地方所

積儲的無量的貿易有利差數，可以顯示出日本能維持牠匯兌於面價之上。雖然在一九二〇年以後，有市價的暴跌，而在英國和合衆國間，亦有通貨的膨脹，牠却沒有從事於膨脹的政策，像英國和合衆國一樣。不過在一九二三年中的地震事件，有大部分國外貿易有利差數，必得使用於復興事業中的材料購買；而政府銀行，又沒有維持匯兌的母金。因之在一九二三年的十二月中，日金的表面價值，開始跌落到內幕價值平面上去；而此後的匯兌，也就跌價了。一九二五年，實行通貨膨脹的計劃，以期恢復日金的面價，對於近時的財政

恐慌和大公司因膨脹潮流而發生破產的事實，大部分都曾負過責任。

產生抵押銀行的機緣

在中央銀行和匯兌銀行創辦好了以後。那位財政大臣就把注意力專射到建設長期借款的官立機關。我們曉得，對華戰爭的勝利，曾經將一種刺激力貢獻到國內的經濟生活，而于新事業設計人，亦有想獲得長期借款的強大需求。爲滿足這新需求起見，許多人便決計創辦攝吸分布國內小資財的機關；於是摹仿法國土地信用地的抵押銀行，就應運而生了。這銀行有權可以成立借款，以

不動產（可以取得稻田，山田，鹽田，森林，牧場，捕魚區和捕魚權的形式）爲抵押品，在五十年中逐年贖回。對于公共當事人和合作社，應無須抵押品而成立墊款，又可以用發行債券的方法，而得長期借款的母財。在章程上，總理和副理須由政府從董事中舉出；關於一切事務，財政大臣有一種普通的控制權，並每年限定利率的最高額。在一八九七到一九〇〇年間，和抵押銀行企業相像而繼起創辦的，有所謂地方銀行的農工銀行，在每個郡縣裏都產生出來；不過牠們的資本，是由私人和郡縣當局者共同保持的。這農工銀行的特

實可以用維持債券信用的方法而積聚母財，並且無論何時需要例外款項充做墊款，牠們有向抵押銀行出票收款的習慣；原來牠們一向就是抵押銀行的地方顧問團體了。因之，在一九二一年的四月中，政府便取牠們和抵押銀行合併起來，現在日本各地方的農工銀行，便是以抵押銀行分行的資格而經營的。

實業銀行的效用

當抵押銀行的基礎穩定以後，接着，爲實業界而設備一種同樣的機關，所謂摹仿法國個人信用社的實業銀行，經過了兩年的籌備，於一九〇二年也開

始經營了。這銀行的營業，大體上包含將長期借款放於實業公司的事務，以國家的郡縣的，或者市區的公債票和商行的債券與股份做担保，以土地，房屋，工廠，船隻，和鐵路做抵押。在慣常和這銀行成立墊款的實業中，最重要的有造船業，銅鐵業，食物業，工程業和化學業。借款的期限，同抵押銀行一樣，往往是五年。牠的母財是由發行債券的方法而來的；但是牠的資本，有大部分爲外人所執持，這是與其他官立機關迥異的地方，很值得注意的。大戰中，牠担當過一種重要任務，把外國資本，引領到日本來。在牠生命最初的

十一年內，爲了資助日本人的經營而向海外徵募的日金，約有三萬萬五千萬元，其中包含一九〇二年爲政府募集的五千萬圓，爲地方自治區的公共工程而募集的一萬萬四千萬圓，爲國家經營南滿洲鐵路而募集的一萬萬三千五百萬圓。現在，情形上又大大地變動了。在日本實業界渡到了「黃金時代」以後，牠已做投放國內資本於海外「尤其是我們中國」的工具。這種新政策的進行，受着政府最大的鼓勵，凡在一萬萬圓的日金限度以內，就有國外投資上的利益。不過其中像借給中國的款項，並不是實業上的目的，而含有政治上的意

義的啊。

銀行事業的政治化

在過去三十年中，因爲日本領土的擴張的結果，在經濟經營的手段上，便有一批爲開拓事業而興起的銀行。這種銀行，可以歸做兩類：(一)佔有鈔票發行權，和日本銀行類似的中央銀行；(二)供給長期借款於殖民地中農工業經營的機關。在中央銀行中，有一八九九年創辦的台灣銀行，和一九〇〇年降生的朝鮮銀行。在供給長期借款而設立的銀行中，有一九〇〇年所成立的北海道殖民銀行，一九一八年組織的朝鮮實業銀行，和一九〇八年產生

的一個半官性機關的東方實業會社。當中台灣銀行於一九二七年的春季中，曾因爲與有重大關聯的 Suzuki 洋行的倒閉而蒙到停業的大影響。

私立銀行的發展

日本的私立銀行呢？在明治最初的十五年中，因爲通貨情形的擾亂，商業團體關於銀行智識的缺乏，因之，私立銀行，緩緩地發達起來。在一八八三年鈔票發行權喪失的時候，牠們有許多繼續充做押款銀行；那末，這發展的種子，是國家銀行所供給的了。而在工商業的勃興期中，牠們更特別迅速地增長繁殖起來。牠們發展的

範圍，可以從合股公司的實付資本金的總額，由一八九五年的五萬萬三千七百萬圓增加到一九〇〇年的十七萬萬五千萬圓的事實而看到；因爲有利的銀行事業活動的增加的緣故，在一九〇一年中，日本的個別的銀行機關，竟達到二千三百五十五家。但在一八九〇年，政府曾規定新銀行的設計人須得到官府的批准，並賦與財政大臣審查銀行營業的權力，使得半年貸借對照表的公布，成爲強迫的事情，此外，關於儲蓄銀行的組織，也有多數機關的出現。牠們都被規定着，一切收受複利存款的銀行，需維持一種不下牠們存款中四分之

一的政府公債票準備金。總之，在對俄和大戰期中，日本私立銀行的資本和存款，已有了無限量的增加，因爲國內財政組織上的缺點，經濟制度必得抵擋一聯串激烈的動搖，在每個興旺節季之後，往往要發生財政恐慌，和銀行事業的失敗。

銀行資本的集中

這是無可諱言的，日本的銀行事業，尙處於幼稚地位。雖然在一九〇九年，私立儲蓄銀行和放款銀行已減至二千一百五十五家，但在近時，尙有二千家的存在。很明白的，這種總數減少進行的遲緩，有許多銀

行規模的確是很渺小的。兩三年以前，實付資本在一百萬圓以上者，有五百五十家；五十萬圓以下者，有一千多家；其他竟有短到四萬圓至五萬圓者。在一個有急激發展的實業而關於長期投資資本是非常缺乏的國家裏，這種現象，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最近幾年中，日本政府已盡全力於鼓勵銀行事業的團結了。農工銀行和抵押銀行的合併，便是一個事實。關於一班風起雲湧的儲蓄銀行，也與新的規定，一個儲蓄銀行的資本，最低額應爲五十萬圓日金，又必將等於牠們存款中三分之一的政府公債票，存放在財政部中。若普通放

款銀行，從大戰以來，雖少合併的例子，但因經濟恐慌事件的發生，存戶們都把款項從小銀行轉到比較安全的機關中去，因之，大銀行的力量愈厚，小銀行的基礎愈動搖了。

日本財政組織的缺點

在別個國家裏，因爲證券交易所的發展，和信實的可賣抵押品數字的增長，可使銀行的合併與支行制度的發展，爲之便利。而在日本，像這樣担保，便不能容易獲利，對於大部分銀行墊款，必要用個人信用或地產等做担保。在現在國內財政組織上，還有一個更爲嚴重的缺點，就是：普通商業銀行和匯兌銀行間沒有合作的

精神。一九一四年以前，一切國外匯兌的經業，都在官立機關和少數外國商行的手裏，因爲缺乏一個貼現的市場，匯兌銀行只能從日本銀行方面得到母財；至於普通銀行，和日本銀行更少密切的聯絡了。大戰爆發之後，國內有多量的輸出品，爲着財政界融洽精神的缺如，情勢就非常險惡。輸出票據在正金銀行積聚起來，竟至于束手無策；要想代輸出事業放出外加的墊款，只能向中央銀行借貸而得母財。中央銀行爲滿足這樣需求，又必增加發票額。這樣一來，物價便有激烈的上漲了。一九一七年，美國頒布現金出口的禁令，日本

的匯兌銀行，更感受重大的困難。明年，正金銀行想在公開市場中借貸款項，以期緩和形勢，結果，在商業銀行與匯兌銀行間發生一種存款競爭而已。

結論——日本財政之前途

我們要推測出日本財政上缺點的淵源來，有一個事實，存在牠銀行界和實業界的關係裏。原來日本幾個最重要的銀行，都爲某種偉大的企業系所操縱，他們對于國內的經濟發展，曾担當過領袖的任務，而對於實業生活，商業生活和財政生活上的各個支派間，均有密切的利害關係。差不多每個大規模的日本洋行，必有

一個銀行設立和牠相結納，這實在有許多不利的地方。很明顯的，一個政府要實行某種財政上的政策，必有賴于銀行家而始達到目標；本來這種政策，也許和某派實業家的切身利益有所衝突，那末，假如那強大的銀行家就是實業家化身，政府便感受到政策的阻礙了。這個解釋，可以說明日本財政處境上的許多特點，尤其是在一九二〇年後，日本政府不情願從事於通貨膨脹政策的原因。在這裏，我們可以歸納一句說，要想避免日本財政上有節季性的恐慌事件，必得中央銀行能與國內銀行事業的活動融洽一致，又能對于其他銀行的

信用政策確保某種的控制權；否則，終是一件困難的事吧？

經濟部資料室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上海特別市黨部宣傳部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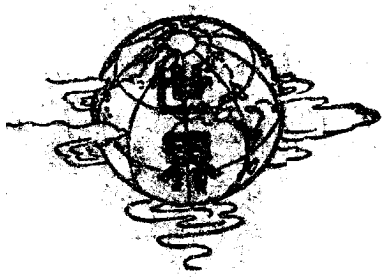
日本研究叢書

編輯主幹 陳德徵

全部四冊二元
每冊定價五角

世界書局印行

#7
752922
31

752922

137